

微型小說

比翼鳥

A Pair of Love Birds

心水著



《比翼鳥》 目錄

序 心水極短篇小說集《比翼鳥》 劉海濤.....	5
自序 心水.....	9
【輯一】浮世篇.....	11
櫻花.....	11
書癡.....	13
宿命.....	16
娃娃.....	20
壽宴.....	23
賠償.....	26
禮物.....	30
談虎.....	33
網緣.....	36
殺價.....	39
放生.....	43
盲卜.....	46
豔遇.....	49
換腦.....	53
隱形.....	56
古玉.....	59
籃子.....	63
被告.....	66
戰火.....	70

臉譜.....	74
比翼鳥.....	77
四兩命.....	81
金秘書.....	84
一夜情.....	87
狐狸精.....	91
水教授.....	94
致謝詞.....	98
大老闆.....	100
爭如不見.....	104
妻命難違.....	108
月黑風高.....	111
常在常活.....	114
同床同夢.....	118
同床異夢.....	122
愛吃茶者.....	126
香肉官司.....	129
壽比南山.....	133
郵購新娘.....	137
三千煩惱絲.....	140
長生不老丹.....	143
煩惱的菩薩.....	146
【輯二】武俠篇.....	150
江湖.....	150

武俠.....	154
刀癡.....	158
俠女.....	161
玲瓏.....	165
挑戰.....	169
解藥.....	172
劍氣.....	176
播臺.....	180
尋仇.....	183
隱俠.....	187
蠱毒.....	191
琴簫情.....	195
逍遙派.....	199
柳含月.....	203
紅纓槍.....	207
無情刀.....	211
無敵劍.....	215
蘭子女俠.....	218
武林大會.....	221
武林高手.....	225
俠之大者.....	228
無相神功.....	231
鏡花水月.....	235
飛鴿傳書.....	238
孤帆遠影碧空盡.....	242

【輯三】評論篇.....	247
澳洲微型小說的一面旗幟.....	247
賞析心水的微型小說《爭如不見》 陳葆珍.....	254
黃玉液微型小說敘述母題探討 蘇海平.....	258

理想與現實的博弈

序 心水極短篇小說集《比翼鳥》

-----劉海濤-----

《比翼鳥》是心水的第三部極短篇小說集。心水在 1997 年出第一部極短篇小說集《養螞蟻的女人》時，我曾給他寫了一篇序言，記得那時我講心水的日常生活題材極短篇是“如實傳神地描繪僑居澳洲華人的衆生相”，講心水的愛情題材極短篇小說“側重表現現代愛情形態的多樣性和矛盾的複雜性”。現在 10 年過去了，今天再細心閱讀心水的這本《比翼鳥》，一個總的藝術判斷漸漸躍上了腦海——用通俗的話講是“心水進步了”；用創作的行話講是“心水的極短篇小說體現了較強的創新性和創造性”。

心水新著《比翼鳥》的第一輯“浮世篇”，仍然是寫澳洲華人的衆生相，但他的立意卻向生活哲理和價值觀念的深度挖掘。《香肉官司》不僅僅寫了 4 個亞裔青年在澳洲殺狗、吃狗卻被法院判決有罪的悲喜劇，更重要的是，心水的藝術體驗和藝術發現是透過故事的表面點破了東西方文化衝突的悲劇根源。那篇《書癡》，寫陳恥從小到大想做大學問家，儘管歷經坎坷，終身鬱鬱不得志，但他一生最大的成功是收藏了萬多冊中文圖書，可是到了他告別人世時，這萬冊

中文書子女不要、圖書館也不要，最後只好運到廢品收購站去。如此的悲劇結局應該能驚醒眾多的華人，大家一定要有這種危機意識——國力不強大，觀念不更新，那附著在其上的母語文化的淪喪和消亡絕不是那種“狼來了”的幽默玩笑。心水寫了很多類似的澳洲華人的生活趣事和傳奇故事，但他絕不把藝術的注意力只放到人物性格的鮮活和情節故事的奇趣上，他的憂患意識和悲劇精神比別人更強烈，他常常能從一種東西方文化衝突、東西方觀念迥異的角度來重新講述“華人眾生相”的故事，於是他的日常生活題材的極短篇小說立意常常是從文化價值的角度和生活哲理的角度出之，這樣心水的日常生活題材的微型小說不僅僅是好看、好笑了，它們開始向生活哲學的層面提升。這就是心水的一種創作進步。

心水寫了很多很好看的、能給人一種哲理啓迪的愛情題材極短篇小說。心水的愛情小說的結局每每是婚姻的失敗、愛情的失敗，或是說理想的婚姻、愛情在現實生活中被擊得粉碎。《比翼鳥》表面上寫陳豪和陳太是形影不離的好夫妻，但實際上是因陳豪的一步失足而造成了一種畸形的、讓人無法理解和接受的“比翼鳥現象”。《一夜情》更殘酷了，西門先生自以為遭遇了一個令人消魂的“一夜情”，誰知道，他的“一夜情”物件竟是一個 60 歲的老太婆。《爭如不見》寫一對苦戀了幾十年的戀人終於兌現諾言了，但男主人公的“同性戀”性取向將女主人公的最後精神支柱轟然擊跨。心

水的愛情故事不一般，他常常是以悲劇結局，但追溯他的悲劇根源，則是一種愛情理想和殘酷現實的永恒矛盾，是一種抽象的男性和女性的永恒衝突，在這樣一種永恒矛盾和永恒衝突的描寫中，心水的立意指向和哲理底蘊可以概括為——現實對理想的壓制和挑戰。心水體驗到的這種愛情悲劇最充分地展示了他的當代愛情價值觀，能夠在一種永恒的愛情題材的敘述中揭示深層的促人驚醒的當代愛情哲理，這也是心水的一種創作進步。

心水的微型小說創新還體現在《比翼鳥》的第二輯“武俠篇”中。用微型小說文體來寫武俠題材、武俠故事和武俠人物，這是一種有益的創新試驗，目前我們對這種創新試驗成功與否的評價還為時過早。但引起我注意的，是心水在武俠微型小說的創作中，表現出了一種難得的形而上的、高層次的立意，並且讓這種立意貫穿了一種精神、一種理想。

《琴蕭情》、《逍遙派》實際上都寫到了愛情將超越武林門派；而《無情刀》卻相反，它寫到武功要大於愛情。無論是寫愛情大於武功，還是寫武功大於愛情，這實際上是表達心水的一種創作理想。如果說，心水的“澳華衆生相”的日常生活故事，是現實戰勝理想的話，那麼則可以說，心水的武俠極短篇，則是理想在閃爍光芒、在挑戰現實。心水的創作理想和審美追求，在這種“天馬行空”般的武俠微型小說中才容易得到一種放飛和創造。心水的武俠極短篇與別人的武俠微型小說還有點不同——心水常常讓浪漫想象中的武俠人

物與今日的澳洲現實生活聯結——那篇《紅纓槍》是最典型不過了。丁成與兒子對紅纓槍的不同態度就是理想與現實的象徵，丁成最終與時俱進，封槍洗手，退隱澳洲，這實際上是表達了心水對武俠的藝術認識。現實生活的嵌入使得心水的武俠極短篇小說別具風味。

心水有著自己的傳奇人生，也有著自己的藝術理想。十年下來，他的傳奇人生和藝術理想都成爲了極短篇小說的創作資源和創作動力，他在努力前進著，我們大家都要爲他喝彩、祝福！

二零零七年八月於中國湛江師範學院。

(劉海濤，世界華文微型小說研究會副會長、中國寫作學會副會長、湛江師範學院副院長、教授。)

自序

心水

距離出版首冊極短篇小說「養螞蟻的女人」至今整整十年、而距第二部極短篇小說「溫柔的春風」也已七年之久；過去七載再無著付梓，是在「爲人作嫁衣裳」，六年前創立「維州華文作家協會」，首屆會長任內，共爲文友們作品結集二冊，故而影響了個人作品成書的計畫。

我是金庸迷、對武俠作品的創作卻不敢嘗試，因爲動輒百萬字的長篇，實無精力與能力完成。四年前突發奇想，撰寫了首篇「武俠極短篇」“挑戰”後，覺得好玩，幾年來偶而就在武俠世界中自我挑戰。沒想到有了二十六篇「天馬行空」般的虛構故事，能讓讀者茶餘飯後捧冊莞爾、已可告慰了。

全書分三輯，輯一爲「浮世篇」，作品共三十四篇。人生無非是由七情六欲、喜怒哀樂所構成；浮世歷程中自有種種不同遭遇，小說內容雖是虛構，亦經作者潤飾始成篇章，讀者諸君祈勿對號入座，以免庸人自擾。

輯二爲「武俠篇」，武俠小說是成年人的寓言故事，更勿認真對待。至於硬要將「武俠作品」強行排除在「文學」門外的學者專家們，請多捧讀金庸作品後再下定論。輯中一篇「琴簫情」、承香港彙知教育機構編爲中學教材，並由名作家阿兆先生分析及短評，僅此致謝。

輯三為「評論篇」，收錄三位學者、名作家對拙作的評議，啓我愚昧；在此特向中國古遠清教授、蘇海平先生與紐約陳葆珍女史致以衷心謝意。

書名取篇名，省時省事，並非特別喜愛這一篇。對於作家來說，每一篇完成後的篇章，好壞再無權置喙，而是要由讀者們去評定了。

中國著名學者劉海濤教授、百忙中抽空為拙書作序，讓拙作平添無限光環，衷心銘感。

蒙臺灣蘇清得先生與夫人李孟璿女士熱心、代為連絡出版社，盛情衷心銘感。

謹以此書獻給定居舊金山、視我如子的家岳母鄧惠常老師，感謝老人家對我的教導、愛惜及鼓勵！

二零零七年十二月廿四日平安夜於墨爾本無相齋。

【輯一】浮世篇

櫻花

庭前那棵櫻樹在仲冬七月酷寒裏突然怒放累累花顏，含笑催趕春回人間。那朵朵粉紅閃入眼瞳，像夢拉開腦記憶的序幕，故國山城大叻在雲霧繚繞中浮現、 、 、 、 、

戰火屠城的南越，避暑勝地猶如上天垂憐的淨土，令大叻免去血腥。教堂晨鍾吸引著四方羔羊前來贖罪，早課後、神父總會對我們幾位修士談談境內戰況，發揮完他的政論，是最令我興奮的自由活動時刻。

總是慣性沿石路走完潘廷逢街，穿過市集映眼便見春香湖嫵媚躺臥山腳；那如鏡水面有數輪水車輕蕩，掀起陣陣漣漪。青翠草坡間隔有致的櫻花把粉紅鮮豔色素塗滿空間，微風拂掠落英繽紛，花瓣似雨迎面淋下，幽香撲鼻。

綠茵草坡上偶見白衣如雪長裙飄飄的女學生捧冊凝神，櫻樹旁石椅上那位似曾相識的姑娘含羞展顏；幾番相遇終能打破沈默，那張清麗五官隱埋著哀愁，重重心事彷彿早已寫滿臉面任你朗讀。

啓唇是中部悅耳的腔調，她靈動如珠的眼睛像藏著千言萬語，除去陌生紗巾後急急傾吐。原來她早知我是修士，是

主日必來禮拜的教友。同道中人更易交往，仍待字深閨，每日到湖畔看花，其實在等待去年花期許諾回來下聘的意中人。他是年青空軍中尉，曾到關島美軍總部受訓，從十二月初櫻花綻放到如今寒冬將盡，滿湖花影照人，獨獨等不到他的蹤影。

伊叫雪娥，臉頰紅粉緋緋，一若櫻花之美。彌撒頌經時、在數百張容顏如瞧不見她，心底竟然失落宛若被掏空般，每每神父如刃眼光刺來才驚醒，強按下那顆野馬似的心房。

那日天晴，雪娥竟邀共乘水車繞湖觀花，身旁體香令我忐忑，默念天主經玫瑰經仍難收伏，閒談中她輕聲問：「修士緣何出家？」

錯愕羞愧腆顏答：「為逃兵役入空門。」

「停戰後還俗嗎？」她望著遠山白雲好象自言自語，沒人知曉何年何月始和平？未來是很渺茫而不實在的日子，我從不敢想也不敢回答。那晚夜課後我向神父告解，希望祈禱頌經能減輕我那顆飄動難安的心。

耶誕節後，湖畔櫻花已凋零，雪娥倩影不再出現，教堂做彌撒也無芳蹤；待至翌歲花開時，日日湖畔我獨行，衣袂飄飄的女學生如昔，卻難覓那張熟悉的姿顏。

停戰棄國離鄉，永別了春香湖，某年、驟然發現前園滿樹花容，悠悠歲月三十多載，關山遠隔，雪娥是永遠的謎團。

二零零一年元月作品、刊于同年四月「新華文學」第 53 期。

書癡

陳恥本來的名字是光宗，父母要他耀祖之心切，從命名可見。

在周歲時雙親爲他隆重舉行了「抓周儀式」，在衆多物品中，他竟拿起了一本薄薄的書冊，圍觀親人都爲這個未來的「大學者」、「大學問家」感到興奮。

果然有小神童之稱的光宗終日沈迷於書堆中，和同伴鮮少一起玩耍；因讀書過多，早已配戴了近視眼鏡，更落實了書呆子之名。

中學畢業後他不肯再上大學，認爲其學識早比那些大學生來得充實，由於獨特的見解，對光宗耀祖並不熱心；和人交往多了，對人性的虛偽深有感觸。婚後數年，妻子難忍其

嗜書如命的怪癖，竟然琵琶別抱。他氣憤之餘就改名陳恥，陳述恥辱，莫忘世人皆可恥，尤其是對女人，充滿了敵意。

身體羸弱，工作做不長久便因病而被迫失業，他的滿腹書詩竟不受賞識，高等職位皆要根據文憑而聘任，更令他憤世嫉俗。

越戰結束，排華浪潮風起，不甘被奴役的華人，開始奔向汪洋；本來一向對那些棄國拋家的人，他都極端瞧不起。及至越共發動了「沒收美僞集團反動書籍」的戰役，全南方人民要把家中藏書，除了字典及醫藥類文字，均要自動清理搬出門口，由地方政權接收。陳恥的數千部各種中文典籍被迫沒收了，因此對越共心懷怨恨，遂也決心逃亡。在南中國海上漁船破裂下沈，二百多難民被海浪沖走，只有三十幾個餘生者，抓著木塊飄浮，最後被油輪救起。陳恥命不該絕，大難不死被澳洲人道收容了。

自命不凡的人，卻因不懂英語，在移民中心學習了數月英文會話，便覓到一份木廠的流水線操作機械工，每日八時，每周五天或六天。在逃難中認識的越南女子阿娥，也同時被分配到墨市的移民宿舍，兩顆寂寞的心及孤獨的靈魂如觸電般拼出火花，被阿娥的溫柔融化，陳恥早已不再痛恨女人，兩人同居過著夫妻生活。先後有了一對兒女，全家頗為幸福快樂。

安定後他再度藏書，把余錢都花在購書上，家中的空間漸漸被堆積的各類書籍佔據、原先是放在書架上，慢慢走廊通道也是書本，床鋪下飯桌上、客廳座椅和茶几也被厚薄不一的書冊佔領了。

阿娥對丈夫非常容忍，她是農家女，能嫁給華人已很高興。夫君又是一位有大學問的「秀才」，對那些她看不懂的天書；敬而遠之，也沒有和先生計較。倒是那對漸漸長大的兄妹時有微詞，對父親的藏書極大不滿。

有一次中風，醒後阿娥問他，萬一不幸，那些書如何處理？陳恥想也不想的說：「當然由他們兄妹繼承啊，我的遺囑早寫清楚了。」

「他們都不懂中文，如果將來他們不要，我應該怎樣安放？」

「他們真的不孝，不尊重我的遺願，就不要做我的子孫；把書通通捐給圖書館好了。」陳恥氣憤的怒吼著。

數年後再次爆血管，死年六十二；陳恥的遺願未能實現，不但兒女不要那萬多冊無用的中文書，阿娥還為此去了十多家圖書館，都被客氣的婉拒了。

搬遷時，陳恥的兒女最終征得媽媽同意，把家中的中文藏書全載運到廢料回收站去了。

二零零三年七月五日仲冬於墨爾本。

宿命

丁竹個子適中，身體略胖，和他的名字頗不相稱；給人印象是既富且貴，但一張臉老挂著嚴肅相，彷彿心事重重。無人知道他內心的世界，外表真的很幸福的樣子，一對子女已進讀大學，妻子賢慧，雖有令他感覺「氣管嚴」的症候，無非爲了她全方位的愛情。

說愛情容不下一顆沙，對丁太太來講是絕對恰當；她本來是很大方得體，嫁給丁竹後，從丁家上下閒聊中得知，早年丁老夫人給她這位三代單傳的獨子排過「紫微鬥數」，說在他命官中是注定「**雙妻命**」？

這個無意中傳入耳朵的訊息對她可是天大的頭等大事，若果算命先生準確，將來豈非要和別的女人共事一夫；什爲都可商議，唯有這件事絕難妥協。

這個陰影像夢魘般深埋心底，她在往後多年的婚姻生活中，除了施盡了媚功外；對丁竹的行動樣樣掌握，在家庭事業上亦給予許多協助，賢內助之名真的實至名歸。

丁竹這些年來偶然心中揚波，幻想命定的另一個嬌妻不知何時出現？但念頭也是稍縱即逝，根本沒有單獨應酬或外遊的機會。連當年太太「座月子」時，他也每日要報到行蹤，大部份時間還是乖乖的在醫院相伴；而且初為人父，那份開心，也容不下其他心思。

過了知天命之年，妻子對於魚水之歡彷彿患上了冷感症，再不像往昔，那套媚功早拋之腦後。丁竹早已因為「氣管嚴」成了習慣，沒有妻命，真不敢隨便有何異動，久而久之，丈夫氣勢已無存。太太偶而想起這麼多年來對先生的控制，總算平安無事；那個胡說八道的相命先生是應該拆卸招牌的，可惜不知他是死是活。

老丁在婚後幾年，因為受不了妻子的嚴厲對待，暗中也想過反抗，要出軌給她點顏色看；可惜事與願違，還未有實際行動，計劃已完結。他參加了筆友遊戲，只通過幾封信，連個情啊愛啊的字眼還來不及傾訴；已被太太識破，那次鬧到土頭灰臉，為了小兒女，千錯萬錯的都認了。

前年兒子整日對著電腦，除了功課外，也沈迷于交網友。丁竹閑到無聊，和兒子感情特別好，讀大一的兒子就把電腦的一些基本知識傾囊相授。於是丁竹閑來就在書齋裏上網了。

丁太太對於這類新科技敬而遠之，且已年過半百，良人也漸漸老去；難得他不花天酒地，整日呆在書齋。起初好奇，試過進去觀看，偶然見到他在讀新聞或者八卦影像甚至裸女豔照；管了他半輩子，給他開開眼，反正是電腦內的幻影而已，也就由得他了。

丁竹在命相網站上輸入了生辰八字，電腦批出來竟然也斷定他生來是「雙妻命」，而且說必定靈驗，因為命不可改。再試神算網頁，也有相似的結論，讓他平靜的心湖再次揚起漣漪。

向兒子查問了如何交網友，明白後他就打出了一張滿意的征友個人簡介，年齡減了二十歲，把早年英姿雄偉的相片放上去。想不到竟收到了幾十個分佈各處的異性來郵，經過幾月的交往，從中選到了一位三十年華的女士；兩人極為投入，每天易妙往還多封，從無所不談到了情意綿綿。她叫**古靈**，患上了憂鬱症，但自從「認識」丁竹後，因為愛情的滋潤，她已恢復了正常。

彼此投入，又都見過相片，互相瞭解，到了情根深種的時候，論起了婚嫁，古靈情意濃濃的願意以身相許，嫁他成爲「網妻」。

丁竹大喜過望，心中對當年老母爲其批下「紫微鬥數」及最近在網站相命所判斷，果然成真，那竟是他天生的「宿命」，笑意從此挂上了幾乎僵化的臉肌。

正計劃著如何問老妻給他前往昆士蘭，暗中去會一會「網妻」，不意古靈傳來了易妙：

「阿竹夫君：

謝謝你肯娶我這個醜八怪爲「妻」，我的相片是撞車前影的，這幾年半身不遂後，再無人交往，尤其年初驗出我已患上末期血癌；謝謝你，在我生命末期時給我愛情的滋潤，送我快樂和希望。我一生從未嫁人，你完成了我的心願，能成爲人妻，來生必好好報答。

祝福你，我深愛的夫君，永別了。古靈絕筆。」

丁竹的臉頰又再僵硬了、 、 、 、 、 、 、 、 、 。

二零零三年十月二十三日於無相齋。

娃 娃

七姑芳名巧萍、並非排行第七，而是姓七，但一般人均以為她是家中老七，她也不願多解釋。她年輕時美豔一方，因而心高氣傲，對於追逐裙下的蜂蜂蝶蝶不肖一顧，專心在事業上發展，歲月蹉跎而錯過了姻緣道。

年近四十仍然是小姑獨處，外表的風光掩不住內心空虛與長夜漫漫的寂寞難耐；不少熱心的親朋也關心她的終身大事，可是對於一個多金又本事的女強人，標梅已過後，是難上加難，久而久之，她也不再存幻想了。

天生的母性使她對嬰兒特別喜歡，也曾動心要領養一個娃娃，試過到孤兒院參觀，抱起時那些別人家的骨肉往往呱呱啼哭，令她手足無措，掃興而歸。

近來上班時心中恍惚，神思老念著孤兒院的那群天真有趣的嬰孩；忍不住查問領養的手續，才知除了經濟能力外，還要短期訓練，起碼要懂得育嬰常識。

在公司閒談中，七姑老要把話題引向養兒育女方面，已做了媽媽的同事熱心的把所知傾囊相授；她是老闆，博取老闆歡心是每個職員所盼望的，因而只要她提及大家莫不爭相發言。

七姑一離開，她們彼此交換著疑惑的眼色，想不通老闆雲英未嫁，為何如此熱衷的要瞭解育嬰知識？眾說紛紜卻並無定論。

木秘書那天下班，七姑已約好請她食晚餐，並要秘書相陪去購買嬰兒用品，包括手推車、玩具、奶瓶、奶咀等等、、、、。

第二天整座辦公室早已傳開了，有說七姑已有對像、或已決心領養、或早有私生子女種種荒謬的胡亂說辭，自然這些謠言並沒有傳入七姑的耳朵中。

老闆心情佳，對員工也是極好的事，近日七姑再無往常那樣老擺著「晚娘臉」，對同事總是笑容可掬。尤其是那些有了小兒女的女同事，能和她交流嬰兒種種趣事，她也津津樂道有關小娃娃的妙處。

隱約中大家從她的話語知悉，七姑真的領養了一個極可愛的女娃娃；晚上夠她忙碌呢，但女娃娃會和她笑，也會哭，還會叫她「媽咪」，令她甜到心底。

假日在她住宅區附近的公園裏，七姑推著嬰兒車散步，在風和日麗花卉盛開鳥語啁啾聲中，她享受著寧靜的快樂。累了就停下，坐在石椅上，抱起車中的娃娃，輕憐蜜愛，像

初爲人母那樣的細心。若遠遠瞧見，誰也不敢相信這位澳洲商界女強人有那麼溫柔的一面。

同事們都知老闆在家養了個可愛的嬰兒，但已經半年多了；不論任何場合或同事間的家庭式友好聚會，七姑從不肯帶同養女亮相，只說太小，怕她吵鬧。她住的高級豪宅，自從領養了女兒後，再不歡迎朋友前往，因此就無人有緣得見七姑的養女。

那天開完會、七姑回家已遲了個把鐘頭；往日開門必聽到娃娃清脆的叫著「媽咪、媽咪。」可這次一點聲音也沒有，她吃驚的還沒來得及脫鞋，就跑近客廳大沙發上，抱起娃娃，左右搖晃，但卻仍是沒半點聲響？

她把娃娃返轉身，除去外裙，打開娃娃背後的開關，抽出六塊圓形電池更換；才弄妥，洋娃娃的定時發音電源已開動了，清亮的聲音一聲聲的叫著：「媽咪、媽咪、、、、、、」

七姑臉上泛起了一抹甜甜的笑意，把她的心肝寶貝摟入懷中、、、、、。

二零零四年二月五日於無相齋。

壽 宴

帶著近視鏡的山峰、外型有著濃濃的書生味，在原居地爲人師表；移民來澳時正當英年，因爲英文不佳，爲了養家只好屈就在工廠當機器操作員。周六更要兼職，在日本餐館做雜工，由於姓山，日本老闆一口咬定他是東洋人後裔，也給予優先聘用。

無意讀到中日抗戰史、當他知道了日軍侵華時期，惡名遠播的劊子手「山本五十六」這位皇軍大將的姓名後，就改用母姓，變成了林山峰了。

一家人安份的在新鄉生活，太太也在一家成衣廠縫紉，四個子女都就讀公立中學。見到父母辛苦掙錢供養，他們也聽話上進，放學多到圖書館溫習；高考時先後考入莫納殊大學和墨爾本大學，繼續進修。

林山峰和太太的身體很健康，子女也發育正常，除了冬季偶然的傷風感冒小毛病外，少有病痛；因此爲了節省，並無購買私人醫療保險，多年來也平安度過。澳洲政府實施的教育醫療系統極完善，低收入者根本不必擔心。

但唯一不便的是公立牙醫，急症脫牙是較方便，其他治療排期一年半是等閒事。私人牙醫收費驚人高昂，補一顆

牙要三幾千元，是普通工人數月的工資。因此、每有牙患，林山峰夫婦都到公立牙醫處；十之八九被脫掉病牙，改成了假齒，節省又美觀，再不必被蛀牙折磨了。

子女們完成學業出身，一個個的羽翼豐盛後，便學習洋同學獨立去了；往昔吵吵鬧鬧的家庭如今只剩下兩老朝夕相對。子女們也算有心，每月總輪流回去探望已退休的父母；應酬時總會預約把孫兒女抱去，讓公婆當臨時保姆。林山峰夫婦真個求之不得，弄孫樂千金難求，何樂而不為呢。

節日假期，子女們會相約回到老家團聚、順便祭祭五臟。在外用膳多了，就會想念起「母親餐廳」的巧手，林太太只要兒女肯回來用餐，從早忙到晚，都心甘情願。山峰卻不以爲然，老笑著山妻是老奴才。

林山峰的六十大壽將至，從不做壽的他，心中想到竟已活到一甲子，實在高興，也該好好慶祝一番。問老伴，她推說都是子女們主張，無意問他喜歡如何慶祝？他苦笑的说，無錢無勢，怎敢奢望驚動親友，還是一家人在一起用個餐就是了。

他早年在日本餐館工作，打洋後宵夜，都是小食，真正的日本大餐是不會讓雜工們享受；他多年來老想找個機會試試，但節制有度的人，已無工作，靠退休金過活，能省就省，

只是想想，也沒真個去試。這次、難得兒女孝心，都來問他，他含糊的透露給老妻，最好到日本餐廳慶祝。

十月仲春，豔麗夕照中，全家大小分從不同小城開車到了 Doncaster 市(東卡士得)一家聞名的西餐廳，到達時，山峰心中有些微失望；但如今是逢「子女之命」的年代，他們有心祝壽，已是天大恩惠，還要苛求，明年就會「免了」吧？山峰堆起笑，連餐單大堆餐名也不懂的他，唯有讓兒子作主點餐。

悄悄問老伴，為何老遠來此慶祝，她說子女告知，這是極有名的餐廳，他們有優惠券，買一送一。山峰心想，原來如此，子女們都會精打細算，也很難得。

熱騰騰的牛排，切下去血水仍在，那是二成熟的肉，說很香好吃；山峰放進口，滿嘴假牙不聽使，用不上力，只好慢慢的嚼。當子女們都用完了，他面前那塊牛排還只動了四分之一不到，倒是把薯條和幾片紅蘿蔔都放入胃內，才止住了些饑餓之感。

結帳時，才知道周末那些優惠券停用，總共三百多元；幾兄妹原先的笑意，彷彿窗外殘陽暗淡下去而消失無蹤了。

最最開心的是兩個孫女，兩小無猜的輪流吹蠟燭，一次又一次，山峰望著蛋糕，想著無論如何也要試一塊，多年戒甜，六十大壽總不能餓肚子啊、、、

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一日於無相齋。

賠償

古風是賣文爲生的作家，靠著手上的筆爬格子，在拜金的社會上，一切向錢看，他的才華再洋溢也無人欣賞。由於過度的操勞已是老態呈現，煙酒是他創作時的依賴物；故經常有騰魂駕霧的飄飄感，朋友和他交談，對他過於偏激的言詞頗難接受，因此敬而遠之。

人有旦夕之禍，在過馬路時搖搖晃晃而被迎面來的一輪轎車碰倒，古風醒來才知身在醫院。右手包裹白紗布，無力舉動，這一驚非同小可，擔心今後是否能再操觚？幸而社會福利部立刻爲他發放定期生活津貼以濟燃眉之急；醫療費全由汽車保險公司支付。

三周後出院，要繼續接受物理治療，從電子儀器刺激手臂肌肉、針灸穴道、游泳池水療法到各種柔軟體操，每日都要花時間去指定的地方做此種種不同的復原醫治。三個月後痛楚減少了，可右手再無法握筆，作家的生涯從此終結。

古風心有不甘，沒有作品還算是那門子「作家」？作品等於作家的生命，這是千古不易之真理；正如古代俠士，劍在人存，劍失則身死一樣，是人的尊嚴也是身為作家的顏面。更難受的是那點社會津貼，無法有多餘的錢去買煙酒，生活素質大大下降。

天無絕人之路，正當彷徨難過時，偶讀報紙，見到一則包打賠償官司的律師事務所廣告。而且是判贏後才向對方收費，等於是免費打官司。大喜之余立即電約律師面談，一切進行順利。該大律師知道了古風是一位名作家後，認為絕對可以為他的當事人，討回下半生的大筆金錢作為應得的補償。

古風重新振作起來，活著總有希望，不能再寫作，無所事事的以讀書報自娛。並把大量的舊作、剪報、結集、讀者來函、電臺訪問的錄音帶，新書發佈會的相片等等過去輝煌史的證明收集齊全，交給律師事務所作為勝訴的有力資料。

半年後，開庭前保險公司的律師要求庭外和解，願意一次過賠款二十二萬元；但古風和律師商討後，認為是對一個作家的侮辱；區區那二十余萬如何能替換一名作家的「死亡」？因此、堅定不移的要在庭上見真章。

地方民事法庭開審排期到了，古風在律師陪同下出庭。

控方代表大律師對其當事人因此次車禍喪失了工作能力，尤其是用手寫出多本名著的作家，如今雖生猶死；身心的痛楚、豈是金錢所可補償？但人總要活下去，因此要求對方賠償一百五十萬元的損失及全部訴訟費。

保險公司的律師侃侃而談、先說明是交通意外，再問當事人古風：

「古先生是否因為右手受傷，無法再寫作而要求上述天文數字的賠償？」

「當然。」古風事先已得到大律師的指示，不可多言。

「要是我方願意照數作出古先生所要求的金錢作為賠償，請問古先生，這筆金錢對您來說和依然能再成為作家，那一樣重要？」

「反對，辯方作出假設性的無理問題，要求我的當事人不必回復。」

「法官大人，這個問題絕對與本案有關。」

「反對無效，古先生請回答此問題」法官敲下了驚堂木。

古風想想手都廢了，何能再寫作？我豈能自貶清高，於是回說：「自然能再寫作比那筆錢更重要。」

辯方大律師有備而來，先稱讚了古風的敬業精神，並說明作家最重要的創作來自大腦，右手根本只是創作過程的工具。因此、辯方同意賠償全部訴訟費及送出一部最新式的聲控電腦，古先生從此可用口述輸入法去大量創作出好作品。再次恢復古風先生的作家身份及尊嚴。

法官聆聽雙方結案陳詞後，認為辯方所提合情合理，尤其是當事人已表明，能再成為作家才是他的最終心願。於是宣判：

「保險公司負責此次雙方訴訟費三萬七千元，賠償價值四千元最新式聲控電腦整套，外加二千元學習聲音操作電腦的學費。退庭。」

古風聆聽完宣判，人似木雞般的呆在控方席上、 、 、

二零零三年四月四日仲秋於墨爾本。

禮 物

三子明哲在澳洲長大，考到工商管理碩士學位(MBA)後，受聘為「Computer Sciences Corporation」美國電腦科技公司亞洲區的主管，對喜歡到處旅行的他，正中下懷。幾年前派駐香港，前年轉到新加坡，但由於公司業務範圍包括了整個亞洲和大洋洲。因此，這個星期在上海、下周飛韓國，再去那兒，為他安排行程的秘書看來比他還清楚。

到雪梨開會，往往抽空回墨爾本探望父母和兄妹，都會帶見面禮，送媽媽茶葉、乾貝，給我洋酒或紅酒。洋化了的兒子不懂中文，但能說流暢的廣東話，難得的是對父母有孝心。

五個子女中，老三是唯一由媽媽婉冰親自養育，其餘全是保姆帶大；因此、母子特別投緣，因他經常離家，像空中飛人般，也最讓婉冰操心。三兩天沒接到電話，她就一臉愁容；幾年來、每聽她嘮叨挂念，我立即上網，傳封電子信給他，問他人在何處？告訴他母親在牽挂。

假若他不是開會，辦公桌上的電腦或在飛行途中他的手提電腦收到我的「易妙」；能夠打電話時，家中的電話就會響起。有時、我還在打稿，婉冰早先緊繃的臉龐已如春花怒放，笑吟吟的開心走入書房，告訴我，寶貝仔打電話來啦。

平安夜那天，老三來電，和媽媽傾談，說和女友以及幾位香港友人在泰國度假，已經在海灘玩了十一天了，快要飛回新加坡了。問是在那兒？她也說不出該處海灘的地名。

翌日，明哲來電向我們祝賀聖誕，是我接的電話，才知道他已返新加坡；父子難得能電談；因為太太恰巧外出，若她在家，必搶電話爭著由她接聽，什麼儀態禮節也飛到爪哇國啦。終於知悉他去的旅遊地方是泰國的布吉和寇立，還說將來一定安排請我們兩老去享受享受。

耶誕節後，印尼海底九級大地震引起了世紀浩劫的海嘯，死亡數位天天增加，從最初報導的幾千人到了十幾萬。居然波及十多個國家。而泰國的布吉和寇立兩處海灘勝地已成為廢墟，見到電視熒光幕災區的滿目瘡痍畫面，罹難者遺體堆疊，真是慘不忍睹。

老三福大命大，在那兒玩了十一天，假若意猶未盡，再逗留的話，後果不堪想象；此外，他在的十一天裏，若地震提前發生，也還是大禍臨頭。我們全家為明哲逃過劫數而深感慶倖，也為那十多萬慘死的無辜之人悲痛。

海嘯發生後沒幾天，老三從雪梨打電話，聲音很哀傷，他的幾位德國友人全失蹤了，「易妙」他在寇立海灘住過的渡假屋相片給我看，說也全被海水捲入汪洋了。

這次到雪梨的行程，不打算回墨爾本了，因為幾個月前才專程回來探望美國來的外婆與大姐一家。內子聽後不免失望，但知道他很繁忙，也不便多說。

昨晚九時多，門鈴意外大響，打開門後，居然是老三和他的女友；穿著短衣褲，呈現一身肌肉壯健威猛的明哲，笑嘻嘻的擁抱著他媽媽，婉冰難掩驚喜之情，母子情深讓身旁的我和他的女友都深深感動。

父子握手為禮，兒子說：「爸爸！臨時才決定回來，所以沒帶禮物、、、」

緊緊握著兒子，我只是微笑，然後也難掩興奮的輕聲說：

「回來就好，回來就好了。」

我心裏還有一句話來不及講：「能夠再見到你，就是最好的禮物啦！」

明哲已被婉冰拉入廚房要他享用冰冷的西瓜、、、。

二零零五年元月三日於無相齋。

談 虎

初次相遇、他雙手遞出一張印刷精美的名片，彬彬有禮的說：「多多指教，我姓談，談話的談，要買新車找我，好朋友都算特價。」聲音雄壯，耳膜嗡嗡作響，令人難忘的留下了個粗獷的印象。

果真在挑選汽車時再度交往，他滔滔不絕如數家珍般把幾種新車的功能一一比較，彷彿已背誦了千百次的導遊。所有內容隨口而出，絕難挑剔，和他外表那份粗野頗不對襯，真是人不可以貌相。

幾年間我們由泛泛之交成了老友，節日慶典兩家互約一起歡樂。談太太雖然生育了三名兒女，但注重保養，歲月如水般流過無痕；女兒和她在一起如不介紹一定以為是兩姐妹。她那溫柔的氣質、輕聲軟語，是個典型的賢妻良母。

工餘也和他經常到酒吧喝上一兩杯啤酒，散散心鬆弛緊張的壓力；那天大概多灌了幾杯下肚，談虎漲紅著臉問我：

「老黃，你家有無多餘的空房？如有可否分租給我？」

「你開什麼玩笑？喝醉了嗎？」我驚訝的幾乎不信傳入耳朵的話。

「她趕我走，鬧著要和我離婚；我已再三道歉，也保證不會有下一次了。媽的，她得理不讓人，抓住了我的痛腳，大做文章，要我好看。子女都同情她，全認為我錯，不該有婚外情。全世界的人也都說我花心，犯了一次又一次；其實我最初是故意的，後來是身不由己，這次也莫明其妙。但我沒想到她那麼絕情絕義，這次鬧真的呵。」

「都老夫老妻了，兒女也出身，再鬧分居不象話；凡事有商量，總可以大事化小、小事化無。等我今晚去和阿嫂傾談，她是明理人又是出名的溫柔。別想太多了，我送你回去，順便見見阿嫂。」

談虎大力搖搖頭，再要了酒，我阻擋無效，只好捨命陪君子；他一邊喝一邊說，彷彿犯了職業病，我的耳朵唯有借他傾訴：

「媽的，以前子女小都全信了她，沒有人知道我自吞苦水多年，老黃你說，男人最痛苦的是什麼？」

他紅著雙眼，一大口飲下半杯酒，不等我講就再說下去：「我們結婚才兩年，居然和我的朋友發生了不倫之戀，偷偷去約會。那時很窮住在鄉下，全村人都知道了，獨獨我被蒙在鼓裏。爲了那才對歲的女兒，也爲了我談家的面子，

連我父母都不敢給知道。趕快搬出城市，口中雖說原諒了她的背叛，但心底再三掙扎，也無法擦拭那傷痕。每次碰她，腦袋便出現她被那混蛋摟抱的形象。你知道嗎？我早已戴了綠帽，我從來不對人講；只爲了自己的顏面也爲了子女，她竟也以爲那段不光彩的記憶真的沒發生過？」他一口一口的狂飲，想用酒麻醉。

談太太年輕時偷情？真難相信，但如沒有，談虎酒後不會亂說冤枉她；如非親耳聆聽談虎這些怨言，如何敢想象集神聖、賢慧、溫柔等美好于一身的談太太，竟也有過這麼一段風流史？

送他回去已變成空空蕩蕩的屋子，談太太留書出走了。我回到家，妻子說已和談太太通過電話；談太太很可憐，滿身傷痕，嫁錯了郎。只恨年青時不信老人言，家人反對這場婚姻，說他什麼名字不叫，姓談竟還要改名爲虎？真個是「談虎色變」啊！

我咬著牙強忍著，沒有把談太太當年那段風流史講出來。

二零零三年三月七日於墨爾本。

網 緣

林石喪妻後，謝絕了一切應酬，對相依數十載的老伴思念之情，令子女都很感動，他寧願獨居，也不肯搬去和兒子共住；爲了難舍與妻子生活了多年的平房，彷彿守著它，太太的魂魄就仍在此住宅與他相處似的。

孝順的女兒怕老父苦悶，特買了電腦並抽空教會了上網的知識；林石的英文有點基礎，早已會打字，有了電腦，真是如魚得水。除了讀網上的新聞和八卦消息外，也開始用「易妙」連系上部份老友，可是只有極少數懂得這種新工具，多數同輩者還是用電話省事。

無意中發現可以交網友，天南地北，不必理會對方在何處，只要接上，也就是「投緣」，就能無所不談，比朋友更好，少了顧忌。

林石在衆多征友欄內選了幾位元，每日就在電腦上互通款曲，從政治、宗教、社會、人生各方面的話題，熱烈討論；後來與那些意見相違的網友吵了幾次，便彼此疏遠。

意興闌珊時，竟有位新網友叫做阿蘭主動應徵，她因爲良人病逝，寡居寂寞，想找個志同道合的異性朋友打發日子。

林石很感動的是在茫茫網海中，他竟被挑上，每天早晚互訴衷曲，有時一天多封的函件；不久，幾乎對方的生活起居喜惡都已了若指掌，阿蘭很保守，多次要求下，才寄來照片。

穿著傳統旗袍留起長髮，五官姣美，風韻猶存，年青時必是個大美人；紅顏天妒，如今竟已孑然一身，林石怔怔的對著相片，一份愛憐之心油然而生。

對方也索取回贈，已忘了多久沒拍過照了，他也細心選了兩張看來依然神采奕奕的舊照寄去。

往後的書信，漸漸涉及了關懷，互吐心聲，從兒女經到前塵舊事，暢談愉悅，雙方終於有了強烈的會面的意願。

幸好對方在雪梨西區，林石以前曾去那兒探訪友人數次，算是識途老馬。買了機票，興衝衝的從昆州飛到雪梨，再轉火車去卡拉瑪打(**Cabramatta**)，阿蘭早已在車站迎接。

真有點相逢恨晚之感，雖然阿蘭比不上照片那麼迷人，卻還高貴硬朗；沒有想象中的豐滿，畢竟光陰無情，彼此彼此，她若不見棄，已是萬幸啦？

阿蘭竟有些腴顏，回家途中話不多，林石很想知道她對他的印象是好是壞？但她卻笑而不答。她的住處，是兩房一廳的公寓，離鬧市不遠，環境清幽。

黃昏之戀，精神慰藉最重要，林石真的有回家的感覺；對阿蘭左看右望，越瞧越順眼，當初對亡妻那份濃情早已轉移在阿蘭身上了。

「阿蘭，早點認識妳就好了。」林石忘形的率著她的手，輕聲的說。

「那你太太呢？你不是在易妙裏說她千般好嗎？」阿蘭縮回手，平靜的回應。

那晚就寢前，阿蘭無意發現林石整個假髮放在床沿，開口時兩排門牙空空如也。眼鏡脫下，左眼如線右眼尚存，有點滑稽性，比相片老醜多了。

她感到一陣噁心，匆匆逃出客房，回到自己的寢室，臉上微紅，鎖好房門，把那頭濃密的黑髮拿下，鏡中剩下一頭稀疏的銀絲；換睡袍時順手把假乳脫去，回復平坦收縮的胸脯。她怔怔的對鏡，彷彿鏡中人不是自己，在歲月魔手搓揉下，青春年華早已不存，唉！何必多此一舉，真是相見爭如不見啊。

她改變了主意，陪林石兩天，送他回去後；在網上答復他，她不會遷移昆士蘭與他共度餘生。還是恢復網中情誼，成爲彼此在網上無所不談的網友。

林石回家後，悵然有失，百思難解；明明一段好情緣，爲何竟只成了虛幻的網緣？

二零零三年九月十四日初春於無相齋。

殺 價

筍裏、巴克圖魯希，是來自大陸關外的少數民族，因爲姓名太長，在讀移民班英文課程時，同學都無法正確呼其全名。後來入鄉隨俗，就自稱筍裏，把祖宗的姓氏當成了姓名，倒也好叫。他外表有點像土耳其人，彷彿有那麼點俄羅斯血統，連他也無法搞清。長得略高，一頭黑髮烏亮微卷，每次都似剛從理髮院出來，真令人羨慕。

定居澳洲後，去超市買用品，在付款時出盡了洋相；他那點有老家口音的英語，細心聆聽還能明白。當職員算好貨品總值七十元時，筍裏卻咕嚕著把本來應付的價碼，硬要求

減半；女職員一臉疑惑，耐心對他解釋，超市內所有貨物售價都輸入電腦，不能減價。

爲了免上當，聰明的筍裏對售貨員說：「請先讓後面的客人付款，好嗎？」

「對不起先生，計算器賬單已列印，你得先付了，才輪到後面的人。」

筍裏心不甘情不願的勉強掏出錢包，忍痛照單如數清還；然後拿了用品，再站在櫃檯旁，證實了別人也照單還錢，才肯離去。

翌日、他上課第一件事就問老師：「爲什麼澳洲那麼奇怪，買東西不能討價還價？」

「筍裏、澳洲商場通常是不二價，但在露天擺賣的商販，如維多利亞市場，就可還價。」語文老師微笑的回應這位新同學。

筍裏大喜，問明露天市場所在，周日便約了朋友乘車前往；果然、這個市場才像個買賣的地方，人聲鼎沸，充耳是一片令人熱血騰升的討價還價聲。

筍裏從小在靠近蘇聯邊界城鎮的家鄉長大，母親教導出外購物，千萬記得要和售賣者還價；他們向天要價，我們就該落地還錢。買東西的樂趣，盡在這種你來我往的討價聲中達到，消費者也才不會上當受騙。筍裏從來將媽媽的教導當成金科玉律，絕無想到有像澳洲這鬼地方的超市，居然不給顧客還價。

幸好還有維多利亞市場這好地方，不然生活就要少去了極多的快樂了；筍裏在此如魚得水般，不論水果或物品、甚至根本不必要的家居飾物，合眼緣時，他必定討價還價。大多時候是買賣不成仁義在，雙方都笑嘻嘻，彼此鬥智鬥持久能耐；成交時，兩方皆樂不可言，都認為自己贏啦。

從小養成的習慣很難改變，因而、除非必要，他再少去超市購日用品。一直還是單身的筍裏，對洋妞逢場作戲是有的，談到婚娶，心中不免記起母親耳提面命，要他無論如何娶個漢女為妻。

生性孝順的筍裏，早過了而立之齡，幾次電談中，老母親遠在家鄉，未忘促他早點找個好妻子。

去年聖誕前夕平安夜的聯歡會，他終於遇到了越南來的華裔上官蘭，這位仍無男伴的小姐，嬌滴滴的樣貌惹人憐香惜玉，身材適中，臉龐姣好，言談有禮，是個有教養的大家

閨秀。由於彼此都能用普通話交談，真是一見如故。從此、兩人交往，越來越投緣，想到是該終身廝守的時候了。

越南來的華裔家庭，仍然保持著中華傳統風俗，兒女婚姻大事，不可隨便；要先提親，訂婚、過大禮及完婚等手續。訂婚前通常女方會向男方表示雖要多少禮餅、乳豬、聘金等等。雙方協商條件達成後，婚禮始按步就班進行。

筍裏提親後，女方要求聘金九千九百九十九元，取其吉利長長久久之意。筍裏沒忘了凡涉及金錢時都要小心還價，於是想也不多想的將禮金，兩隻乳豬、十八斤禮餅、八盤水果及四碼布料通通減半。

女方為難也有點生氣的再次將被減半的數目，加上被減去的二分之一。等於禮金 7,499 元。沒想到筍裏回話，減半是 3,749 元。女方無奈，回復原先的 4,999 元算數。可筍裏興起，說減半是 2,499 元。禮餅也只剩下六斤半、乳豬最多只能一隻。

筍裏為了聘金聘禮殺價的結果，竟然全輸了。上官蘭認清筍裏面目，如此計較的男人如何能嫁呢？於是中斷情緣，結束了與筍裏談婚論嫁。

筭裏被拒絕後，一臉茫然和苦惱，總無法明白，他做錯了何事？好好一段姻緣，就此無疾而終。

二零零六年十一月十二日於墨爾本。

放生

建在郊區的大悲廟面積不是很大，近似大宅院式；由於香火鼎盛，售賣有關拜祭品的店鋪越開越多，把本來的荒郊漸變成了鬧市，每逢初一和十五以及各種神佛誕辰節日，更是人潮如鯽。

釋善德大師是遠從神州敦聘前來澳大利亞，因為開示有方，深受信眾愛護而成爲住持，爲了適應異域生活，大師也學習些基本英文，不久更考到了駕駛證，出門不必再由廟宇中人接送，彼此都方便。

信眾們對於大師的教誨，爲了免於將來輪回入下三道之苦，故多聽從大師，于節日放生祈福，廟前的逍遙池成了被放生的烏龜們的天堂，離廟不遠處的小河是各種魚兒的樂園，鄰近草坪是無數雀鳥重獲自由的地方。

大師保養有方，外貌清秀、快五十之齡看來還精力充沛，彷彿才過而立，有時駕車外出並不穿僧袍，戴上帽子，倒也英氣迫人。女信眾因而漸增，廟的香油錢也相對豐收。

信眾們爲了放生，要去好遠的寵物店購買雀鳥，去水族館買小魚及烏龜；有經營頭腦的人，先後在廟的附近開設了一家水族館和一間寵物店；每逢節日或齋戒期間人頭擁動，生意果然應接不下。

大師本來用的汽車是日本豐田牌，也不知是廟宇管事大方或女信眾們的善心佈施，最近換了一部德國平治車。據說財政年度廟宇也要報稅，會計師進言反正要交稅，應該買高級汽車，可以扣稅。因此醫生等專業人士都是駕駛名牌車，「住持」也屬專業，應無庸議。

廟前的逍遙池不論放生了多少只烏龜，也不見擠滿。廟宇附近那家水族店的王老闆每于黃昏後必來添香油，順手代廟宇清理池中烏龜，好象都是成理順章的事，男女信眾又不住在廟內，放生祈福才是他們所關心的善行。

寵物店的卜老闆那天在店中宴請大師，佳肴美酒用後，把一個紅包交給大師，大師笑著說：

「阿彌陀佛，施主的香油錢應該自己拿到廟裏啊！」口中說著，已很自然的把紅包放入口袋。

「師父!最近來小店買雀鳥的不多，因此香油錢也較少。我是根據售出鳥數奉獻，每只雀鳥抽一元給廟添香油。我決定下月開始，每只捐出二元，請師父多關照啊!」

「阿彌陀佛!」釋善德大師告辭時雙方合十，一臉莊嚴相。

初一頌經後釋善德大師的開示如下:

「大家都明白行善積福，諸惡莫作，才可免輪回入地獄或畜生或餓鬼道。本月起希望各位善男信女們要多多放生雀鳥，讓那雀鳥返回它們的自由天空，諸位就功德無量，阿彌陀佛!」

果然、十五齋期，幾乎所有來上香的信徒都帶著三五隻雀鳥，拜祭後就到草坪上打開鳥籠，剎時間，滿天的雀影飛翔。

水族店的王老闆還是照樣于黃昏後來到廟宇的逍遙池，居然撈不到烏龜；走入大雄寶殿，這次無心添香油了，見不到大師，反而碰到廟祝公，苦著臉說:

「老何，你無論如何要幫幫忙，代我問問大師，爲什麼最近無人來買金魚和烏龜放生？」

「你不知道嗎？他們都照師父開示放生雀鳥啦！」

「爲什麼？」

「還不是你太貪心了，用那麼低價向廟宇收買烏龜，師父肯定是生氣了。」

「那怎麼辦？」王老闆趕快拿出個大紅包，硬塞入廟祝何老的口袋「請多多照顧，代我轉告師父，以後小店加兩倍錢收購逍遙池的烏龜好了。」

、 、 、 、 、 、 、 、 、 、 。

二零零五年元月六日於墨爾本無相齋。

盲卜

高瘦的盲卜並非瞎子，臉生橫肉、看人總是邪視；他不懂雞腸字，中文也似天師劃符；友輩就將傻蔔改叫盲蔔。他並不生氣，且有點阿 Q 式的喜歡；不必捧書讀，玩天九、賭麻將、押大小、耍紙牌，從今後就只贏不輸(書與輸諧音，賭鬼們莫不見書如見鬼。)

卜嫂持家有方，但因盲蔔不惜福，沈淪賭海，經常賭到天昏地暗，數日無蹤影；罵過吵過打過後，他總歪著臉發誓戒賭，沒兩天卻又把誓言拋到爪哇國去了。

卜嫂偶然從工廠姐妹群中聽聞戒賭秘方，還特地借回幾盒錄影帶，自個兒先暗中觀看學習。那晚老公在家，等女兒就寢，急著扭開電視機，放好影帶，親妮神秘的拉著他一起面向螢光幕，盲蔔才知是洋妞妖精的赤裸大戰。

等到熱血沸騰，她便學影帶中洋妞，施展渾身解數，令盲蔔飄飄欲仙。盲卜此時才驚覺黃面婆原來是女中至寶；也不知是秘方見功還是盲蔔興趣轉移，漸漸夜歸次數減少，每晚攆緊婆娘騰雲駕霧。

卜嫂原本是密實的農家婦女，自觀看了三級帶開了竅，也難明是救夫心切，或是虎狼年華激發了不可收拾的性趣？宛若上了毒癮，把老公當成活木偶，百般玩耍戲弄，極盡享受閨房之樂。

如此這般度過了年余甜美好時光，盲蔔幾乎拋棄了那班賭鬼、酒肉之交一旦少見，也就相忘於江湖；他寧願呆在家裏做神仙，也不想到賭桌上費心思。

好景不常，那晚氣喘喘，提早鳴鼓收兵。卜嫂翌日到藥店抓些傳統壯陽補品，燉湯給他養身；也買「六味地黃丸」、「補腎固精丹」、「真男人」之類成藥。盲卜照單全收，但好似妖鬼作祟般，化財為水，並不見功效。

更糟的是、非但無半點效果，竟然江河日下，不再充電。任得卜嫂百般挑逗，學足三級影帶洋妞揉搓按吹均如死蛇不動，那低垂又軟棉棉的感覺彷彿如身在水底似的冰涼，這一驚令盲卜宛若活死人躺在棺槨內的充滿恐懼。

他驚慌失措中認真對待，什麼熱水按摩、腳底針灸、內服外敷種種江湖奇方盡皆試過；卻依然軟若小綿羊，乖順得令他火冒三萬丈，幾乎要狠下心腸拿刀切斷，免得見了生氣和丟人。

卜嫂耐心的侍奉湯藥，由寄望到絕望，最終放棄由丈夫獨自努力。夫妻情份少了床戲調劑竟經不起考驗的漸漸冷卻，她加班夜歸的次數漸增。盲卜問心有愧，作為男人而喪失了雄風，早沒了那丈夫氣慨，世界猶如行將末日蒞臨。他日夜企盼要就讓他重振雄風，不然就早點火星撞地球，那份煎熬和心思卻只敢悄悄在腦裏顯現。

當知悉男人至寶「偉哥」發明了，他彷彿中了六合彩的興奮；醫生卻冷酷無情驗明他心臟速律太快，不可亂用。

妻子對我這一丈之夫所從事的職業，反對無效也在吵鬧多次後、面對現實，無奈中聽其自然；反正人到中年，兩個兒女即將大學畢業。她已學會獨立自處，活在忙碌中。令我意外的是，這次知我去泰國，為我整裝時、居然在手提箱內悄悄放了一盒安全套。還留了張紙條：

「親愛的老公：千萬小心愛滋病啊！」

真使我啼笑皆非，給她打電話報平安時，她笑著說預感我此行必有豔遇也，為免把世紀絕症帶回家，問我發現她的苦心沒有？有如此賢慧太太，我那會作怪呢？

雖然這樣，但「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何況、那有魚兒不偷腥之理？

幾天忙著開會，終於完成任務、當晚恰是周末，就在酒店看表演，無非是些泰國舞蹈及魔術。輕音樂飄揚中，左方單身女士那雙水汪汪的眼睛恰巧拋過來，被我捕獲了；她嫣然展顏，齒白如雪，舉杯盈盈的淺飲，臉頰飄紅，美到醉人。

也許酒精作祟，我情難自禁的回敬，她大方的挪近，輕聲說：「先生！我們見過面了不是嗎？」

我搖搖頭，眼睛被她豐滿堅挺的露乳吸住，失態裏記不起是否真個曾經邂逅？來不及細想，她已和我握手：「我叫西鄉月，西鄉是複姓；大家都誤會叫我西小姐呢。」

「幸會幸會，西鄉小姐。我姓筍古、單名貢，是蒙古人後裔。我們才初次相見，妳大概認錯人了。」

「總算有緣，我們真巧都是複姓，我是遊客，筍古先生也是吧？」她的五官顯露的笑意如蜜般，彷彿要讓我把它吞食下才甘休。那對堅挺潔白的乳房讓我的手心不自覺的泌出汗珠，衝動的想去撫摸；竟然比較起老妻胸膛、那早已鬆弛軟棉再無彈性的肉球。

「不是的、我來工作。」回話後，酒一杯又一杯的互敬，歡樂中彼此的距離早和身體一般靠近。對遠在萬裏外的賢妻，已忘記她的存在了。

寂寞女人，不勝酒意的依偎著我，兩人腳步輕浮的搭電梯，我說要送她，她也說要先送我回房。也分不清是誰的房間，我們講醉話、說笑話和些挑逗的黃色情話。借著酒意，我的君子臉孔已隱匿，代之的是男人好色真面目，她竟也熱情如火，像是虎狼年華，如饑似渴般的急不及待了。

她展示萬種風情的誘人美姿、我猴急的又抱又摟又吻；她欲拒還休，半推半就，上衣和胸罩被我強脫落下。半生再沒遇到如此美豔誘惑的胴體、上下玲瓏浮凸，尤其那對美乳，豈是家中半老徐娘的太太可比呢？

對著半裸女體在驚為天人的沈迷中，西鄉月溫柔的十指已挑起了我全身心的欲火，她轉過背，輕聲說：「貢哥！你來吧、、、、」

意亂情迷的剎那，沒想到她還記得我的名字，恍惚裏本想找出太太給我的安全套，才知不是自己的房間。此時、箭已在弦上、不得不發了啊。

裙帶被我扯開，硬把她翻回正身，她嬌羞的閉起雙眼；當底褲被我除去，我血脈高漲到了極點，千鈞一髮時，驟然驚見眼前千嬌百媚的西鄉月小姐，私處竟和我相同的是一根杵子。

這一驚嚇，真個魂飛魄散、所有欲念所有酒意剎那間全清醒了；我翻身而起，抓起衣服急速穿上，話都說不出口的飛奔逃回三樓房間。

兩天後回到家，妻子整理手提箱時，見到尚未開啓的那盒安全套；笑得好開心的主動把我摟在懷中熱吻，悄聲說：

「對不起、我的預感錯了，你不但無豔遇，又沒偷腥，真是我的好老公。」

「、、、、。」我不敢回話、愧疚的紅著臉，伏在她肩膀上，幸好她見不到呢!

二零零五年九月八日於墨爾本無相齋。

換 腦

白菊年青貌美、在基督教家庭成長、對上帝極為虔誠，後來讀神學，決心獻身教會，有志者事竟成，畢業後順利成爲牧師。

她與芳鄰又是中學同窗藍竹很要好，藍竹少她一歲、性情溫柔，眉清目秀，姿容比不上白菊。

爲了讓藍竹得到拯救，經常帶她去教堂、爲她講耶穌。但藍竹自幼歸依佛教，念經茹素，心生慈悲不忍拂逆好友，隨緣相陪。

白菊成爲牧師後，要爲藍竹主持洗禮被拒，從此疏遠。本來是好姐妹，形影不離，實在可惜。

澳洲國慶日、社區發起捐獻器官運動，白牧師在廣場手持播音器宣傳；藍竹從報上得知，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圖，瞭解佛義的藍竹，專程前去填表報名，領回一張器官捐贈卡。

爲釋前嫌，一周後她也參加教會旅行團；白牧師領隊到藍山觀光。世事無常，回程時過烏龍江墜車，七死八重傷，輕傷者十餘人。

白菊腦震蕩昏迷不醒，藍竹內臟破裂瀕死；聖文山醫院的急救醫生們盡力搶救，並在藍竹手袋發現捐獻器官卡。

雪梨聖文山醫院腦科部門，在張任謙大夫生前主理下，名揚世界，技術領先各國。白菊昏迷三天後，腦內湧血，若不及時手術將危殆；而藍竹也在第三天不治。

腦科醫生們緊急會議後，通過爲白菊手術換腦；將剛往生的藍竹腦漿更換給白菊。過了十多小時，此項破天荒的大手術成功了。

兩天後白菊從加護室推出轉到療養病房，開眼一陣迷茫，見到的都是以前芳鄰，好姐妹的家人？自己親人竟都不在。

她合十爲禮，輕聲的說：

「阿彌陀佛!感謝菩薩保佑，我居然沒事，其他人都平安吧？白牧師呢？白伯母，謝謝妳來看我。」

「阿菊，妳就是白牧師啊!妳怎麼念起佛號？」白太太一臉驚訝，對女兒反常之態感到擔心。

「白伯母，我是藍竹，妳認錯人了；我爸媽呢？爲什麼沒來？」

「可憐的孩子，我就是媽媽，妳摔壞腦筋了；上帝保佑，總比死去的藍竹幸運。」

「阿彌陀佛!藍竹在妳面前呵，白伯母、妳回去吧。」

半個月後、情況依然；白府辦好出院手續，帶白菊回家，面向閨房化妝桌前大鏡，鏡中人明明就是白牧師。可她言行舉止動作，和昔日大相徑庭。最爲可怕的是她堅持茹素、念佛號，能背誦心經。對牧師職守全拋到九天雲外，根本就是以前的藍竹。

教會再也不承認一位只會念佛經的「牧師」，沒人明白，走過鬼門關的白菊，竟然變成了藍竹？

覆診時、爲她操刀換腦的主任醫生解釋:「爲了讓一人存活，只好換腦，妳的身體借給藍竹，一個肉體是藏著兩個生命。」

“白菊”從此兩家往來，剎時間，多出了另一家的親人、 、 、 。

二零零七年元月十八日于雪梨達令港 Oaks 酒店

隱 形

常笑身材壯碩，五官端正卻不拘言笑，與他的姓名是有點不實；無論是誰，總想不到他會有個外號叫“科學怪人”。因爲他腦中所思所想，若非飛航宇宙就是穿越時光，家中到處擺滿各色各種瓶瓶罐罐，以及頗難明白的儀器。

許多怪念頭會忽然湧現，他總是急不及待的將唯有他才信的想法輸入電腦，也搜索天下各類有關科學訊息網站。因而、對於科學話題，友輩中無出其右者。

真正的科學家大都對玄學、鬼魂、神迹存疑，常笑卻全相信，他認爲四度五度空間以及黑洞並不因肉眼難見而不存

在。與他見面，滔滔不絕的全是匪夷所思的怪論，久而久之，大家皆怕與他相處，以免耳朵受罪。

他在看過科幻影片“隱形人”後，心儀不已，從此專心一意要試驗隱形妙法，只要成功了，他將可以為所欲為。當然、最因難的是如何解決不留足印，影片中那位笨瓜隱形人就死在足印下，前車可鑒，這點令他耿耿於懷。

常太太不堪良人將她的身體做為實驗，也無法忍受不務正業的丈夫整日瘋癲的行為，終於琵琶別抱。常笑並不介懷，心中想著一旦隱形成功，天下美女都可任挑選，舊的不走、新的不來嘛。

經過年餘研究和反復試驗，隱形藥幾近大功告成。那天、常笑將多類藥劑混合吞飲，一陣天旋地轉，頭昏難當，彷彿醉酒般，腳步浮動。

面向大鏡一照，意外發現已無身影？常笑先是一驚，左盼右顧，證實鏡中無影；繼而哈哈大笑，笑聲清晰爽朗，有聲無影，隱形術終於成功了。

同座公寓美女甘香，雲英未嫁，往昔對他不假辭色，常笑想起就氣；立即遁進她閨房，本想一親芳唇。不意、卻見

到平時端莊佳麗正與人遊巫山、淫浪呻吟。常笑一時忘了經已隱形，非禮勿視，趕快轉身離去。

麻將聲揚、門開處，他步入內，張三李四王五和六姑邊搓牌邊笑談，他們都是社團僑領，正在攻擊甲會長貪污，又說丁主席中飽私囊、再來是丙財政已陷囹圄，原來社團竟然藏汙納垢，常笑慶倖自己從不參加僑團組織。

右邊芳鄰是古老師、平素對他極關懷；他輕推木門本想打個招呼。正碰上古老師對老伴說：「科學怪人整日瘋癲，難怪老婆會紅杏出牆。」

「活該！幸好離婚，不然、他的綠帽可大頂呢。」古太太話未完，左頰忽被刮了一巴掌，掌印留痕，嚇得疑神疑鬼。

常笑悶悶不樂、沒想到一旦會隱形，就見了不該見的事，聽了不該聽的話，知悉了不少道貌岸然的僑領們真面目。紅塵男女，竟都挂著面具掩飾其本來面目，真可怕呢。

回到家，他對能隱形之事，再不感興趣；雄心壯志剎那間蕩然無存，躺在床上，想還原回來做個平常人。可是、他沒想到發明了「隱形術」後，竟不知「還原術」是另類高深科技，心急隱形，如今卻再無法現身了，整天如遊魂般東飄西浮。

常笑再沒人見過，彷彿人間蒸發，對他失蹤事，流傳多種版本，以訛傳訛後，漸漸也如一池春水，不再揚波、 、 、 、 、 。

二零零七年元月十六日于雪梨達令港 Oaks 酒店

。

古 玉

認識古玉、後來才知那是我的宿命，她本來是我上門家教的學生的單親媽媽；一位事業心重的知名女強人，活躍在僑團社交圈子裏。俗語說「寡婦門前是非多」，正應了這位風姿綽約笑容誘人的女人身上。

爲她獨子古豪補習功課，閒談時點滴知道了古玉在天門安事件前的出國潮時隻身來澳洲，爲了居留而再嫁給老她十多歲的洋人，酒鬼丈夫遊手好閒，沒幾年忍受不了而離婚收場。

風韻猶存的單身女人，蜂蝶繚繞不在話下，寂寞孤獨時難免對異性動心，因而、招惹了不少是是非非。兒子古豪整天都難得與忙於生計和酬酢的媽媽見面。

對母親放棄國內的父親，心底就存下芥蒂，再被洋後父虐待，母親身旁的異性不斷更換，他的不滿日暫積壓，心理因自己不像那些有個美滿家庭同學那樣而自悲，漸漸形成內向及寡言的性格。

偶然在家教後，遇到古玉在家，她總熱情洋溢的又是茶又是點心的捧出來招待我，先是談談古豪的功課，熟了再涉及個人生活，進而事時新聞、文學音樂藝術都能侃侃而談。驚訝於她的才情後，也不知是被她那甜甜的聲音吸引或是被她誘人的笑姿所惑，更多的該是被她豐富的學養和人生經歷所感動。只要她在，教完課我真不捨得離去，能和她聊天，對著那張風霜盈溢、我見猶憐的美容顏，我的心我的靈竟如中蠱般難於自製了。

我有個完美的家庭，二十多年的婚姻生活，無波無浪，夫妻都要完成人生使命，把幾個子女帶大，等將來含貽弄孫之樂的日子，於願已足。家教是半退休後不想太過空閒而打發時間，和學生在一起，是我最快樂的時光。而古豪的少年老成，那份憂鬱多愁的臉容，使我因同情而好奇，再而捲進了絕無想到的「秋之戀」。

每周有個晚上，不知是有意或無意，古玉總會留在家中等我上完課，就和我一起閒談；古豪初始還呆在廳裏，後來因對我們的話題不感興趣，補習完便回房間；無形中解除了

我爲人師表的面具，對古玉的注視也漸漸難於控制，心與心如此這般的交流，從靈開始互相感應，而古玉早知我是有婦之夫，對我再三表白，不會再惹禍上身了。

女人的話，是可能變非，所謂欲拒還迎；本來以爲心靈有了默契，進一步自是身體接觸，可沒想到她對我，完全視爲知己那類，目的是有個豐碩學問的男人陪著打發寂寞的時光而已，再不肯與我越軌。

長久的夫妻關係、太太對我完全信任，說實在，所有親朋都讚美我的大福氣，說能有如此賢慧妻子是幾生修到？因此、我每次從古玉處回家，面對太太時，往往有犯罪之感，可又無法擺脫心中對古玉的非份之想。

多年來、每周一晚是古玉要到城裏辦公、她去火車站時，正好是我教完古豪，本想送她去車站，但午夜回程，她是無法步行回家。爲了能多陪她，我就尾隨她車後，到那個東南區線上的火車站，小站月臺，乘客不多，未到八時已寂靜無人。

「岩老師，快回去」古玉微笑趕我走。

情到濃時我失魂落魄，只想親近她，多接近她，多瞧瞧她，明知如此苦愛，總難開花結果。古玉若即若離，讓我摟

摟抱抱，卻連個吻也堅拒，說因不想我身敗名裂，不願我後悔，她也非壞女人，希望我尊重她和瞭解她的苦衷。

那夜下雨，她披上紅色外套，在月臺木椅上忙著打手機，我見無人、偷襲似的在她臉頰印下個深情的吻。她回眸生嬌，笑著趕我離去，免被人瞧到引起婚變。我癡癡的望著她，柔情無限，如何肯先走？等火車進站，見她踏入空車廂，在玻璃窗前淺笑揮手，我的心彷彿被她牽扯隨她而去，失魂似的追著開動的火車，直到火車消失在視線外、、、、

想著她、我迷茫中橫過鐵軌，另一部特快班車馳來，然後、我竟再也沒有回家了。

夜夜、我必在月臺等古玉，那份愛濃得化不開，每周瞧到她一次，可惜、她並不知道，我的眸光一直追隨著她婀娜多姿的背影。

太太百思難明，我的屍體為何會橫躺在小城火車站月臺下的鐵軌、、、、、、、。

二零零五年九月三十日於墨爾本。

籃子

白康求學時、是極受女同學歡迎的一個男生，不但功課好，且熱心幫人，參加童軍團，組織讀書會，很有號召力。他的數學及化學練習簿又經常被同學們傳閱，借到的人，包括前排那位被稱為班花的籃子。

她腆顏羞赧少言詞，是班上十多位女同學中最文靜的，冷酷的神色，讓男生多不敢招惹；看著白康成為女同學們經常談論的白馬王子，反而令她避之唯恐不及。

那些練習簿是身旁的愛玲轉借，愛玲這小妮子老將白康挂在口上，彷彿他早拜在她石榴裙下。有關白康的種種幾乎都從她口中得知，時日一久、籃子有意無意間在和愛玲傾談中，往往不覺將話題轉到白康。正投其所好，愛玲侃侃而談、知無不言言無不盡。

女生們最好奇的是想確認白康的物件是誰？但總無法如願，他從沒被發現單獨與異性相處。籃子心中已泛起了漣漪、無論在過道或校園操場，相遇時必微笑示好；白康一視同仁的對待著這位平時冷如冰的學姐，也不多想，為何學姐對他更改態度？

籃子少女情懷如詩似夢，心中的王子終於出現，愛遠遠的偷望他的側影；他近在咫尺也會無端的思念。還算術薄時、大膽與他傾談，平易近人的白康來者不拒，並不知她一顆心經已將他印上。

畢業後、勞燕分飛。兵禍連年的印支三邦，無數青年的出路，要不是從軍就是遠離故土，再不就是為避軍役而四處躲藏，過著不見天日的非人生活。無論那一類，都不宜成婚。因此、後方適婚女性極多，不少成了外嫁新娘。

籃子一心在等，要等白康開口，非君不嫁，難道這心意他故作不知？兵荒戰亂裏，那晚、兩人終於會面，沿著小路推著單車，默默的漫步，平常多話的白康，居然有點不知所措的樣子。

連吻別也沒有，籃子的白馬王子就在黑夜中消失了；彷彿人間蒸發似的，再無音訊。日子依然要過，歲月無情，女大不中留，婚姻也是女人必經之途。不嫁也得嫁，籃子成為人妻後，白康的影子，時不時顯現夢境，惹來絲絲惆緒。隨著女兒的誕生，漸漸淡忘了那段刻骨的思念。

越戰結束，籃子又想起了生死未卜的白康，明知縱然故人無恙，一切也太遲了；但那顆死去的心，不知如何竟因和平而蘇醒。

淪陷的日子越來越難過，夫婿帶同籃子母女跟著逃亡潮，幸運怒海餘生，終被澳洲人道收容而定居墨爾本。

新鄉生活安定而寧靜，女兒學成未久就出嫁，夫君熱心宏揚中華文化及公益事，竟日不見蹤影；退休後的籃子，經常回憶原鄉陳年往事，每憶及白康，臉頰不禁泛紅。常氣惱當初那個笨瓜為何不敢吻她？多想將初吻捧獻給熱愛的他啊。

各地紛紛成立校友會，接到加州寄來校刊，急急翻查，果然找到了白康，他遠在美國東部，失蹤幾十年的故人重現，心中念著佛口，眼淚竟不覺在眼眶中滾動。

立即給他發電郵，每日守著電腦，開機查易妙，必先打開白康的來信，若一天沒有，就心緒不寧，彷彿回到初戀情懷般。

在往還的電郵中，知道白康當年偷渡不成，被拘監獄中、後強迫從軍，越戰結束前，隨美軍部隊撤去關島，再轉到加州定居。育有三個子女，還在念大學。太太是逃難時識的越南人，並非當年同學。

看傳來相片，白康經已鬢如霜，她也青春早逝；當年值得傲人的身材，D型美乳，可惜夢中人無緣欣賞，對她是終生的遺憾。

白康的電郵熱情如火，籃子越讀越開心，本來很想前往加州相會。沐浴對鏡，那身走樣的體態，已不堪入目，人老珠黃，相見徒爭煩惱。況且彼此都有個美好的家庭，錯過的情緣，有緣無份，又何必強求呢？

滿足于成爲網友，情話濃濃，在虛空中構通，只祈他生活平安幸福。彼此戰亂餘生，能再續前緣，上天賜予這份珍貴禮物，已太好了。

不意白康靜極思動，竟然不聲張的從天而降，忽然到了墨爾本，籃子接到電話，臉紅心跳，手足無措、、、、、。

二零零七年六月二十三日於無相齋。

被 告

南北越經過多年戰爭後終於國土統一，舉國騰歡慶祝和平終於來臨了。對於生活在魚米之鄉的二百余萬華裔，一九

七五年四月三十日、西貢總統府被越共坦克車長驅直入後，就注定在異鄉的炎黃子孫、悲劇宿命已拉開序幕。

文源承父業經營咖啡與茶葉生意，在越共展開清算資產買辦後；隨著全國更換錢幣，剎時間市場凋敝，人心彷徨。一向奉公守法的文源竟接到了傳票，意外成了「被告」？

令他吃驚的罪名是：「故意轉移人民財產」？傳票指定審訊地點時間。趕緊找律師，沒想到這一被視為舊社會維護資產階級的行業，早已關閉禁止運作。所有被告、不論輕重罪案、民事刑事，皆要自辯、別無它途。

他百思難解的是從沒有轉移過分文財產到任何地方或給任何人？帶著忐忑不安心情，踩著腳踏車前往法院(像征資產身份的汽車早已停用)；到達始知原是「交通銀行」舊址，越共竟然將這座華裔金融機構變成了「臨時法庭」。

門外站崗的公安木無表情，詢問處的女人睡眼惺忪，宛若整夜征戰以至身體過度虛弱，連回答的聲音也輕如蚊叫。爬上三樓(為了節省能源新政權的辦公大廈電梯多已停用)，寂靜無人的過道除了單調腳步聲外，文源彷彿是夢遊者進入了太空星球。

閉著的門無法知悉內理乾坤，他爲了準時，以免被扣上輕視法庭的罪狀，只好大膽將門推開，一道道的尋找。找到左邊第五間門外、瞧見小小一個膠牌，印著「越南人民民主共和國初級法院候審廳」，對照傳票，果然在此。

門內映眼空曠廳堂，長方桌後放了三張座椅，三杯清水滿滿的要往外瀉似的幸而沒溢出來。牆壁正中挂了胡志明的黑白相片和金星紅旗。

離桌前不遠擺了一張沒有靠背的木椅，職員查看了傳票和證件，面無表情的指著那張獨一無二的木椅，他默默的行去，坐下呆等。

比約定時間遲了半小時，在百般無奈焦慮中；文源忽見穿著土黃軍服的兩男一女、彷彿幽靈似忽然現身。接著又有一位年青女子，臨時搬進桌椅自個兒提筆書寫，像是記錄員。

女法官開腔，北方聲調，口若懸河，像被打開的答錄機，行雲流水的說：

「被告文源、男性、三十歲、巴川省出生，五官端正沒有破相。已婚有五名子女，從事咖啡、茶葉與洋酒買賣。家住十一郡平泰街，有兩部汽車、一棟四層大樓，法商銀行戶

口存款四千三百零六萬五千元，交通銀行戶口存六百二十萬七千元、保險箱一個。是否有錯？」

「沒錯。」文源頗感驚訝的是女法官對他的檔案如數家珍。

「你放在保險箱內所有黃金、鑽石、美鈔，都轉移去給誰？只要坦白，一切從寬處理。」女法官冷冷的聲音回蕩，想也不想的隨口而出，她好象早已背熟了。

「我根本沒有那些東西，那能轉移呢？」他用純正越語回應，兩個男人擡頭神色有點驚奇，想不通華裔的「被告」卻能講一口流暢越語。

「胡說，你沒有貴重的珠寶、美鈔，開設保險箱作什麼？」法官提高了半拍聲浪，顯示她的憤怒。

「我開保險箱是存放證件，如身份證、戶口紙、子女報生紙，房屋契約，生意合同；因為平泰區經常有火災。」

「你才三十歲，有那麼多錢財？肯定是非法經營、剝削人民而致富？」

「我沒有非法經營，都是合法買賣，有納稅和簿記證明。」

接下來是雙方連串對答，甚至包括了被告的私生活，是否曾與美僞集團勾結等等，已近黃昏才停止審訊。

記錄員將一紙文件呈給法官，再轉回要他簽字。上面是兩方的對答，文源細心詳讀後才落筆。

女法官命他起立，聆聽宣讀審訊後的判決書：「被告文源，非法經商剝削勞苦人民致富；轉移財產有待深入調查。汽車、店鋪、銀行存款全凍結，不得買賣及轉讓，每周要向公安局報到，直至再審為止。」

文源離開法院時，心想汽車、店鋪、銀行存款，全南方人民都被凍結了，何獨是他呢？此後他定時到公安局，翌年奔向怒海，才擺脫了「被告」的陰影。

二零零七年九月十三日墨爾本無相齋。

戰 火

幹將波其實單名波、幹將是少有的複姓，朋友都叫他阿波；個子不高，身材瘦削、若在未頒總動員令前，是不符從軍標準。但如今全國壯丁由十八歲到四十五，只要能行走又沒眼瞎，皆一律要入伍。

阿波在一次午夜查戶口時被送進「光中三號受訓營」，十二周後速成結業，被調到第三軍區廿二師團第七步兵旅，駐防越柬邊境附近的小鎮鵝油郡，這個座落在一號國道旁的城市，白天市集繁華熱鬧，看不出是經年飽受戰火蹂躪。

阿波與戰友混熟後，才知那麼多貨品是被邊界商家大量採購，再轉手賣到柬埔寨；邊防官軍也明知不少貨物總會落在扮成商人的越共手上，也無法可想。

負責防守軍營的阿波，和同袍輪流值班，從軍後除了受訓學習開槍拆槍外，再沒有上膛射擊過。對於令南方軍民間風喪膽的越共，究竟是何長相？是否三頭六臂倒使他心中充滿好奇。

站崗每三小時換班，白天還能望望藍天白雲和耕地上的農民，晚上就很無聊；又得打起十二分精神，因為越共多是等天黑後才出沒。

戊申年春節(1968)，爲了讓軍民慶祝新年、交戰雙方協定停火一周，由除夕起先效。南方各城市人民莫不浸沈在節日的興奮忙碌中，軍隊視各指揮規定，讓半數部隊輪流休假，返家團聚。

阿波是留守營地的一批，要等元宵後始可回去；軍令如山，一個下士兵身不由己，唯有悶悶不樂的每天握著 M16 步槍，無奈值更。

大除夕深夜，守歲的百姓開始燃燒鞭炮，壁壁啪啪聲不絕於耳，偶而還有如雷的電光炮響聲。大年初一凌晨，正當大夥人熟睡時，這些鞭炮聲密集的在阿波軍營附近呼嘯。

然後是一片喊殺之聲，守營門的兵士大叫：「越共進攻啦，快快起來、 、 」接著營內警鈴大鳴，終於將所有士兵吵醒，大家匆匆抓起槍械，各就各位的向敵軍反擊。

來犯的共軍從四面形成了包圍火網，衝鋒槍、AK 步槍、迫擊炮齊向營地射擊；一時火光照耀，槍炮聲大作外，照明彈也已升空。田野四周人影幢幢，守軍齊發的火力反向飛射而出。

滾入戰壕內的阿波，嚇到六神無主，心慌意亂中不斷口中念佛。他緊握著 M16 自動步槍，定神後，槍口朝黑暗火舌噴吐處扣拔機，子彈銅殼連串跳出散落一地，槍口火如蛇舌，不斷的噴吐。

許許多多的槍聲炮聲和手榴彈聲串成大合奏、淒厲的呼娘喚爺聲在煙霧瀰漫裏變成呻吟，彷彿鬼嚎似的令聞者毛骨

栗然。阿波的土坑被越共炮火打中，他來不及呼喚經已昏死過去、 、 、 、 、 。

迷糊中呢喃著：「我的左手、我的左手、 、 、 、 」

「阿波!醒醒啊、又在做惡夢了？」妻子輕輕推他，他張目、習慣性的去撫摸左手，前段手臂果然空空如也。掙扎著起床，熟練的將床頭義肢、那截鋼鐵怪物扣上左臂。

揮不去的那場夢魘，幾十年來經常侵襲，令他不得安寧；其實越戰經已結束三十幾年了，戊申春節越共大進攻也已近四十年前的陳年歷史了；耄耋之齡，對如煙往事，總難忘懷，而最無奈的是，厭厭夜雨，思緒就不由自主的讓時光倒流。

揉著惺忪眼皮，阿波用「鐵手」拉開窗簾，戶外、墨爾本春光明媚，花園鳥鳴啾啾，風和日麗，新鄉生活美如詩畫，四周那有什麼槍炮聲煙硝味呢？

二零零七年九月廿九日初春於墨爾本。

臉 譜

而立之年繼承了權杖，這位膚色白皙、國字臉型，眼光冷淡而笑容可掬的元首；掌權後以極其殘酷的手腕治國，文字獄方興未艾、全國充滿冤、假錯案。民營電臺、電視臺、報紙、雜誌全被查封，只剩唯一國營傳媒，再無雜音，百姓自然怨恨滿懷。

嗜好電影的元首與夫人在行宮內看完占士邦影片後，憂慮不已；擔心國內若有占士邦般身手者，終難保安全。忽發奇想，以防患未然；翌日召集內閣近親，成立專組研製與他五官完全相同的臉譜。

未久、傳媒發出招募衛士廣告，條件優厚，應徵者要身高一米七、國字臉、膚白，年在三十以下未婚者。由於失業衆多，消息廣傳，截止日竟有多達數百申請表寄至國務院人事處。

經過多次面試、考核，有十五人入選。元首多次觀察專家培訓，半年後這班衛士成功被錄用。

他們都住在元首府內，錦衣肉食享之不盡；可人人皆要忘了自己姓名，五官已經由專家為其配上臉譜，照鏡時才驚覺竟與元首容貌相同，甚至舉止也一樣。

那天集合，元首也廁身其中，夫人到達，瞠目結舌不知所措；漫步檢驗，無法分出何者為其夫君？元首滿意大笑，為其成功創舉而開心不已。

民不聊生以至民怨沸騰、視死如歸的義士紛紛挺身而出，為救國救民於水火而學習荊軻。等待元首出巡或參加慶典，公開露面時，是最好時機。

元首車隊經過鬧市、森嚴警戒中，忽聞刺耳槍聲；元首座車玻璃碎裂，一眾隨從驚呼，後座血液四溢。車隊轉向而去，當日傳言元首被刺客狙擊一槍而歿。

正當不少市民額手稱慶，豈知全國新聞廣播，元首發表告同胞書的鏡頭已出現在電視畫面上。市區原本的興奮氣氛一掃而光，代之的是一片沈默歎息。

追查殺手全面開展，舉國風聲鶴唳，不知又增加了多少冤案冤魂了？

元旦、行宮廣場集合了成千上萬的人民，聆聽元首賀歲文告；樓頭露臺元首微笑的向群眾揮手，市民鼓掌歡呼，一片國泰民安升平景象。令來訪的鄰國總統夫婦深受感動，始知對元首苛待人民只是傳言？

國歌聲中國旗徐徐升上，忽而自動步槍破空呼嘯；露臺一片混亂，元首應聲倒下。夫人一臉驚慌，等眾侍衛一起扶著元首屍體離去，她才趕回行宮內，經過重重關卡，到密室、見到夫君才安心。

電視鏡頭再出現了元首的笑容，幾年來前後多次的行刺，令所有義士驚訝的是，這位殘暴統治者比九命貓更幸運，狙擊者明明命中目標，然而、事後都變成錯殺，而至功虧一簣。

國慶大典、元首走在大堆內閣成員中，再次在行宮禮台露面致詞；歡呼、鼓掌、彩旗搖動，場面熱鬧。禮成時、槍聲大作，多位內閣成員倒地，元首也被幾顆子彈射殺，當場死亡。

那晚、悲傷的夫人一如往常回到寢室，卻見夫君無恙？心中忐忑不安，因為早前被刺身亡的人，曾和她耳語，明明是她夫君啊？難道那位化身竟連聲音也學到和她夫君完全一樣，連她也難分真假？

夫人爲了求證，摟抱元首時，像以前般用手指在他耳後輕輕撕扯，若是她夫君，丈夫便會發笑。可令她萬分驚嚇的是，臉譜隨手被拉開，眼前是張蒼白無血的英俊五官，不由分說的強吻她。她掙扎推開，生氣的怒責：

「大膽狂徒，找死嗎？元首呢？」

「夫人、我就是元首了。今天刺殺是我策劃，那暴君罪有應得。我會善待妳的，因為妳還是元首夫人、 、 、」
國慶日被刺殺的有九位元首親密戰友，傳說元首也死，但竟是謠言而已。

偉大的元首又在螢光幕上和夫人親蜜的接見外賓。令人民百思難解，元首好象轉性了，變成另一個人似的；仁慈和藹，再沒有苛待老百姓了、 、 、 、。

二零零七年八月十九日於墨爾本無相齋。

比翼鳥

認識陳豪是在象棋大賽後，對他的棋藝我輸得心服口服。他帶著眼鏡、身材修長，外表嚴肅卻斯文有禮，行將六十的人，保養得好，倒像才過不惑之年。

那天比賽，身旁的女人寸步不離，時而捧茶時而遞紙巾，對他無微不至的關懷，令我這個剛離婚的男人，羨慕不已。心想若妻子有她一半好，我也捨不得和她分手。

陳豪兒孫滿堂，提前退休後，全心投入研究象棋。不論出國旅遊、社交應酬或參賽，無論到那裏，必定和夫人一起，真是形影不離的好夫妻。

陳太太有個洋名叫朱莉，雖是半老除娘，因為養尊處優，也實在猜不出年齡。她總是展現一臉淺笑，給人溫柔賢慧的印象。

每次打電話找陳豪，都要用手機，他家的電話經常因子女用電腦而占線。接聽者永遠是朱莉，熟稔後、朱莉早已辨認到我的聲音，也沒多問就將電話交給陳豪。無非是相約見見面，喝頓茶或下幾盤棋。

那天因為好奇，試著問他要手機電話，他卻神色自若的望望身旁的太太說：「我們只有一個手機，太太是我的秘書，沒必要多買一個電話。」

「老陳，你們真的太恩愛了，簡直就像天上的比翼鳥，出雙入對，實在少有。」我由衷的讚美。

「那裏那裏，都老夫老妻了，只是習慣吧了。」朱莉笑笑的回應。

陳豪也展顏，眼睛凝望我，彷彿有萬語千言，卻硬在喉頭，半句也吐不出來。

很想和他單獨傾談，可從來無法如願；因為朱莉就像是他的影子，無處不在。那日、接到他主動來電，心中一喜，終可和他私約到外聊聊天了。

「老陳、後天到史賓威焜煌喝茶，我去接你。」

感覺到他在猶豫，十數秒後居然也應承。放下電話，想著後天該如何和他單獨傾談？對自己這份過度熱心？不禁臉紅。

兩天後、準時到達陳府，按鈴、門開處，朱莉婀娜的身影先出現，隨著說：「黃先生、請飲茶也該有我份吧？」陳豪尾隨太太，為她開門，論不到我插嘴，朱莉經已在車後座了。

當天在酒樓、等到朱莉隻身離座去洗手間，我趕緊問：「老陳，嫂夫人好象看管你看得太緊了吧？為什麼？」

「沒什麼，是我下錯了一步棋，滿盤皆落索。唉！老尚風流，真是自作孽不可恕。」陳豪苦笑的說，再長長的歎了口氣。

「想不到老兄是風流才子啊，原來如此；還以為你們像比翼鳥呢！」講完，我望著剛從洗手間回座的朱莉，竟對自己離婚的決定有說不出的慶倖，獨身真好啊。

我的好奇心終於在和陳豪快速的對話中得到滿足，那餐茶聚，至少讓我感到當初和太太分手是做對了。

是日、陳豪夫妻回到墨爾本東區東卡士特市郊的豪宅，深深庭園被林陰圍繞，整日鳥語花香。沒事時，陳豪愛到後園觀看爭食無花果的鳥雀，也自得其樂。

後園最近常飛來一對比翼鳥，陳豪生氣的抓起小石狠狠地扔去，那對受驚的鳥急急振翅、比翼雙飛，再也不見蹤影。

不意扔石塊時竟被太太在他身後瞧見，她瞪眼說：「比翼鳥礙你嗎？非要趕走牠們。」

陳豪皮笑肉不笑的望著太太，無言的轉身回屋內，朱莉搖搖首，也緊緊跟著丈夫進去、 、 、 、 、 、 。

二零零六年十一月廿三日於墨爾本無相齋。

四兩命

木森和木林是哥兒倆，木森大三歲，兩兄弟身材肥瘦高矮並無多大分別；但性格卻很不同，老大悲觀弟弟樂觀，與之交往，若不知情很難相信他們是昆仲。

哥兒倆在原居地打拼天下，知天命之年後爲了兒孫的幸福，決定舉家移民澳洲；難得的都能拋下一切，這要歸功木林的說服力，才能讓凡事往壞處想的老大動心。

木森提早退休移澳後，很重視對身體的保養，每天清晨散步半小時，回來後打完太極，才進早點。咖啡用代糖、喝脫脂鮮奶，乳酪也選用低脂類，食黑麵包、麥片、用不加色素和無糖份原味果醬。擺在餐桌上的還有 **Centrum Silver** 多種混合維他命片、**Caltrate** 鈣片、**Nature Made 500mg** 的維他命 C、蜂皇精、魚肝油等，都是在早餐後吞服。

聽說游泳能增進健康、就每周數次駕車前往室內泳池，在溫水中運動；再泡桑拿浴然後高溫焗一身汗，其爽無比。

他從不抽煙，晚餐喝半杯紅酒，說可以防心臟心肌多種疾病；還要太太專爲他燒糙米飯，據傳常食糙米可以百病不侵也？

也不知是否墨爾本的怪天氣，秋冬時木森左腿關節便作痛，上下樓梯要按著扶手，醫生給他開了 Celebrex 200mg 的藥片，果然未久風濕就好了。可是沒想到又惹上了胃痛，唯有往見家庭醫生再轉專醫，又是照 X 光又驗血驗尿，能驗的心肝肺腑都要醫生為他檢驗，結果血糖、血壓、血脂、膽固醇、體重樣樣都正常。

木森心裏自是高興萬分，每見到木林，都把他的保健心得介紹給弟弟，他將自己上述的生活起居飲食習慣，如數家珍的陳說；並苦口婆心的要木林學他，每天大清早去散步、打太極、再去游泳、泡桑拿、焗汗等等，什麼好處都說得一清二楚了，可木林就是泥牛般不為所動，還反問他：

「大哥，要我像你那麼辛苦，活得那麼累，我才不希罕長命百歲呢！」

「起碼你也要戒酒戒煙啊？」

「你真是不可藥救的悲觀者，我正和你相反；不享受人生，為什麼要做人呢？我喝酒抽煙打打四方城、大魚大肉龍蝦螃蟹、霜淇淋蛋糕甜品樣樣美味都食。才沒恒心天天散步游泳，澳洲的營養已夠豐富，更不必花錢去買那麼多維他命和蜂皇精，我覺得你是在受罪呢。我都快六十了，你大我三歲，六十二了吧，何必把生活弄得那麼緊張，大哥，學學我

吧，多快樂呢！」木林滔滔不絕，停了一陣子，忽然再往下講：「是了，大嫂還說你天天出門時都要含幾片洋參，真的嗎？」

「是啊，提神又補氣，洋參益壽，有何不好？」木森又想推銷他的養生術，哥兒倆話不投機，木林笑嘻嘻的丟下一句：

「大哥，你明知我是四兩命的人，你不要再費唇舌啦！」

弟弟走後，木森想不通四兩命和自己先前推銷養生的話有何轆轤？他一向不迷信，總認為老二走火入魔，拿健康開玩笑。那天到老二家，無意在書架上發現了一本「通勝」，翻到稱骨歌上，四兩命條目印著：

「平生之祿是綿長、件件心中自主張、前面風霜都受過、後來必定享安康。」

終於明白弟弟是「件件心中自主張」，從小到大果真是他的寫照，自己不禁啞然失笑，這個愛自作主張的人，向他說教無疑對牛彈琴了。

哥兒倆各有各忙，除了節日才會見見面，從那次後，木森也不再規勸弟弟，以免傷了手足情。

時光匆匆、一年後某夜，木森在全無徵兆下忽然心血管爆裂，救傷車載入醫院，搶救無效而逝世，享年六十三。

木林在靈堂前向哥哥拜祭時，望著木森的遺照，百感交集，喃喃自語的說：「大哥，你活得真夠累啊，安息吧!、、、、」

二零零四年十一月十三日於墨爾本。

金秘書

金弛是東北人，體態豐盈婀娜多姿，算得上是美人胚子，隨著留學大潮隻身來到澳洲，通過學店的簽證，半工半讀。因為祖母曾當過某將軍的秘書，母親也是秘書出身，一直是市長的得力助手，亦因此關係她才順利拿到離境許可。

通不過大學入學試，爲了不想做粗活，她轉到了墨爾本工專報讀秘書課程。也算是繼承外婆和母親的衣鉢。

她輕顰淺笑時，五官盈滿了甜味，石榴裙下不乏蜂蝶繚繞，熱情如火的洋人更是今天送花明日送禮；金弛卻面面俱圓，一一周旋，大小禮物照收，要在那堆追求者中慢慢挑選金龜婿。

秘書課程修完後，她很快找到了工作，在一家華人經營的入口公司任職，老闆卜成才事業心重，年近不惑尚未成婚。當面試時，見到金弛的剎那，他心中一動，宛若觸電，幾乎不必多加測試便已談妥條件。

上班後金弛發揮了所學專業，小小的入口公司，對她來說真是勝任有餘。但一念及同是秘書，祖母的上司是將軍，媽媽是市長的助手；自己卻那麼無用，只是商人的職員，真是每下愈況，心中多少有點不是滋味的感覺。

有謂近水樓臺先得月，卜成才自從聘請了這個美豔多才的秘書，到辦公室再無往昔般懶洋洋；反之是精神飽滿，對秘書輕聲細語，彷彿怕小姐芳心不喜似的，女性天生的第六感，早已嗅覺到老闆的心思了。

她不動聲色，工作盡力完成，六個月後才開口說明要公司為她辦工作簽證，卜老闆爽快的為她加簽了一年期。

卜成才因為樂善好施，大小社團莫不爭相邀請他為名譽顧問，請柬往往寫上了先生夫人，使他哭笑不得。而金秘書在回復那些團體時，乖巧的說明只有卜先生一人赴約。

未久，在一些重大慶典的雞尾酒會上，大家對卜成才董事長身旁的女伴刮目相看，經過猜測探詢，才知是他的秘書。

卜成才終於應允出任維州一個華裔社團的領導，成爲衆多芝麻綠豆會的會長之一。但他比別的會長出色的是，開會時，會議記錄是會中秘書在動手；他身邊卻靜靜的坐著私人秘書，或看書或開著手提電腦在上網，彷彿是透明人，一點也不影響大家。

「卜會長，您別忘了下周三移民局的招待會。」散會時外務副會長提醒的說。

「金秘書，請把黃副會長的提示記下來。」卜成才溫柔的向金秘書說。

「是的、卜先生。」金秘書拿出電子記事簿立即輸入。

「卜會長，還有維州華文作家協會的新書發行禮，訂在四月二十四日下午，這是請帖。」副會長又拿出了邀柬。

金秘書不等指示已代接下，並且輸入了電子記事簿。理事們對於卜會長擁有如此漂亮能幹的秘書，大家都非常羨慕，未幾在僑社已傳爲佳話。

金秘書的出色表現被傳頌後，不少團體都要來邀她參加，但先後被她婉拒。爲了卜成才的業務關係，在老闆的要求下，

沙發鄰座那位從外表猜不出年齡的女士，時不時在有意無意間拋來個微笑；風韻猶存的女人定有顆寂寞的心吧？真有「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之歎，也許因此對她就生起了份好感？

剛才同一賭桌，和她已不算陌生了；離婚後單身男人又正值壯年，總有性需要。解決法不外再找個情人，一時不能如願，偶而就在皇冠賭場內的大酒店、要侍應生電召個女郎。那種純粹交易的服務，假到在清醒時是會倒盡胃口；幸而往往是在七分微醺中上床，過後經常連那應召女郎的樣貌也記不起了。

「先生、剛才承你關照，我才轉輸為贏，真是謝謝。我叫妮可、新加坡人。」

「不謝、我是西門發；起個好名在這種地方就容易發呢，是嗎？」我舉杯，她也展顏回敬。

「西門先生，從那兒來玩的？」

「我幾年前從臺灣移民來墨爾本定居；半年前離婚，洋房也被那婆娘占去了。哈，妳知道嗎，我算是無家可歸了。」

「來、敬你一杯，西門先生、爲我們同是被拋棄而乾杯！」妮可親切而自動的靠近我身邊，酒氣蓋過了女人的脂粉味，我也如此吧，哈!、、、、

早已聽聞了西方國家存在著浪漫的「一夜情」，男女相遇，合眼緣又寂寞時，勝過找那些「雞啊鴨啊」的買賣服務。這種你情我願的男女遊戲，不必花錢又浪漫，彼此有緣也許還會成就一段婚姻，當然那是後話了。

也不知誰先開口，反正酒意中我們就回到賭場中那六星級酒店，我每次贏錢，都會住上幾天享受，積分多了有時也被賭場免費招待。

本想和她鴛鴦浴，但妮可卻害羞似的聲明不慣，爲了尊重女人，我只好抽煙、耐心的躺在大床上等待。

以爲她會赤裸的出來，可以先欣賞她美麗的胴體，可是卻包裹著大浴巾，她順手將房燈調到最暗淡，只隱約可見她的人影。躺上床後拋落毛巾，人已在被單內緊密相擁了。

兩個性饑渴的中年男女，急不及待的以最快的速度吃完了「大餐」後，什麼前戲後戲那些醉人情調通通是年青人的玩意；反正妮可左閃右避，有點酒意的我也無法太計較，能試到一夜情，已很高興了呢。至於那女人身段是否玲瓏、乳

房是否漲滿?有無彈性?彷彿是和有?也不太記得了，又不是要娶來做老婆?

過後妮可又進去清洗，拖拖拉拉再到床上和我相擁而睡。我再遲眠也習慣早起，天才亮便輕輕起床，到浴室梳理；爲了漱口，除去用張紙巾包緊的杯子，訝異的驚見杯中兩排雪白的假牙互相擠迫，像對我冷笑。這一驚真把宿醉全嚇醒了；難怪她的牙齒那麼潔淨整齊美觀，又不是老太婆，爲何整口都是假牙呢?

更吃驚的是，浴缸衣架挂上的褻衣，勾著杯形的假奶被大乳罩包著，怪不得在外衣的襯托下看起來有飽滿之感，而昨晚她那麼堅持不肯共浴又老是閃躲不讓我撫摸，原來如此。

重進臥室、在晨曦中又瞧見枕頭上、脫下的那頭烏黑假髮整個斜靠著，而妮可的兩鬢竟是灰白、頭髮也稀疏到不成樣子，不用假髮真出不了門呢。

百思不明，中年女人何故老化至此?好奇心驅使下，我悄悄的打開她放在臺上的手袋，抽出那本護照，果然是新加坡人沒錯，出生年卻印著 **1945**。

天啊!我首次的一夜情，遇到的竟是如此不堪的老太婆?我漲紅著臉忽忽逃亡似的跑離酒店，雅拉河畔的晨光照面，朝陽彷彿對我嘲笑的眨眼、、、

二零零五年九月四日父親節于墨爾本無相齋。

狐狸精

阿磊真的姓阿，這個姓氏很易被人混淆，以為是親昵稱呼，在小名加上個「阿」字，比如阿強、阿國、阿明、阿花等等。

母親給她起的名字，是要她將來做個「光明磊落」的人，所以單名叫「磊」。她長得如出水芙蓉、一張瓜子臉配上了對靈敏的眼睛，外貌清美、性格活潑好動。從小因為難得與父親相處，母親過份溺愛，任由她胡鬧使性子，也不打罵，久而久之，便養成了小姐脾氣。

最近忽然變了個人似的，寧靜安定，見人滿臉挂笑，無人時、更自對鏡子左顧右盼，時而歡歡喜喜，時而愁眉難展。

正所謂“十月芥菜”，懷春少女本來就如此，只是當事人往往身在霧中，患得患失而不自知。冷眼旁觀的阿太太，對這個獨生寶貝女兒的變化，令她有點無所適從。

那天難得女兒呆在家中和她共用晚飯，便試探著問：「阿磊，妳是不是有了男朋友？」

阿磊臉上泛紅，忸怩的說：「媽！妳怎會知道？」

「能做妳媽媽，生妳養妳，對妳言行，媽還不清楚嗎？什麼時候帶他回來讓媽認識。」

「還早嘛，才交往了一年，也不知人家對我是否真心？」

「有機會最好帶回家，讓媽見見，給妳點意見，好嗎？」

「那麼快見家長，會嚇到他的，遲些日子吧，等耶誕節前再安排。」

「還要半年那麼久？唉！媽都依妳好了。」

半年快樂的時光易過，轉眼佳節即在眼前，阿太太沒忘了女兒的話。正想舊事重提，但近來阿磊一改早出晚歸的習慣，幾乎愁容滿臉的落落寡歡，整日呆在閨房中。那天、實在忍不住，阿太太推開女兒的房門，見她正在撕碎一疊信。

「乖女兒，發生了什麼事？妳別激動，慢慢對媽講。」

「媽!戈輝那混蛋不是人，他被狐狸精迷上，再不要我了，哇!、 、 、 」

阿磊壓抑在心中的秘密被母親識破，對被男友遺棄的不憤，如山洪暴發，伏在媽媽的肩膀上盡情發泄。

「對那種沒良心的負心人不必難過，早知更好，可免將來後悔呢!」阿太太安慰著女兒。

「不!媽，我要找他算帳，妳陪我去，好不好？」

「好!讓我們去罵罵那個負心漢，為妳出口氣。」愛女心切的阿太太，看到阿磊如此傷心，也忍不住要為女兒討回公道。

第二天黃昏，母女駕車按址找到博士山戈輝的住家，阿磊也從沒到過他家，以前約會都在海灘、公園或影院及餐廳，因而、找了好一陣子，才在半山區的小街找到那所平房。

按鈴、應門的是位風姿綽約的女士，身旁還有個三、四歲的天真美麗小女孩，睜著對黑眼睛好奇的望著兩位不速之客。

「請問戈輝先生在家嗎？」阿太太頗感意外的問。

「他還沒下班呢，太太，請問有什麼事找我先生？」

「什麼？妳是戈輝太太？」阿磊臉色發青、手腳冰冷，驚訝的面對著這只被她咀咒過無數次的「狐狸精」。

「是啊！」她略側身對小女兒說：「戈玲，快叫阿姨。要不要進來等，我先生大概會晚點才回來。」

「對不起！我們改日再來。打擾了、戈太太。」阿太太臉紅的挽起阿磊的冰冷之手，返身落荒的離開、 、 、 、 。

二零零六年十二月十五日於無相齋。

水教授

「吹皺一池春水！」這句話是水教授的口頭禪，體態瘦長略顯憔悴的中年人，打著一條歪歪斜斜的領帶，手提公事袋，往來匆匆，總給人一種忙得不可開交的印象。

其實，水教授千真萬確是姓水，在萬家姓中排行 946 位，949 位才是孔夫子的尊姓「孔」字呢！（注）

水教授早年在雪梨圖書館開班傳授書畫，學生泰半是未成年的黃皮香蕉；近幾年來因為西方國家興起中國熱，對中華文化充滿著敬仰及好奇的洋老先生洋老夫人們，在圖書館報告欄上讀到有專家「教授中國書畫」，便相約前往學習。

爲了生意興隆，門庭若市，縱然是在「宏揚中華文化」，也必要廣事宣傳；西方國家廣告事業發達，有目共睹。沒做廣告的企業，必定沒落，水教授深明主流社會的生存大道；因而放下自尊心，花點小錢刊發招生啓事。果然、洋學生趨之若鶩，聞名求學者日衆。

地方小報由於水教授的廣告版位要求越來越大，對這位專家自然刮目相看；身爲記者的我、於是被總編輯派去專訪水教授。

大忙人的教授，要安排時間也真不容易；恰巧他正忙於準備將他多年作品展覽，這也是社區一大事。連系上後，幸而水教授沒擺架子，約我一起在展覽開幕酒會後，順便做專訪。

開幕酒會假六星級愷悅大酒店舉行，冠蓋雲集不在話下；展覽大廳牆壁四周琳琅滿目的字畫，真讓人眼花撩亂。展出的作品不但有花草樹木，也有魚鳥、動物和山山水水。對於

我這個學過油畫的記者來說，中國書畫當然是門外漢，自難評鑒。

即席揮毫是開幕酒會的壓軸好戲，播音機適時放出了搖滾樂。但見穿著中山裝的水教授卷起長衫袖口，在地板上那張長達四尺的白紙；舉著掃帚似的大毛筆，搖擺身體在旋律中揮舞成無人讀懂的「狂草」。掌聲如雷不絕於耳，閃光燈如煙花耀眼。作為水教授的同胞，見他在洋人面前能有此風頭，也沾了不少光。

圍觀的人極多，站在我面前是兩夫婦帶著幾個兒女，小朋友正在爭論著那幅看似生風、題名為「百獸之王」的畫作：

「Teresa！妳真的認為畫的是老虎嗎？」

「Paul！我學過中文，題目說明是<老虎>，肯定沒錯。」

「根本是一隻大貓(=^ ^=)啊！不信，妳問爸爸。」

童真可愛，我左看右睇，題目是虎沒錯，畫中卻是大貓(=^ ^=)；我對水教授的畫技真的好佩服，至少比我的抽象油畫高明，是虎又是貓，真不簡單啊。

專訪時，我忽然想起有關虎貓的爭論，水教授笑著說：

「是貓是虎，吹皺一池春水嘛！**貓虎同科**，難道你當記者的也不懂嗎？」

我趕快轉換話題：「水教授，您揮毫書法爲何要像跳舞才能下筆？」

「你不覺得我的字比顏真卿、張大千和于右任都好嗎？全是音樂和舞蹈的效果。洋人都受落呢。」（接受之意。）

「水教授，最後的問題可否示知您是那家大學的教授？」

「吹皺一池春水啊！你老兄怎麼做記者的？」他沒說完，立從公事包中抽出隨身帶著的一張聘書：「你看看聘書，如假包換？」

我畢恭畢敬的接過「聘書」，是「南斯拉夫大學」頒發的藝術系「客座教授」證明。心想，「客座教授」怎能當「教授」印在名片上呢？

專訪完後，握別時，望著水教授那張疲憊的瘦臉龐，心中踟躕不已，這篇訪稿難倒了我，真不知如何向報社交差呢？唉！真是「吹皺一池春水」啊！

注：參考臺灣鬼穀子學術研究會出版、黃逢時主編「中華道統血脈延年」31頁。

二零零七年五月十二日於無相齋。

致謝詞

花嬌娘小時候隨父母從越南乘漁船到達印尼，被澳洲人道收容而移居墨爾本；那年才六歲，成長後對故園幾乎再無記憶。還能講鄉音，全靠父母在家中嚴禁說英語。

長得亭亭玉立後的嬌娘，拜倒石榴裙者大不乏人，可總無法讓她傾心；因為異性鄉人多不會生活，只顧日夜工作賺錢，追求她彷彿爲了裝點門面，找個妻子回來傳宗接代，洋化的嬌娘對這種婚姻從心底拒抗。更甚者、不少同鄉姐妹嫁後，未幾那班一丈之夫藉口回國發展，莫不包養二奶或三奶。讓她引以爲戒，發誓絕不嫁予同鄉。

在學校，經常參加各式各樣的活動，嬌娘性格外向，人緣自也極佳；她的口才，也因辯論會的比賽，多次獲獎而揚名。自然所講皆是英語，鄉人對這位自視甚高的女才子，知之不詳。

同鄉異性多次前來提親被拒，令其父母擔憂；兩老耳提面命，女大不中留，要女兒早日覓個夫婿、好讓雙親了結心願。惜事與願違，合眼緣者，多爲洋青年，何況早已決心不與鄉人締良緣。

喜歡講話的她，從社交圈中知悉，鄉人並不知其才華；苦無機會發揮，有幾次聚會，她本要侃侃而談，但用鄉音總無法暢所欲言，辭不達意，因而卻步。

人生無常，其母忽然病逝，哀痛為母辦後事；對家鄉種種風俗一知半解，白事的繁文縟節，都要靠鄉中族長協助。

她花容憔悴、傷心欲絕，念及母親未了心願而離世，格外悲慟；對治喪事又難插手，唯一要做的事，是出殯日由她代表家屬致謝詞。

殯儀館靈堂佈置全依鄉中習俗，上香者絡繹不絕；穿孝服的一眾子侄輩跪在靈側還禮，右方僧尼念經聲抑揚頓挫。

司儀英、越語介紹了死者生平後，輪到家屬致謝詞。花嬌娘一身孝衣素服，婀娜蓮步上前，手握麥克風發言，對著百多位前來吊喪的鄉親父老們，用英語開腔：

「女士先生們，感謝諸位前來向我母親辭別，我們都有一天要在這種地方舉行喪禮，是遲或早的事而已。因此、在人生的路上，男士們、千萬記住不要包二奶、包三奶，那是天理不容的事。尤其那是對女士們的不尊重，破壞家庭的和諧。幸福的婚姻是終身都要一夫一妻，不能越軌，這裏是澳

他早年在東南亞亦是富甲一方，移民來澳洲後，本想提早退休，但閑不下來的性格，總要找點事做做，好打發日子。於是東山再起，開了家貿易公司，由於大陸開放，商機無限，他便成爲澳中兩地穿梭的「愛國紅頂商家」。

適中的身材，走路急迫，人未到彷彿如有陣旋風刮至，老遠就會聽到他高分貝的聲浪；識與否都會對他刮目。小小的公司，行外之人也難明是從事何種貿易？都稱大老闆，拿到名片，才知是姓大，單名龍。因爲在商場混，久而久之，舊雨新知都以「大老闆」稱謂，喜而略其名。

想在大陸增加身價，聞說可托唐人街之鼠弄個「太平紳士」封銜；未久、果然有錢能使鬼推磨，拿到了令不知內情者羨慕不已的紳士名頭招搖，何樂而不爲呢。大老闆從此在名片上原有十餘個社團職守外，將「太平紳士」印在最上角。而且紅白二事的賀、挽詞，都不忘要加上「太平紳士」四字，唯恐讀者不知。

大老闆經常神龍見首不見尾，真是名符其實，大龍果然名不虛傳也；但人縱然沒出現，只要打開澳洲的中文報，總可以在大堆社團活動的消息中，讀到大老闆的捐款，聽說都是事先在越洋電話中答應認捐的數目。兩百元或三百元，不算太多的錢，但少數怕長計，累積下一年也要兩、三萬澳元，經已是一位小職員的年薪啦。

對大老闆的熱心公益，我心儀已久；早想爲他寫一篇專文，向讀者廣爲介紹。又因他是報社的長期廣告支援客戶，社長也樂於發表這種揚善的吹捧文字。

那晚大老闆約我到雪梨華埠東海大酒樓傾談，好完成我心願；恰巧有個廣東經貿團前來訪問，居然是大老闆邀請來的團體。我有幸敬倍末座，席間談笑風生，XO 美酒，群翅、龍蝦、青邊鮑、三刀魚等佳肴，心想這一餐少說也要千元，大老闆之有此社會地位，若無本錢真難成事也。

我總無法在衆人猜酒令中做訪問，看來此行除了享用到美味佳肴外，唯有令約時日爲他專訪了。

「各位、不醉無歸，這位是澳洲的大僑領歐陽武董事長，也是我的好朋友，真巧、歐陽董事長才從香港回來，我們真有緣啊，一起乾杯。」大老闆有幾分酒意拍著來人肩膀，親熱的說。

「大家好，多喝點啊！」歐陽武微笑的向席間的廣東鄉親招呼。然後、大老闆將他拉到櫃檯前，也不知談什麼，由於職業性的敏感，我好奇的望過去，竟然見到歐陽先生掏腰包，拿出金卡給櫃檯。

酒席尾聲時，眾廣東嘉賓都舉杯，一齊敬大老闆，同聲說：「謝謝大老闆的招待。」

幾周後，在唐人街意外碰到歐陽武董事長，他熱情的硬要請我飲，這位德高望眾的大僑領，我也向來敬重，盛情難卻，就一道去酒樓午茶。聊天中，不意歐陽武對我說：

「我那晚真倒楣，居然碰到瘟神大龍。他要求我江湖救急，說忘了銀包，要我先代他結帳，借了七百二十元；說幾天後還我，就不了了之。最氣人的是我當了老襯，大家都感謝他。這種人、居然也能混到今天？」

「歐陽先生、可能大老闆沒空呢，或一時忘了？」我瞠目結舌，真不敢相信。

「後生仔、你當記者，不知道社會上有厚黑學這種混混嗎？以後、見到都要避之則吉也。」

「、、、、、、」

後來、又聽到不少關於大老闆施展厚黑學高招江湖傳聞；對他專訪的念頭，終於打消了。

二零零七年五月十七日於墨爾本無相齋。

爭如不見

當時輕別意中人，山長水遠知何處？

高樓日盡欲黃昏，梧桐葉上瀟瀟雨。

----- 晏殊 -----

梅嫂每天清晨準時來到寺廟值日，打掃後就回到櫃檯敲打算盤，把開支帳目整理。沒有香客時，偶然讀讀舊報刊、有時也神遊太虛打發空餘時間。

發際飄霜青春早逝的梅嫂，個子適中體態清瘦，瓜子臉型依稀顯現當年風華倩影；如今卻一臉苦像，沒人知悉其內心世界。她也從不加入三姑六婆說三道四的是非堆裏，閒話也就無從落在她身上。

一對兒女早已獨立離巢，老伴往往與她相對無言，在人前卻口沫橫飛。每日早出晚歸，多年婚姻都在冷戰線上，若非爲了子女，已早早了斷這場千錯萬錯的無奈夫妻關係。

蕭波俊逸的影子，在寒夜擁衾夢回時，仍糾纏不清；那年山盟海誓，卻因戰爭日益迫近，在他家人強行安排下，要他偷渡赴港再轉去臺灣升學，一段好姻緣竟被拆散，留下的是無窮無盡的相思、、、

陰差陽錯出嫁後，千山萬水遠隔，她早已把相思深埋心底；越戰結束，苦難開始，逃奔怒海，定居澳洲。惡緣造成的夢魘日夜困擾，看到別人幸福、內心的黃蓮苦汁只有和淚吞。

這些年在廟宇內做雜務，早晚菩薩前燃香，除了祈禱一對兒女平安外，就是給千山外的夢中人祝福。也偶然興波，求菩薩安排，令她能在夢裏和他再見。但卻沒想到的觀音大士顯靈，那天奇迹竟然會出現。

星期日清早，深冬的寒氣仍未消失，廟宇寂寥，才開廟門未久，竟有數位香客伴入廟，那對男女匆匆觀望後便先行離去，只餘虔誠者對著神壇跪拜。

梅嫂垂首正在整理賬目，香客高大的身影已挪近櫃檯，耳際陌生的聲音：

「小梅，妳還好嗎？」

梅嫂手足無措的有點驚慌，這個親密的字，不知已有多少年月再無從聽聞了，而這陌生人竟然會如此出口相稱？除了他，還有誰知她少女時的小名？

梅嫂抑頭，依稀如夢，當年那張俊美少年郎的臉龐雖已不再，卻還有抹不掉的輪廓。她呆呆的望著這個陌生者，相思數十載的男人竟會驟然出現，是真是假如幻如夢？一時間竟悲從中來，多少歲月的思念，多少失眠長夜輾轉，多少辛酸頓湧，淚水已失控，淚眼迷糊中輕輕的啓唇：

「是你，怎會是你？」

「是我，一直在找妳，只想見一見妳，沒想到一晃就幾十年了。」

空氣凝結了，梅嫂挪開老花眼鏡拭幹了眼角的淚痕，幽怨的彷彿在自語：「太遲了，爲什麼、爲什麼要在幾十年後呢？」

「不遲的，能夠重逢，知道妳平安已不枉我老遠從美國趕來。」

「當年爲什麼爲什麼？你那麼狠心一走了之？」她不覺悲從中來，剪不斷理還亂的情思無時無刻的糾纏，真沒想到悠悠數十載後，在黃昏晚景才再相見。

「做爲亂世人，我們有時是很無奈的；妳和家人都好
吧？」蕭波對著那張被歲月折騰到比實在年齡更蒼老的容顏，
有點手足無措。

「子女都好，唉！一切都太遲啦！你有幾個子女？她好嗎？」
梅嫂癡癡的眸光射向他。

「我沒有結婚，那會有子女。」蕭波臉上揚起自嘲式的
微笑。

「哦！對不起，你又何苦呢！、、、」梅嫂低下頭，深
深被震撼著；絕沒想到他竟是如此的一個癡情郎，心中甜甜
濃似蜜。

「妳別誤會，不是因爲妳，而是我的生理問題；我的伴
侶是一個美國男士，我們相處得很好。」他平靜的彷彿是轉
述別人的事。

「你騙我，年青時你不是很正常嗎？」

「我一直都很正常啊！性取向不同，那能說是不正常？」

「爲什麼你不早對我說？」梅嫂心中的千般苦再次湧上，
眼前這個人竟然是她午夜夢回深心思念的情郎，如今活生生
的站在面前卻對她講，他是同性戀者？

天下有如此荒唐的事，竟發生在她的身上。

「我們分手後，再無法連系，又如何對妳說呢？何況妳早已嫁人。我找妳，只是爲了守諾言，當年盟誓我們要再見的、 、 、 、 」

梅嫂忍不住的淚水再次沿著臉頰滾落、 、 、 、 、 、 、

二零零三年十月十九日仲春於無相齋。

妻命難違

阿佳深度近視，帶著厚厚的眼鏡，略長的臉型；說話音亮、人未至往往先聞其聲，因爲姓田，老友們遂以田雞稱之(注)。我是在釣魚俱樂部認識他，頗感投緣相聚甚歡，哥兒倆常結伴到墨爾本周邊海域垂釣。自然他的經驗較我豐富，所獲更多，但回家時必平均分魚，家中飯桌上的海鮮美味令老妻歡顏。

可是好景不再，田太皈依佛教後、不但改爲素食，還禁止丈夫釣魚殺生。田雞唯命是從，工餘無聊就約我對奕象棋，有時擺上了棋盤欲罷不能的連戰幾盤，總要分出勝負；棋藝

我比他高超，他不服輸時、經常玩至半夜才暫停。幸而兩家同在史賓威市落戶，相距極近；三四分鐘車程而已。

未知何因，田雞忽然不來找我對奕了，我只好往訪，田太客氣殷勤招待，傾談中原來夫妻倆又爲了田雞外出過多而吵嘴。由我去找他下棋也不方便，因他三位千金要安靜溫習功課，怕我們忘形歡笑令她們分心。甬看他牛高馬大聲如洪鐘，卻是十足季常一個，唯妻命是從，真的再也不敢來我家了。

那夜電話忽響，是田雞興奮的聲音：「老黃、我們來下棋，你找出棋盤擺好棋子，就用電話搏殺、三盤定輸贏。」

倒也新鮮、恭敬不如從命，我們如此這般又能對奕了，漫漫長夜是最好的消遣，只花一個電話費，馬二進三、車四平八、將軍之聲四起，雖不能面對面撕殺，也聊勝於無，依然能過過象棋癮。

大約幾個月後，因爲晚間我們在電話中博弈，長久占了電話線路；不少朋友打不進來，田太又發雌威，閨房嚴令再禁田雞在電話下象棋，我們莫法度，只好隨緣停止這種特別的娛樂。

哈!天無絕人之路，正當我們百般無聊時，又想到新玩意，彼此分別挑戰電腦，和電腦象棋的程式比賽，但總無法超越，漸漸冷卻了那股興趣。要玩總有方法，我們都上網了，從此沈迷于與網友們交流，真是不亦樂乎!

田雞參加了網頁上的愛情俱樂部，和五湖四海的各式女人大談風月，情話綿綿。田太每晚做夜課，誦經念佛燃香敲木魚，虔誠到把「一丈之夫」冷落忘記了。反正明知他言聽計從，不許殺生就不去釣魚，禁止夜遊便不敢找老黃，說久占電話線就乖乖放棄弈棋。因此如今見他對著冷冰冰的小小螢光幕，也任之由之了。

如花似玉的廿八青春美女秀媚，傳來巧笑醉人的玉照，比之黃面婆好樣十倍，交流了數月，傾盡心中情後，田雞難禁誘惑，主動提出會面。網友也大方同意，相約周六上午十時到皇冠賭場的影院前碰頭。大家約定所穿衣服顏色，準時赴會。

田雞騙老婆說工廠周六加班，一早出門，在清冷的賭場內遊逛；電影院門前幾乎無人，心中焦急的等待佳人來臨、也幻想著她的千嬌百媚，尋思著自己拿十五年前的舊照電傳騙她，不知應如何解釋?

高瘦的九哥已過四十，沒想到不惑之年後竟一腳踩入了一條不歸路；因為事業不順心，高不成低不就，蹉跎歲月中，先是奉場作戲的陪同事前去五光十色的皇冠賭場開開心。見到不少人時來運至，或獨中大獎，或領了名貴寶馬牌汽車，或贏了百萬累積獎金，一夜致富了。這種誘惑太美妙了，他不知不覺的心思思。

下班後自自然然的如人約黃昏後般的心情，趕往皇冠「打老虎」，在聲色迷人的老虎機堆中選擇合眼緣的其中一隻「老虎」，就開始喂「虎」了。也經常有所回應，贏錢時不忘在回家途中買只燒鴨或一斤燒乳豬，給兒女添菜。但令他百思難明的是，家人越來越少和他說話，略胖的妻子則成了黑面神，冷冰冰的把他視同陌路。

工作丟了後，他更成了賭場的常客，有時三兩天都沒回家；一心想贏大錢，只要發達了，妻子兒女必另眼相待。未久，能借到錢的親友都借過了，可用的藉口也全用了。就開始為賭本而變賣了代步的汽車，幾個月後九嫂發現她的手鐲和金煉都不知所蹤，夫妻於是大吵大鬧，自此家無寧日。

農曆七月盂蘭節已至，九嫂一如往年前去廟宇上香外，也在家中後園祭祀「好兄弟」們，希望家庭平安夫君回頭是岸。那晚晚餐特別豐盛，九哥離家時，已有點醉意。為了向

太太「借」點錢，由於信用無存，夫妻惡言相向，九哥拂袖而去。出門前大聲對著九嫂怒吼：

「丟妳老妹，老子若今晚不大贏就再也不回來看妳的晚娘臉。」

跌跌撞撞的沖出去，門外竟然是月黑風高，烏雲滿布，路上少行人；耳際傳來此起彼落的狗哭聲，嗚嗚哀鳴而不是狂吠。鄰近車站的是座古老墓園，平素膽大的九哥從不信邪，只感到陰風陣陣的拂面，令他縮著肩膀逆風而行。

他如往昔一般朝著火車站的方向繞過墳場，隆隆的火車呼嘯輾過鐵軌，九哥還沒到火車站竟迷糊的見到熟悉的那堆張開大口的老虎們，嘻嘻的向他笑。人聲吵嚷中他找到了那排累積了幾十萬花紅的老虎機，就開始專心「喂老虎」了。

人人聚精會神的拼命和「老虎」博鬥，九哥的賭本不多，把最後的五十元都喂進虎口後；沒多久居然鈴聲大響，彩燈閃亮，九哥整個人因為過度興奮、喜極而泣。是真的是真的，他狂笑聲中大叫著：「丟妳老妹，老子發了！老子發了、、、、」

他把錢塞進身上所有的口袋，塞得滿滿的，塞到再無任何空間。他選擇領現金，爲了回去向老婆示威，從此可以揚

眉吐氣。他一臉傻笑的回去，也不管是三更半夜或已近天亮，也不想會不會吵醒兒女們，大喜事，才不必管那麼多呢！

九嫂開門時，九哥大笑的把身上所有的鈔票扔向她，濃濃的酒精在他身上散發而出，他來不及進房，已倒睡在客廳的沙發上。

九嫂驚訝到面無人色，在地上沙發椅上以及他身上拾起一張張十萬面額的美鈔，那全是中午她焚燒給「好兄弟」們的冥錢，爲什麼都完好的被他收藏著？

用冷水潑醒九哥，問他，他只是傻笑說：我發了，我發了，看啊，我贏了幾十萬呢、、、、

月黑風高的門外，隱約又傳來狗群淒厲的嗚咽，哀鳴切切；九嫂的眼淚一滴滴的滾落、、、、

二零零四年九月一日於無相濟。

常在常活

阿在娘家姓李，父親不事生產，整日沈淪賭博，欠下一身還也還不清的債；爲了分擔家計，阿在十七歲就到了布廠做活。

經常加班、沒日沒夜地苦幹，把如火的青春幾乎埋葬進機器的怒吼聲中。

少東常活風流倜儻，到處占花惹草，而立之年尚未成親；老父去後不得不挑起廠房的管理任務。偶然發現了織機旁的阿在，驚為天人；暗中把她調升為管工，展開了追索。婀娜多姿的妙齡女郎對少東雖無好感，也沒抗拒他的攻勢。翌年、阿在搖身一變成爲常家少奶奶。

新婚閨房中良人笑著說：「妳命定是我常家人，閨名叫阿在，以後就是——常在——了；哈哈，我常活妳常在，天生一對啊！」

娶了嬌妻後，他心滿意足，夜夜需索、床第翻騰如虎狼；任憑阿在呻吟哀號，他並無憐香惜玉心，使她極度痛恨自己竟成了工具。白天是高貴的奶奶、黑夜成了可憐的小羔羊；常活的糟蹋是無心的，他天生欲火狂飆，要壓也壓不住，放縱的結果自然如早開的花般早謝。

東主患病後，常太太替代了他、經理業務，裙帶招蝶引蜂，皆因貌美。無論是明是暗的挑逗，她卻不爲所動，恪守婦道。這點修爲贏得街坊鄰里一片稱頌之聲，其實無人知曉她對男女事不但怕怕、更且深心恐懼，認定所有異性莫不如禽似獸，豈敢再招惹。

未久傳出東主常活不活了，英年早逝；聽說還是僵死在夫人身上，征戰中途虛耗而歿，也就是古人講的中了「馬上風」那類風流劫數。好象某巨星當年暴斃在一位美豔女星身上一般；也和雍正皇帝駕崩伏屍嬪妃裸體之身相似。大家一傳十、十傳百，活龍活現，人人彷彿目睹親見。

常少奶奶三緘其口，襟衫挂了白花帶上重孝；也不見哀慟淒慘，夫妻本來感情就不深厚，下嫁時女家完全爲了那筆聘金，可以償還賭債外也能因此從女婿那兒得些好處。

接管了常家龐大產業，文君初寡的阿在，清麗秀逸，蜂蝶不引自飛繞，嗡嗡之聲不絕於耳。心如止水的寡婦實在是被床第事嚇怕，想不到那種事如此恐怖？沒完沒了，除了痛還是痛，做女人真是不幸，出嫁三年夫死，男家遠房親戚還數落她「命硬克夫」？無人知道良人夜夜強索，耗幹了精液與她何關？但人前又不能伸辯。啞子吞黃蓮，有苦自知。

脫孝後，青春年華正盛，說媒者不乏其人，但常在已習慣獨來獨往，獨眠也自由自在，起碼不用再當工具了。

自古寡婦門前是非多，何況常家少奶奶錢多又美豔如花。工廠聘了位新管工沈誠意，三十六、七的壯年人，因車禍傷

及左腳，行路較慢；知識豐富、是大學出身，尚未有妻室，對老闆娘唯唯諾諾，竟不敢正視。

也許真個日久生情，或無心插柳柳成蔭；常在與誠意竟擦出了火花，午夜難眠時她體內有份熱火燃燒煎熬，轉輾馳思，欲念難抑，嫁夫的那些日子從未有過。

花前月下的約會，二人心靈相通；不久論及婚嫁；再蘸之婦不想張揚，去註冊見證，與家人到酒樓慶祝，已無少女時的浪漫期待。洞房花燭夜，那份鬼影般的欲念不請自來，老沈笨手笨腳、曲意奉承討好。

阿在伸手愛撫，當年陰影已除；火熱中驚訝良人兩腿間空空如也，才知是車禍後遺症。老沈並無騙她，早說只能成為精神之愛的夫妻。阿在現在才明白，轉過身去，淚水盈瀉、 、 、 、 、

二零零二年九月二十五日於墨爾本。

同床同夢

公木國過了不惑之年，事業有成後，那顆心不知不覺開始了幌動，回家面對糟糠妻，總有這樣那樣的挑剔，久而久之，自然嚴重影響了夫妻間的和諧。

公木是複姓，也是中華民族萬姓中經已沒落的姓氏之一，因此、不少新朋友都以公先生稱呼，要經當事人改正後，才明白公先生應該是公木先生。可能有個特別的複姓，反而讓社交圈中都容易記得他。

外貌是國字型的臉龐，恰如名字，和他混熟了的人都改叫他公木；不知內情的新交，也許以為這張長著國字臉、戴上渡金眼鏡，目不邪視的成功商人，是姓公名木了。

夫妻的爭吵起因無非是家常小事，後來一方變得疑神疑鬼，另一方總覺得是無理取鬧，能忍就忍；忍無可忍時自然反駁幾句，持續後、小事也漸漸化為大事了。

公木初始為了怕煩，公事完後不願立即回家，以免對著那張日漸鬆弛的臉頰，以及因年華漸逝姿色日褪的嘮叨女人。若不是在酒家消磨長夜，就是正經的商務酬酢，往往喝到七八分醉意始歸。

公木太太閨名小紅，她其實是很傳統的那類賢妻良母型的女人，移民新鄉後，刻苦的在工廠操作流水線生產膠類用品；等到先生事業有成，才一心一意扮演好母親好太太，專心侍候三個兒女和她的夫君。

無情歲月對女人來說，就是殺手，書上明明描寫著中年婦女「風韻猶存」，說什麼依然嫵媚迷人，說什麼更加成熟？但看在老公眼中，似乎並非那回事，他雖笑著問過她，為何「地心吸力」那麼快把她本來堅挺的雙峰吸到微微低垂了？所謂言者無心，聽者有意，小紅開始重視運動，美容化妝品買了一大堆，無非想為「悅己者容」。希望能補救那因地心吸力而變型的身段？

閨中友好們相見，交往些治家心得，也說起女人的種種不幸，尤其是夫婿名成利就後，往往見異思遷。她們之會變型，實在是被老公糟蹋、搓揉、摧殘而成，等到青春不再，男人也就以種種藉口，去找年青姑娘了。

公木在外是否有別的女人？是小紅最為關心的頭等大事，她用盡辦法，直接和間接的多方暗中查探，總無法找出丈夫的破綻。夫妻間由於矛盾不斷，爭辯吵嚷而裂痕日增，除了家無寧日外，自然而然也成了名存實亡的怨偶了。

公木無意中遇到了一位活躍於社交界的女強人，這位有幾分姿色又已數度離婚的名女人，和公木一見如故。一個是寂寞的女人一個是幾近家變的男人，數度交往，便如膠似漆，難分難舍了。

女強人見過太多世面，曾經滄海，變得極世故；再三堅拒了公木的示愛，要他在妻子與情人間只能合法選其一。

之後，和小紅爭執，公木終於試探性的提出分居，沒想到小紅要死要活，並發動了三個子女作為有力武器，迫得公木一時無計可想。

那天彼此難得理智的在晚飯後閒話家常，小紅感慨萬千說：「天下夫妻是不是大都是同床異夢？似你我一般水火難容？」

「未必，恩愛的男女那兒會似水火？」他腦中想起了新歡悅耳的甜笑。

「我們從來就沒有同夢，如有過、真要分手我也就甘心了？」小紅幽幽的說。

「哼！天下本來多的是同床異夢，那來同夢呢？」公木打開電視，不再傾談。

幾天後、也許日有所思，或者是命定怨偶要終結了這段惡緣吧？公木和小紅雖然同床，但一人一方有如楚河漢界，輾轉多時終於朦朧入睡。

翌日天未大亮雙雙翻身而起，互相對視，小紅搶著說：「我夢見你了、、、」

「奇怪，我夢中居然妳也出現呢、、、」

「你太狠心了，夢中竟把我推下山坡。」

公木冷冷的回答：「妳也好不到那裏？在跌落山坡時死命拉著我陪葬，我還不是給妳拉下去了、、、」

「我們做了同一個怪夢？」

「我們真的同床同夢了。哈!哈!」公木笑得好開心、、、。

二零零五年十月六日於無相齋。

同床異夢

何虎長得帥，臉頰笑意可掬，白梅是校花，清麗脫俗，兩人一見鍾情，畢業後順利的踏上了紅地毯。

新婚後兩口子到歐洲度蜜月，過著神仙似的生活，每日吃喝玩耍，開開心心。晚上回到酒店，自然來個鴛鴦浴，然後、又是狂吻又是摟摟抱抱，急不及待的共赴巫山遊。

新鮮刺激的玩意是會上癮，尤其人在法國，到過了紅磨坊觀賞了那些極盡挑逗的表演；也有樣學樣，雖不夠精彩，反正到最後都氣喘喘，身心俱疲才沈沈進了夢鄉。

你濃我濃的日子，如詩似畫，晨起女的必甜甜的對著男的送上深吻，男的往往回應熱烈，幾乎要把嬌妻融化進他的身體。

「睡到死一樣，有沒有夢見我？」白梅輕輕推開丈夫哆聲發問。

「還要夢嗎？明知妳睡在我身旁；妳呢？」何虎的手又纏上來。

「有啊，你這個沒良心的人，是不是夢到紅磨坊那些豔舞女了？」女的有點酸味的聲音，像空氣中飄逸的微塵，不易被發覺。

「才不會，有妳就夠了，那些<公共廁所>，怎能進我的夢來。」

白梅臉上旋開了笑容，彷彿晨曦中的玫瑰花，焦急迎接日光般，讓他來個長長的濕吻。

X

X

X

開門七件事的生活，並非樣樣順利；等到一對寶貝子女先後降生，何虎早出晚歸，要賺錢供屋供車、清還各種各類的日常開支；養育兒女的職責自然落在妻子身上，白梅清早起床，一直要忙到晚上九時後、等那對寶貝睡了，才松下口氣。

丈夫要加班，要應酬，有時回到家也已近十時，她已等不及而先尋夢去了。

大清早、丈夫匆匆出門前，蜻蜓點水式的對著她淺淺吻別；時間充裕則交換幾句兒女經，大多數被那對寶貝佔據了。兩個小兒女糾纏著他，爸爸長爸爸短的搶著說，又拖又拉又

抱又摟，她猶如是旁觀者，一點也與她無關似的；在笑意中蘊含了一絲絲無言的酸味。居然對小兒女妒嫉來了，真是的。

行周公禮成了公式，也不知是累或是心情不佳，何虎總提不起勁，匆匆完事，她有時太倦，拒絕了又後悔；後來也不知是從那個閨友處學到了一絕招，在不想要的晚上，也學會不掃先生的興，脫光了睡袍如如不動的「借」給他用一用。在整個過程中，她自個兒想著心事，想著翌日要帶兒女去幼稚園見老師，想著回娘家要買點什麼的事兒。

何虎慢慢發覺到了，太太居然可以把身體彷彿變成法國紅磨坊豔女郎，成了被借用的工具？他發泄完後，滿足了本能，倒頭便睡去，也不計較，也不抗議，腦中不時回味的是新婚那年的甜蜜。好象、當上幾年夫妻，一有兒女，夫妻就成爲公式化存在了，大概其他的男女都一樣吧？

X

X

X

歲月匆匆、吵吵鬧鬧的婚姻轉眼間過去了大半世，一對兒女先後學成出身，也都婚後離家獨立。家又變回原形，冷冷清清；唯有當兒女們回來時，才有了活潑熱鬧的生氣。

閒話家常，白梅有次問先生：「你還會做夢嗎？」

「我又不是至人，當然會有夢啊。」(注: 傳說至人無夢?)

「夢到我嗎?」白梅試探的問。

「沒有，倒是夢見些莫明其妙的人和事，也夢到巴黎紅磨坊和那些豔女郎。妳呢?難道夢見我?」何虎凝視著風韻猶存的白梅。

「也沒有，都是些希罕的事和物，有些也真莫明其妙，你被我捉姦啦，你金屋藏嬌，我和你大打出手等等、、、、」

何虎臉頰剎那間變白，汗珠竟不聽使喚的滲出，皮笑肉不笑的說:「胡思亂想才會發那些怪夢，都老了，那會有這些荒唐事。」

「我們為何從來都沒發過相同的夢呢?豈不是同床異夢嗎?」

何虎輕輕握起太太的手，歎口氣:「可不是，世上那會有什麼夫妻能同床同夢的呢?、、、、」

二零零五年五月二十一日於墨爾本。

愛吃茶者

卜居未過不惑之年，衣著光鮮，戴金框近視眼鏡，一張微笑的臉讓人感到親切；長袖善舞，事業有成，卻不沾煙酒，唯愛吃茶，對茶几成癡迷。可惜喪妻，早晚獨處，再難有品茶伴侶。

這位鑽石王老五，熱心的朋友們、都暗中在為他物色物件；閒談中提及，他總是不置可否。問急了，才說要找也得選一位志趣相投的佳人，不論對方婚史，重要的是出外能見人，在家會陪他茗茶。

原來他真有意再婚，消息傳開去，登門討好的三姑六婆為數不少；有拿相片的，也有親自將姑娘帶上門，三言兩語就被卜居打發走了。

好奇的親友探詢後，終於清楚；原來卜居開門見山，總是問對方是否會品茶？大多搖首或一臉迷惑。

有了真正擇偶條件，有意應徵或紅娘們驟減；卜居樂得清閒，不必整日窮于應付。

緣份說來就到，那天接到友人老陳電話，說爲他覓到了理想佳麗，是位姿色頗美的老師，雲英未嫁；她最愛吃茶，是個無茶不歡的女人。

反正有空，卜居就應允前往相親。在餐館飲午茶；對方芳名丁彩虹、知書識禮，和爲人師表有關，談吐自然不俗，首次相見彼此都留下了良好印象。

卜居沒忘了他定下的最重要擇偶標準，於是、約會丁彩虹茗茶，由那位熱心友人老陳相陪於周末前來家中。卜居滿懷希望，只要通過品茶考驗，這位愛吃茶的美女就是他續弦的理想人選了。

彩虹婀娜多姿、比初見時更增幾分嫵媚；卜居擺下了龍門陣，早在客廳放好各類茶罐、紫砂壺、嗅香杯、小茶杯、溫度針、計時器、煮水電爐及調茶木匙等。

「丁小姐、歡迎到捨下來，請問妳喜歡吃什麼茶？」卜居笑容可掬的問。

彩虹大方而不失溫柔的說：「鐵觀音或烏龍茶都可以，隨便你沖什麼我都愛喝。」

卜居笑笑，表演把戲似的煮開水，水開後先用熱水澆茶具茶杯，再將極品「凍頂烏龍」用木匙撥入茶壺，放入熱水後、即將首遍茶水倒到廢水壺中。再倒水入紫砂壺，計時器響，將茶倒入嗅香杯。

彩虹好奇的看著這位可能是未來的夫君，臉泛紅暈，捧起長杯入口，連說好茶好茶。卜居卻將杯放在鼻前左嗅右嗅，然後將嗅香杯中茶再倒入闊口小杯，才舉杯細啜。

再沖幾泡，彩虹有樣學樣，都大贊好茶。接著卜居先後沖了安溪鐵觀音、「天仁茗茶」的陳年老茶王、天梨茶、天廬茶王和天霧茶。再來是桂花茶和茉莉花茶。卜居始終專心泡茶，整個小時裏他浸淫在吃茶的樂趣中，幾乎忘了眼前丁彩虹及友人的存在。

等最後茉莉花茶泡好後，品茶也告尾聲，卜居還是微笑如前的打破沈默：

「丁小姐，我的八種粗茶都讓妳試過，請問那一種妳最喜歡？」

「卜先生，你這些全都是好茶，我喜歡的就是最後這種茉莉花茶。」

「謝謝妳光臨，妳真會吃茶呢！」卜居的笑臉收斂了，將友人和佳麗送出門。

翌日、老陳來電：「老蔔，怎麼樣？丁彩虹不就是你的最佳人選？她真的愛茶如你，哈，天生一對吧！」

「她只會牛飲而不懂吃茶；居然將嗅香杯當茶杯，把我八類茶中最普通最差的茉莉花茶當成了上品？哈，這也敢說愛茶如命？」

放下電話，他搖頭苦笑。心裏一點也不急，相信人海中總會尋到一位愛吃茶的知音伴侶。

二零零六年十一月十日於墨爾本無相齋。

香肉官司

八零年代湧現的印支難民潮，澳洲因當年追隨美國出兵南越參予越戰，對大量投奔怒海的船民覺得有道義上的責任，因而開放門戶，接收了幾萬名越南難民。

東西文化的沖激，使難民們一時頗難適應新鄉生活，於是衍生了不少事故。

史賓威(Springvale)是墨爾本東南區聚居最多印支難民的小鎮，如今已發展成一個繁榮的鬧市。早年、鬧得沸騰的香肉官司，事主就是居此地的越南人。據說越南人喜歡享用香肉的傳統，是深受中國的影響？這道美味是濟公活佛生平最愛，至於為何改稱香肉？(注)有興趣的讀者則要細查中越兩國文獻了。

話說二十多年前，阮成在周日約了古三、阮四、吳六幾個單身漢到家中聚餐。左鄰一對退休的洋夫婦佐治和瑪莉，在後園聽聞淒厲的狗嚎聲，從木柵中窺見幾個青年人在屠宰一隻黑狗，瑪莉幾乎昏倒，佐治立即打電話報警。

割切的香肉剛弄進大鍋，警笛呼鳴，幾部警車已停在阮成門前，如臨大敵的警察們入屋後；又是拍照又是詢問，還特地邀來了通譯員。最後將四位「犯案」者拘捕；是夕、上了電視新聞頭條，轟動了整個澳洲社會。

翌日、各大英文報刊爭相報導這則澳洲開國以來，最令人民公憤的「野蠻吃狗」案件。

開庭審判日、法院門週邊滿了數百男女，幾乎都牽著寵狗前來抗議，而且在寵狗身上挂了布條：「請勿吃我們」、「重判野蠻人」、「我們都是好朋友」等等標語、

庭內站於堂前的是四位連英文都不大懂的木訥「犯人」，檢控官威廉宣讀了他們「食狗肉」的罪狀後，老法官拍驚堂木說：「你們認不認罪？」

四十來歲的辯護律師李察、戴著近視眼鏡；喜愛東方文化，越戰期被派到西寧省服役。他不慌不忙的起立、代表當事人回應：

「法官大人，諸位陪審女士先生們，由於文化風俗不同，我的當事人享用狗肉，何罪之有？他們食狗肉和我們食牛、羊、豬、雞、鴨的肉，沒分別啊！我代表四位當事人，要求法官大人宣判無罪，立即釋放我的四位當事人。」

剎時間，吵鬧聲抗議聲四起，在驚堂木連拍下，才靜下來。

法官說：「入鄉隨俗，要尊重我國的生活習慣，狗是人類的的朋友，不是家禽，閣下不可混淆。下周再審，退庭。」

當夜、電視臺頭條再轟動了全國觀眾；電話熱線問卷調查，八成認為有罪，民意對「犯人」極為不利。

再開審時、李察律師辯才無礙，滔滔不絕，證明食狗肉無罪，最後更要求法官及陪審團，若判其當事人有罪，應該說明所犯「罪行」是根據法律典籍中那一冊那一項？

法官辭窮，唯有再訂審期；退庭後、法官立即致電大英律政部求教，得到回復是大英百科法律辭典，並無訂下「食狗肉」犯法這一條目。

第三次開庭，庭外圍繞的寵物，大小狗類、名犬多不勝數，標語更是令人發噓，其中要求重判居多。

檢控官也許惡補，或暗中與法官談商，竟改變了策略。在宣讀四人「罪行」時，他說：

「這四位新移民沒有屠宰執照，非法屠宰動物；以極殘忍手段令那只狗死前受到極大痛苦，犯了無照屠宰、虐畜之罪。」

「罪犯」的鄰居佐治和瑪莉被宣上庭作證，詳述所見所聞，瑪莉更淚下如雨，彷彿死狗是她的至親？至使無數庭內庭外的洋婦隨之飲泣。

辯護律師李察有點手足無措，沒想到本可全勝的官司，急轉而下；他的四位當事人由於被改為檢控「**非法屠宰及虐畜**」兩項罪。控方有二位人證，警方出示當日相片，罪名基本成立。李察律師只得向陪審團求情，以初犯及不懂澳洲法律、思鄉而引至對香肉食指大動，才會非法屠狗，請陪審團諒解。

陪審團會議後，法官宣判阮成等四人，食狗肉罪名不成立；非法屠宰及虐畜罪名成立，姑念初犯，判他們監守行爲一年，每人罰款五千。

一場轟動澳洲、讓整個寧靜社會沸騰的「香肉官司」就此結案；李察律師與威廉檢控官的聲名遠播、 、 、 、 。

(注：越文也是單音字，香肉倒轉字義叫 thit thom，第一個字是肉，thom 才是香字。)

二零零七年三月五日於墨爾本。

壽比南山

杜西福先生七十大壽如期舉行，由於壽星公過去長袖善舞，人緣極佳；其獨子繼承父業，將成衣廠擴充，日進鬥金。因而壽宴筵開四十席，真是冠蓋雲集，成爲社區美談。

「杜先生、恭喜恭喜，祝您壽比南山、福如東海！」

「我姓杜西，是複姓；謝謝光臨！」體態適中、精力旺盛的壽星公，對於祖宗的姓氏極爲重視，每有稱呼錯者，必微笑鄭重更正。

宴會高潮自然是齊唱生日歌，穿起長衫的杜西福，從老花眼鏡中、望向講臺牆上那個大壽桃所雕的四個大字：「壽比南山」，開心展顏，思量著南山壽不知究竟有多少年？神遊太虛裏度過了一個愉快無比的誕辰；心中傷感的是，老伴數年前往生極樂，無福與他分享。

杜西福想起古人說「人生七十古來稀」這句話，就有點躊躇滿志，畢竟能活到讓人羨慕的年歲，是一種福氣啊。也不知是人的本能，或者對生的執著，杜西福在社交場合，對方若稱謂時用了「老先生」；必一臉不悅，一如對他的複姓改為單姓那樣認為不敬。

退休歲月，為求多活些時日，他偶然搓搓麻將外、生活極有規律，早睡早起，每日風雨無阻的散步一小時，每周四次到泳池作水上運動和享受桑拿浴。早晚定時自量血糖、血壓；小心飲食起居、幾乎可當典範；不煙不酒外、飯菜儘量清淡不鹹，也少食甜品。

悠悠歲月流轉，杜西福的八十大壽不知不覺中又到了；兒子杜西盛事業有成，交遊廣闊，壽宴筵開五十席。當晚來賓，除了少數十來位麻將友與及泳友和姻親是壽星公所識外，餘者皆是兒子所邀的達官貴人及工商巨賈。

那晚、老壽星紅光滿臉，在高唱生日歌時，他環目四顧，竟有些傷感；老朋友多已凋零，在歌聲悠揚中，寂寞侵襲心頭，黯然不已，臉上卻強展歡顏。

幾年後、杜西福的曾孫滿月酒宴才過未久，六十開外的杜西盛董事長發生交通意外身故；對老人的打擊極重，當聞噩耗，幾乎暈倒。

九十大壽又到了，事先老人對媳婦及孫輩們說，只在家中安度，讓孫兒們一起回來熱鬧就開心了。人情冷淡，老人心中明白，兒子辭世後，當年盛況不再。

經已多年再不能去泳池浸泡，當年那些麻將老友也多歸道山；平時、想接個電話也難，孫兒女們各忙各的事業與家庭，沒事也多忘了還有個健在又寂寞的爺爺。媳婦未到七十，忽然中風不良於行，再不像已前經常駕車來接他出去飲茶。

爲了讓爺爺的起居有專人照顧，杜西家的孫兒們安排他移進了一家私人養老院，那年他已九十四高齡了。老人院中有三十四個單位，共住了四十八位長者，要算他最高壽了。

院中的老人，有患上癡呆症者、有坐輪椅、有說話顛三倒四者，也有終日喃喃自語、對人不聞不問。杜西福驟然廁身其中，真是有苦難言，想找個聊天的對像也難；那些監管

如機器冰冷的臉龐，彷彿標明生人勿近。他幾次討了沒趣後，自尊心強的他，再也不願開口了。

日子如白開水，定時到餐廳用餐外，余時對著電視機，讓電視機的男女對話聲音打破居室中的死寂。電話像玩具那樣的擺設著，再難有親切的鈴聲響起。假日或周末，探院者絡繹不絕；孫兒女們都太忙，除了年節和他的壽辰前來探望外，幾乎忘了爺爺還存在。漫長時間總在杜西福萬般孤苦淒寂中、如蝸牛無聲爬著

、 、 、 、 、

快一百歲的人了，杜西福每天望著四堵白牆，呆呆的盼著日子早點過去；如今連個聆聽他傾訴的人也無，他真後悔在七十大壽吹紅燭時、貪心祈禱老天保佑他「壽比南山」？

杜西福持著拐杖，每天在養老院中吃力的移動；自言自語，見人就問：「壽比南山，南山究竟有多長命啊？」

被問者莫名其妙、老人沒等對方回應，經已一步一拐的慢慢的又向前拐開去了、 、 、 、 、 。

二零零七年五月二日於無相齋。

郵購新娘

古野地身材適中，臉龐常年挂著近視鏡，未言先笑，給人虛偽印象；他其實是複姓古野，(萬家姓排在 1039 號)單名地字。不知內情的人都以古先生稱之，他更正多次，後來也不再執著，任由他人變更其名呼之「野地」，也微笑頷首。

許是童年有過不愉快記憶，在社交圈中對女性敬而遠之；已過而立尚未結婚，成了單身貴族。性情卻越來越古怪，知者皆想為其作紅娘，其怪無非因為過度壓抑所至。

在汽車廠倉庫上班，未婚女同事不論華、洋妞，莫不對他眉來眼去，可他的笑容一視同仁。明明笑意盈盈，剎那卻如寒霜，指令亂下，使職工無所適從。因而背地裏都改稱這個主管「玩野」，也有惡意者叫他「姑爺仔」；“古野”和“姑爺”是粵語諧音，而姑爺仔則是專為妓女牽線的所謂「龜公」也！

在朋友圈內，玩野甚不得人緣，傳說他性喜搞內鬥；東家長西家短的搬弄流言，且總是忘恩負義，對有恩于他的友人，一旦沒了利用價值，也就列為鬥爭物件。

那天上班，在倉庫電腦內整理完了存貨檔案後，玩野無意中在入侵的網頁讀到一則郵購新娘的廣告。介紹了各式各

樣的美嬌娘，入得廚房上得大床，百依百順；定時為丈夫按摩、打掃庭園、做家務，任勞任怨，而最重要的是可免去結婚時的繁文縟節，禮金只要兩萬美元。

玩野挂著那張虛假笑臉，心動的將郵購新娘資料和相親位址抄下；翌日按回郵址約下了相親時間。一向對女人有抗拒的古野地，要暗中找個美嬌娘成親；婚姻大事，竟悄悄進行，親朋友好都被蒙在鼓內。

一切順利如意，古野地將二萬元的支票寄出後；上班時、那張笑臉如剛旋開的杜鵑花，同事們如何也猜不出這位怪主管又在搞啥花招？

自從郵購新娘來到他家後，古野地彷彿變了另一人似的；上班忍不住吹吹口哨，本來的假笑有了真情意，令同事們百思難明，又不敢查問。

向來他都在工廠餐廳買三文治當午餐，如今竟天天帶午餐盒；在倉庫內和眾同事一起用餐。心情極愉快的樣子，那天悄悄的對副手老陳講，他已有妻子，所以人生已無憾了。

「喂！玩野幾時結婚啊？」

「他又沒講，也沒請我們參加他的婚禮？」老陳回應說。

「也不知這次玩野在玩那門把戲？」

同事們議論紛紛，古野地聽到了，還是笑臉迎人，不置可否，也不解答。

有了嬌妻，生活起居有個照應，連午餐便當也備好了；難怪最近他鮮少對工人找碴子，原來不再形孤影單。尤其性壓抑早被郵購新娘解放了，他的良好改變是同事們有目共睹的事實。

美國東部在感恩節前忽然狂風大作，惡雨纏綿，甚多區域因為狂風至使電流中斷。那晚、玩野因為放長假，餐酒喝多了，所謂飽暖思淫欲，摟著新娘子妮可狂歡。豈知樂極生悲，忽然停電，被妮可緊緊挾著命根子，無法抽出；黑暗中在床頭摸到手機，打救急電話。

醫院救護車趕到，撞門而入，七手八腳將這對緊緊擁抱的男女擡進救護車內，飛馳而去。

節日後再上班，古野地那慣性的虛假笑臉又挂上，沒再帶午餐盒，絕口不提他的新娘子。怪脾氣又如從前，同事們再度紛紛議論。幾周後，還是老陳在酒吧與玩野對飲，在微醺中套知真像。

原來玩野郵購的新娘、妮可竟是機器人，研發者在發明過程千算萬算，一切家庭主婦工作程式、包括幾十種做愛姿態都輸入了，就忘了遇上電流中斷的應變處理。

玩野苦著臉對老陳說：「那晚命根子沒被挾斷真是萬幸！已把它扔進後園廢物室。」、、、、、。

二零零七年十一月六日墨爾本跑馬節。

三千煩惱絲

小孩子通常都很怕理髮，也許從小帶來的陰影，使我對剪頭髮心生恐懼；每次非要等到發長過耳，實在到了礙眼有損形象時，才踟躕再三的把頭顱交給那位希臘師傅耍弄，那二十分時鐘裏真有渡秒如日之感。

當理髮師手持利刀在我臉皮隨意輕移，我的神經不聽控制的緊張起來，肌肉僵硬，腦內飛駐著的都是刀片割切後血如泉湧的恐怖畫面，恨不得快快逃離現場。因此、刮鬍子、修臉皮等涉及用利刃的工夫，我幾乎能免則免，理髮師與我相熟後，他也樂得省事，反正工錢照收。

這陣子應酬少了，也沒注意發長髮短，倒是老妻對我參差不齊的亂髮不以爲然，讓她嘮叨多次後，才勉強去商場內重新裝修過的美容院。

在小鎮定居了二十多年，左鄰右裏的街坊也早已認識，見面打個招呼是常有的事，但同時在理髮廊內碰面，卻還是第一次。

大衛五十開外的人，身材適中，略爲發福，挺個微凸的啤酒肚，眼睛湛藍有光，一口英語還有濃濃的義大利鄉音。人頗熱情，喜歡澳洲足球，球季時不論在何處遇到，必被他拉著手口沫橫飛的大談各隊球技；沒完沒了的三五分鐘後，往往還好心的給我貼示，要我下注，除了感謝他的好意，我還真怕和他遇上呢。

但在什麼地方碰上這位住近我家橫街中段的大衛，我都不覺意外，可是竟然是在髮廊內，卻讓我覺得不可思議。我們居然同時坐在鄰椅，他的理髮師是位女士，我因爲是希臘師傅的熟客，所以都由他一手來把弄修理我的頭頂。

有好幾次、明知失禮我也真忍不住爭取輕輕移動頭臉，偷偷望向大衛，只見他安靜的合起眼，任由小姐爲他修剪，那位女師傅真能耐，一絲不苟的又是電剪又是剪刀，我的好奇心是犯上了，變得彷彿窺人隱私一般。

由於我的不合作，經常要給希臘師傅調整我的頭顱；以至同時理髮，鄰座的已完成了。往日只花大約二十分鐘，這次卻多了幾分鐘之久，但因為我是老主顧，希臘師傅也隨和極了，一點也沒有表現不耐。

大衛自然比我先離開，笑嘻嘻的對我說再見，從鏡面反映中我回應了一句：

「Bye Bye！」

見到他的頭和理髮前根本沒絲毫分別，同樣的油亮光滑，實在百思難解？大衛整個禿光了的頭顱，寸毛不生的頭頂為何還要費時再花十六元來「理髮」？

在結帳時，我問希臘師傅這個難明的問題，他故作神秘傾身輕聲的說：

「禿光了的頭、毛髮再難生長，金錢買不回失去的頭髮，所以他常來此享受理髮的滋味啊！」

年過半百，一向視理髮為受罪的我，在希臘師傅微笑的話中，總算明白，原來理髮也是難得的一種享受。

走在回程的路上，想著大衛在「理髮」過程滿足的神情，我才知道自己身在福中竟不知是福，我還保有三千烏絲，多捧啊、 、 、 、 、 、 。

二零零四年四月八日於無相齋。

長生不老丹

田雞本名是田野，五官端正，口才極佳，肚內有點墨水；特別有異性緣；三十年前怒海餘生，到新鄉後性情大變，對洋國度開放的男女關係即時融入。如今經已年近花甲，因生性風流，經常在花街柳巷行走，每有豔遇，喜歡向友輩顯耀，上酒樓點菜，也必無「雞」不樂。故大家戲謔稱他新名田雞，他也不以為忤。

賢良淑德的太太，明知「一丈之夫」在外亂采野花，爲了三個子女，忍氣吞聲，不想離婚，也因傳統觀念作祟；希望維持一個完整的「家」，以免影響兒女。田雞因而心中有愧，對太太也就敬愛有加。

這幾年、漸入晚境，認爲老伴才是最真心對待的賢妻，那天酒後，一時感慨向天發誓，餘生再也不去亂搞了。田太一時感激，主動投懷送抱，可惜老田空槍早已無子彈可用，

讓太太輾轉難受，她終於明白，丈夫之「改邪歸正」，原來是「銀樣蠟槍頭、中看不中用」了。

田雞經此一夜，彷彿魂飛魄散，做為男人，才六十不到，就要鳴鼓收兵，真是丟人，也心有不甘。於是、暗中找醫生，想買「偉哥」仙藥，傳說可起死回生？

可惜，這種春藥，並非人人能受用，醫生查閱了他的病歷，說他不宜，弄不好會中「馬上風」成了風流鬼死在女人床上。

自此，他死了心，活著了無生趣，自然痛改前非，田太雖然已無法享受性趣，但對於丈夫不再到外胡混，也心中暗喜不已；老天總算有眼，是對他的懲罰吧？

世事多變，半年前、南澳幾位老朋友到墨市觀光，老田熱情相陪駕車載他們去史賓威市探訪數位友好。閒談中、那位七十五歲的洪老、外表彷彿六十開外，問及養生之道，他神秘莫測的提起「長生不老丹」，並從口袋中拿出一盒贈給田雞。

田雞細讀說明書，是中藥配方而成，中國歷史上皇帝老爺要道士們提煉的難道就是這種仙丹？可這藥是美國一位華

人煉製，藥名「真男人」。若無效、老洪七十多歲人，旅行也隨身帶著，說起「**True Men**」就眉開眼笑。

反正死馬當活馬醫、<偉哥>不敢試，有此仙丹，有老洪做榜樣，他就放膽當晚急不及待的吞了一顆。大約一小時後，藥力發作，田雞全身滾熱，不由分說把老伴哄騙著、甜言蜜語的當成了試驗品。哈!田雞往昔的那軟蛇意外有如魔法，竟似神龍，讓多年不再享到美味的太太嚙呼氣喘不斷。

事後、福至心靈的這位賢妻，開心之餘，沒忘了查根問底，嚴加審查；田雞初時支唔以對，心想有此仙丹，大可東山再起，隨時混入師奶堆中再過早前風流生活。殊不知這次田太太先賞到了甜頭，立即疑心大起，問不出結果誓不甘休。

在疲勞轟炸中，他最後乖乖把那盒「長生不老丹」交出，太太抽出點算，還剩九顆，證明先前他確實用了第一顆。她收好後說：

「由我保管，我先聲明，如給我發現你私存這丹藥，我再不會留你了；同時、爲了不想你身敗名裂，再去惹狐狸精，從今天起，我們要出雙入對，不管你去那兒，都要和我一起。」

沒想到的事是，當晚、田太太竟給南澳那幾位老朋友的夫人們打電話，要他們千萬小心，應學她好好保管、點算這種「長生不老丹」。

兩天後、田雞接到老洪和那幾位元好友的電話，對他<媽媽聲>的說被他害慘啦。

從此、不但田雞在那兒，都會見到「跟得夫人」親熱的相伴；據說那幾位南澳老友，也和他一樣，夫人緊緊相隨左右；連七十余歲的洪夫人也對老公亦步亦趨，出雙入對，好不親熱的令人刮目。

二零零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於無相齋。

煩惱的菩薩

有座建在鬧市的寺廟、供奉著救苦救難的觀世音菩薩，因為虔誠的信眾有求必應，因此名聞遐邇，前來許願祈福者絡繹不絕，故而香火鼎盛。

寺廟大雄寶殿中央、清美莊嚴的千手觀音那張臉，被香熏得過久，已呈褐色；那原本微笑的姿容彷彿心事重重，菩薩看來也有煩惱，真不可思議啊。

原來觀世音一心想保持她的「有求必應」的美譽，對信眾正當的祈求都以無邊法力去讓他們滿足。可是最近，卻發現出了如下的難題。

九成前來祈求的善男信女無非求家宅平安，身體健康，這些都一一讓他們如願。

可是幾位中醫西醫及外科醫生的夫人們，竟不約而同的前來上香，祈求她們的丈夫客似雲來。他們是正當職業，行醫濟世，若因祈求平安的市民都無病痛，這些醫者的飯碗也成問題了？如允許醫者所求，豈非經常會有人生病？對那些信眾真難交待啊！

更為難的是，也不知人間如何的宣傳，無所不能的觀世音菩薩對信眾一視同仁，大慈大悲，有求必應也。在芸芸眾生中竟來了幾家福壽店的老闆，他們也一臉虔誠，跪求生意興隆？

問題來了，讓他們得償所願，豈非要死很多人？人死得多，證明那些醫生全是庸醫，對他們又不公平。不予理會，又有損菩薩靈驗之名。若讓醫生們客似雲來，太對不起那些無辜的信眾。總之是順得哥情失嫂意，難怪觀世音菩薩愁眉不展。

年初九是天公誕，衆菩薩都必要到九層天上向天公祝壽；觀世音菩薩終於遇見了釋迦牟尼佛，大喜過望就把心中的煩惱請教佛祖。

「請佛祖開示，以啓弟子愚昧。」觀世音把想不通的問題一股腦兒的傾瀉，雙手合十，恭敬等待佛祖指教。

「阿彌陀佛!就讓有帶業障者受點苦，不就都完滿了嗎?」

「恕弟子愚昧，無法明白。」

「還不容易，讓信衆中有業障者得病，有病者就要找醫生；重業的就讓醫生無法醫好，醫不好者豈非要死，死了就必得用棺槨不是?阿彌陀佛!」佛祖含笑合十侃侃而談。

「如此一來固然讓醫生和棺材店主如願，但是，對那些求平安的信衆，竟家宅不安寧，豈非要質疑我無邊的法力?」觀世音菩薩誠惶誠恐的再問。

「有求必應也得看求者的爲人，那些帶業者向你祈求，是非份之求啊，怎能讓爲非作歹者因你的法力而擺脫得報應的天理呢?明瞭嗎?」

觀世音菩薩臉上又展開美麗的笑容，開心而恭敬的向世尊如來回禮，連聲道謝。

該寺廟的香火依然鼎盛如昔，市面上那些安份守己的大多信眾皆得平安健康；而幾個醫療處也不乏有病人求診，月中也有十個八個老人或重病者因返魂乏術而死亡，福壽店的生意也維持了。

節日或觀音誕辰，這些信眾都一臉虔誠的前來還願。大家紛紛頌揚著該寺廟的這尊「千心千眼大慈大悲的觀世音菩薩」的靈驗無邊法力。

大雄寶殿上的觀世音黑黑的臉，始終保持著一絲感人的親切微笑；看來是不再有煩惱的菩薩了、 、 、 、 、 、 、 、

二零零五年元月二十六日澳洲國慶於無相濟。

【輯二】武俠篇

江湖

“子君、你生性耿直是不該立足江湖。”

“師父教導只要有愛國爲民心，行走江湖便沒什麼可怕。”

“令師根本是書生之見。”

“芙蓉、不許妳批評先師。”

“以事論事你又何必如此當真？”

“先師待我恩重如山、情同父子，我難忍任何對先師不敬言詞。”

“好了好了、算我不是；不參加他們的集會，我們已被孤立了。”

“那班無非是一窩蛇鼠，才不必管他們呢。”

“可就是這大堆蛇鼠興風作浪、弄得江湖永無寧日。”

“所以別忘了我們的任務啊！”

“子君、我擔心但憑你我微薄之力、是無法抗拒這股惡勢力。”

“芙蓉、妳忘了正義就是力量嗎？”

“你以為當今江湖還有正義？”

“有啊!別那麼灰心、妳看到的只是那些整日在江湖混的頭頭，這些蛇鼠都早已被黑龍幫控制了；但大多善良的人是不理世事、其實他們心中都有一把尺寸。”

“何以見得呢？”

“芙蓉、我前天在茶館聽到幾位客人議論，他們都不恥江湖上那班頭頭投靠了黑龍幫，說這些人都患上了軟骨症，無非是唯利是圖。”

“但他們中也有的的是大財主呵!不見得會圖利？”

“除了圖利發財、別忘了還有虛名，有時、虛名還比命重要。”

“子君、我一直想問你，給你挑選，名和利兩種，你挑那一種？”

“芙蓉、原來妳到今天依然不夠瞭解我，我行走江湖的目的是懲惡除奸，自己才不在乎名或利呢。”

“不瞭解你也不出奇，你又敢說真的瞭解我嗎？”

“當然、若不瞭解妳、也不會與妳風雨同路。”

“江湖險象環生，我們才認識數月，你就不懷疑我？”

“與妳一見如故，坦誠相待，有什麼好疑的呢？”

“真謝謝你的信任，子君、答應我，我們退出江湖好嗎？”

“芙蓉、以我的武功雖非天下無敵，但至少可為被黑龍幫殘害的苦難之人出點綿力；我正當英年，豈能為了兒女私情而放棄我的理想？”

“假如為了我，你肯嗎？”

“妳不是無理取鬧的人，今天怎麼啦？”

“子君、我收到消息、父母已被黑龍幫拘禁了，唯有你能助我讓我父母脫難。”

“豈有此理，這班惡棍；別哭了、我幫妳劫獄，好嗎？”

“難比登天，秦城大獄又豈是你力所能及；只要你和我歸隱，再不理江湖事，家父母便可脫臉。”

“當今黑龍幫橫行，魚肉黎民，國仇家恨，要我就此歸隱，唉!我如何對得起先師的教誨？”

“你忍心我一人孤獨涉險，父母大恩，身為女兒，又豈能眼睜睜看他們受苦？子君、求求你，我們就歸隱林泉不問世事，去過神仙似的生活吧!”

“讓我想想，給我幾天時間思量，妳也不必太擔心了；黑龍幫只是利用老人家的安危影響妳。”

“謝謝你、子君，你將來必定是我的好夫君、 、 、 、”
“ 、 、 、 、 、 、 、 、 、 、 ”

(兩月後、在芙蓉父母見證下、他們簡單的行了婚禮，子君早已宣佈封劍了。)

「芙蓉同志!爲了感謝妳完成任務，幫主恩賜的一等功績獎章，已記錄在妳檔案，時機適合再公開頒發。」

芙蓉讀完飛鴿傳書悄悄焚毀、 、 、 、 、 。

二零零六年九月五日於無相齋。

武 俠

孔武身材高大肌肉橫生，神力過人，從小被華山派的一位隱士收爲關門弟子，每日除了吃喝拉睡外，就是武刀動槍，練成絕藝後，已是長大成人。但左看右瞧也沒半分俠士之相，倒像是個趕車拉夫者流。

下山後對於師傅說破嘴皮的什麼行俠仗義，因爲其庸俗外貌常被譏嘲，怒氣難消，早已當成耳邊風。又身無長物，往往自持武功了得，住食過後拂袖而起，大搖大擺的走出去，竟也一再得逞，更助長了他的傲慢，膽子也越來越大。

血氣方剛的壯男，在江湖遊手好閒，懂得功夫和蠻力充沛外，又不曾半點手藝，那能成親?孔武每當欲念高漲時，便使盡氣力大耍十八般武器用以發洩。月夜偶遇落單過往的女子，不由分說強行擄去污辱，惡名因而遠播，被冠以「東北狼」之外號。

遠在南方閩江畔有位書生姓白單名一個俠字，年華正茂，飽讀詩書，外相真個弱不禁風，臉色青白，體態適中，略為瘦削的身形，走在路上毫不起眼。自幼對精湛的中華武術甚為心儀，偶遇奇俠獨孤仙，把絕世輕功「凌波神行」傳授後，見其資質聰敏再將至高劍氣心法要他強記默誦於腦，等到內力漸進後，再行學習。出道後已是一位揚名南方的青年俠客，被江湖同道稱為「白麵神君」。

他從不顯耀其能耐，對人彬彬有禮，雖然相貌平凡，卻也不討人厭，有日在茶館聽說了東北狼的種種惡行，不禁激起他的俠義心腸，怒笑而去。

這位白麵神君立下決心要除此為害人間禍患，於是立即起程趕往東北一帶，並放言要找東北狼算帳，一傳十十傳百，平靜的江湖倏然興波沸騰。

大江南北各武林中人都等待早日見證這場南北正邪二大高手的比並，消息就如此的被炒作得人人皆曉。

從此白俠所到處，各地方士紳惺惺相惜，不少仰慕者帶來家中未婚女兒，祈望能許配給他，也有不少人要求拜他為師學武，但都被他婉拒。尤其一踏入華山境界後，每日尾隨者多不勝數，令他頗感無奈，這無形的名氣就如鬼魅纏身，縱使擁有絕世神功，竟也無從擺脫。

那天在山麓正行間，白俠忽聞破風之聲，其中隱約有女子呻吟，他立即施展輕功遁風追蹤，未幾果見一男人挾著女子沿山路急走。他大喝一聲，人到劍至，天下無巧不成書，那人正是多月來踏破鐵鞋無覓處的東北狼。白俠並不知眼前這個色膽包天的人是誰，天生的俠骨心腸不假細想，劍氣已破空刺進。

東北狼當非省油燈，他反身把女子輕輕放下，迎向來劍，力道強大，白俠硬生生把劍回抽，才不至受傷。大怒再揚劍，孔武回首望一眼那女子，怒目而立，要瞧瞧是那個不知死活的小子，一見眼前文弱書生，竟獰笑說：「就憑你這身無半兩肉的人也敢找死？你知咱是誰？」

「管你是誰，光天白日強擄良家婦女，你這淫徒就該死。」說完已再發出絕招，劍氣攻向對方的心臟，孔武根本不把這個書生放在眼內，氣定神閑的揚掌回敬，竟被無影氣體迫得連退數步，一臉驚訝，趕快運起內力，以硬功反擊。

孔武彷彿有用不完的力量，忽而「隔山打牛」、強勁破空橫掃，又來個「獨掌驚雷」，拳風真個雷響般大發；白俠劍鋒遊走，用「凌波神行」在他身前身後飄逸回避，出奇不意的橫空一劍，用了「劍定江山」絕招，劍氣就在孔武運掌

抵禦的空檔擊到，東北狼如牛的身軀摔了開去，整個人如斷線紙鳶四肢朝天，一口鮮血狂噴而出。

白俠出道後不曾用過的這絕招，竟有此威力，一劍打倒敵方；他的劍尖指正孔武喉嚨，孔武繼續的問道：「你是誰？」

「我就是白麵神君，閣下何人？」

「東北狼是我，死在你劍下，我真想不到、、、」他的血湧出，再說：

「我死有餘辜，求你帶我的妹妹看大夫，並好好照顧她、、、」話未完頭一歪已斷氣了。

白俠走近那女子，見她受了傷，女子惡狠狠的瞪著他，眼色滿是怨恨；白俠不由分說把她抱起，心中茫然，只想趕緊找個大夫，以後的事一點也來不及細想、、、。

二零零三年十月十四日於無相齋。

刀癡

刀癡像文弱書生，五官清秀，談吐不俗，因而很受異性歡迎。年青時大病以至被迫放棄了讀書，追隨武師學習強身健體的功夫，後來奇遇而練成了「大刀王五」的絕技。

對刀法的認真及決心發揚這門幾近失傳的武術，又因他的文字功底極厚，領悟力強；果然沒十年，江湖出現了「刀癡」這位到處行俠仗義的俠士，黑白兩道皆以刀癡稱之，久而久之，再難知曉他的真實姓名了。

刀癡嫉惡如仇、常路見不平拔刀相助，故結下了不少仇敵；但他依然我行我素，獨來獨往，對世俗評議，一笑置之。

近年逍遙派爲了領導群雄一統江湖，門人已奉命大舉下山，對異議的黑白道領袖或俠士，極盡威脅利誘；由於逍遙佬佬門下皆爲女弟子，不乏姿色者，更訓練她們一套特殊媚功，可令天下男人神魂顛倒，俯首稱臣。

不少家庭破裂，皆因第三者的忽然出現，江湖對這批妖野美女，暗中冠以「狐狸精」之名。刀癡得悉、決心以無敵刀挑戰這一邪派；東奔西走可卻總無法如願。因被迷惑者莫不拋妻棄子、受「逍遙派」奴役而不知所縱了。

那天合該有事，在江畔美如畫的秋色中，刀癡心事重重，耳際傳來細若柔絲的歌聲。頓把他的煩愁一掃而光，清脆哀怨的音色，猶如尋覓多年的故人般，不期而遇。刀癡尋聲至，見樹下女子白衣似雪、飄飄像仙，邊哼邊舞木劍。刀癡眼光隨她婀娜身影而轉，已不知人間何世。

正看得入迷，不意一聲嚙喝，劍影突擊身後；刀癡感到身柱、神道及大椎幾處穴道已被劍氣所罩。大驚急往前沖，刀出鞘人迴旋，已面對女子。

「那來登徒子、爲何偷窺我練劍？」木劍回抽，一臉寒霜的女子冷冷的問。

「姑娘息怒，因被妙歌所誘而情難自禁，冒犯處請恕罪。」刀癡回刀入鞘，面對那張略有風霜卻秀色可餐的姿容，有點手足無措。見他狼狽樣，女子展顏。誤會冰釋，互通姓名，女子得知他竟是刀癡，止水之心竟揚漣漪。

「白清有幸得遇大俠，實慰生平。」

「豈敢豈敢！白清姑娘，聽妳歌聲，哀音流露，有緣相識，可有讓在下效勞之事？」

「大俠高義、白清銘感於心，只是我仍不祥人，就此別過。」言畢躍身而去。刀癡悵然有失，急速施展輕功尾追。到竹林深處，竟然是「逍遙派」的分舵。他早已忘了江湖上對逍遙派的傳說，魂魄宛若已被伊勾走了。

自始、每天刀癡必悄悄前來林中，白清笑臉如花，溫柔相待，這對郎才女貌的男女，很快的共浴愛河。談書評曲，論刀說劍，過著神仙伴侶般的生活。

好事多磨、江湖沸騰的宣揚著刀癡已被逍遙派狐狸精所迷，棄糟糠妻不顧？所謂好事不出門，醜事傳千里。刀癡夫人自是妒性大發，邀江湖老大們主持正義，聯合各門派想一舉剷除逍遙派。尤其是白清，孤身住在分舵，正可前往問罪。

刀癡爲了白清安全，趕到竹林，想通知她避風頭，竟已人去屋空；桌上留下白紙、秀麗俊逸的筆迹寫著：

「你的情，你的意，你的愛，你的癡，我都知道。但你是知名人士，不要讓人們看笑話，鬧個身敗名裂，不值得！名人必須比常人承受更多的公共責任，具有更大的公共義務，儘管名人也是人。」

無上下款，刀癡讀了又讀，捧著字條，珍惜萬分的把它收好；悵然走出那所和白清共處多時的溫馨小屋。竹林外、

竟來了不少名門正派的人馬，訝異的望向刀癡失魂落魄的身影；他們怒吼、提刀拔劍說要把「狐狸精」找出來，為江湖除害？

刀癡黯然到江畔與白清相遇處、獨步徘徊，細細思量，總無法理解，對白清的孤單無助、半生流離的坎坷身世，又無半分對他傷害之意。江湖人士為何非要針對她不可？她對他、是一片相知相敬之情，他因她而迷失，把對刀的癡轉移對她之癡。

在錯誤時空兩情相悅，是男女悲劇。黃昏落日如火球，卻再也不會滾熱；刀癡的背影漸漸消失在竹林外、風淒厲的呼聲，彷彿是他滴血之心在吶喊。

刀癡消失於江湖，天涯浪迹，決心去尋覓白清、 、 、 、 、

二零零五年七月六日於無相齋。

俠女

華山論劍後江湖沸沸騰騰，議論紛紛，究竟何門派成為武林盟主？已成為中原黑白兩道最關心的話題；而遠在南方武夷山幾大派的掌門人卻因誤信謠傳，說外號任我行的神州教主毛鬼王的僵屍因雷電相擊而復活，再次為禍蒼生。

於是太極門、無極宗、天極派及後起之秀元極劍就召開了緊急討論。

大家共識「俠之大者」的定議是為國為民，至於向為正派武林中人所崇尚的仗義執言、濟弱扶困、動刀舞劍鋤強除奸，雖是俠義事，但卻無法與救民於水火相提並論。

於是這幾大門派一齊行動，各掌門人帶領子弟傾巢而出，趕去京城。

元極劍卻只有上官青一人，這位初出道不久便揚名閩南的女俠，五官秀麗，黑髮濃密，用紅絲帶縛成雙鞭，臉上經年挂著微笑，彷彿世間事無一不可笑似的，給人一見就想親近。她走在路上時、不少登徒子或吹口哨或跟隨其後，見她落單時膽大妄為者以為機不可失，靠近要吃豆腐。殊不知這位身懷絕技的如花美女笑吟吟一轉身，施展金蓮初開十二式中的「蓮蕾乍現」，倏然揮劍如風，那幾位還來不及反應的流氓已東歪西倒，被劍氣震跌七八步，呼兒喚娘的抱頭鼠竄。

上官青藝高膽大，孤身上路，她對自己的劍術充滿信心，自幼在山中受恩師冷豔君把她的平生絕學「元極劍」傾囊相授，直到前年恩師病逝後；始下山行走江湖，未幾已聲名遠播，因為她獨鬥閩江惡霸白熊、一舉把這個橫行多年無法

無天之凶徒剷除，大快人心，沿海百姓額手稱慶，並以「元極俠女」稱之。

隨著各路英雄豪傑趕到天安門廣場時，但見人山人海，帳篷如丘陵起伏，令這個未見世面的鄉野姑娘目瞪口呆；除了她孤單一人外，其餘各門各派莫不三五成群，一片人聲吵吵鬧鬧，各種各式的標語口號橫額布條迎風招展，她隨便找位武林同道探問口風，始知所聞謠言並非真。而是擁毛鬼王的魔天教傳人凌奪到控制權，奸惡之徒對天下蒼生做盡了傷天害理之事，故江湖同道集結於此要除之後快。

上官青義憤填膺的立即加入廣場外的行列，敵人不露臉，俠女的神劍暫無用武之地，她也曾于月黑風高時獨探魔天教總巢，卻因守衛過嚴無功而退。

那夜，天烏地暗，本來點燃的蠟火在強風中已熄滅，多日駐紮廣場外，體力較弱的同道們多已病倒，深宵中忽傳來隆隆車輛聲，然後呼天喚地的淒厲叫聲，天空竟放出焰火，布帳被幾部見所未見的大甲蟲橫沖直輾而過，上官青手提長劍翻身躍出，卻見人潮狂奔，她身不由己的被成千上萬的男女迫著走。

和武夷山同道失散後，京城風聲鶴唳，人人自危，魔天教衆的獨門暗器實在利害，除了大甲蟲外還有無影彈珠連環飛射，一旦中招，立即氣絕。

東藏西避、上官青竟然和部分俠客逃過追捕而乘風破浪到了南太極的桃花源之鄉。搭上了四萬留學生之尾班車，成爲澳洲人道收容的避秦客。

這個新鄉人民生活富裕，道德素質皆良好，別說去行俠仗義，自己已是當地人的救援物件，對於一代俠女來說，真是非常諷刺。

天無絕人之路，上官青意外在雜技團找到了工作，隨團演出時由她單獨表演元極神劍。

那天見工，在洋班主及團員前，她拔劍先來一招「靈苗初開」、再耍「迎風搖曳」，隨後變成「碧波蕩漾」但見劍尖輕斜破風而出，身影安穩如山，「蓮雷乍現」劍氣迫人，緊接著是「甘露普潤」腳踏蓮步，輕鬆如燕子。「荷起清蓮」一個大迴旋，出奇不意的從相反方向出劍；殺氣凌厲中，竟然使出「雨後新荷」笑意如花，劍風過處變成了「含苞待放」，雙目含情令衆洋人顛倒；繼而「翩翩起舞」劍花如蝶飄逸而刺；橫劍騰空起，一招「金蓮盛開」後，回劍再

使出「心蓮發朗」，前擊後頓中劍氣回收，劍尖向上以一招「天地人和」身輕似燕的行了個禮。衆人爆出轟響的掌聲。

她被聘用了，從此到處巡迴表演，觀衆並不知道這位美麗的姑娘竟是埋名隱姓的一代女俠「元極神劍」的傳人。

二零零三年十月四日仲春於無相齋。

玲瓏

王俠自從玲瓏失蹤後，決心天涯追尋；那天離開竹林，又拿出她留下的紙條，讀了再讀，好一句：

「你的情，你的意，你的愛，你的癡，我都知道。」

既然都知道，爲何要離開？這是他無法接受的事實；在林外大吼連連，震得竹葉飄搖、沙沙作響。

回家收拾行囊、妻子古柔向來對他逆來順受，婚後、就知夫君並非池中物，也絕非她能獨擁。雖難免燃妒火，但只要他「浪子回頭」，也就把帳都算進「狐狸精」身上。這次暗中通知各大門派去圍剿峨嵋派分舵，心中有愧，不敢多問，以爲他無非到外散散心，十天半月也自會乖乖回來。

王俠最放不下的就是這位名門閨秀、柔情似水的妻子，可又無法控制對玲瓏的思念和不告而別的挫折感；他一定要找到她，問個明白，不然、是不會死心。

江湖上沒見過這位大名鼎鼎的俠士時，都好奇猜測他的兵器該是像大刀王五所持的大刀或是胡一刀那柄薄刀？可當王俠站在面前時，根本見不到他的刀，敵人之防不勝防，也由於太過在意他的刀。

爲了玲瓏事件，惹怒了峨嵋派的姥姥，指令全派若遇到王俠、務要擒他回山；或以峨嵋神功毀他武功。

王俠遇襲時，若發現襲擊者是玲瓏的同門、念在對玲瓏那片癡心，愛屋及烏、絕少傷害她們。人少時、甚至以指代刀、或從**關冲**或以**商陽**之氣，把對方點穴、再查詢玲瓏芳蹤。但峨嵋派弟子莫不茫然，她們也真的不知師姐去處？

王俠常年奔波，累了就回家小住數日，又再上路，也不對古柔說明；心中有氣，夫妻離多聚少，又因玲瓏，早已同床異夢。古柔不在乎，她要的是讓子女有個「完整」的家，有個父親、她有個「一丈之夫」。

歲月無情，十年匆匆流逝；王俠爲江湖立下了更多讓人傳誦的豐功偉績。峨嵋派弟子因他那出神入化的刀法，根

本無奈他何，也早已放棄找他尋仇了。江湖上傳聞，他的刀從不出鞘，因為他的人是刀、刀是人，早已人刀合一了。

玲瓏根本沒有遠走，她背叛了師門，沒使出峨眉迷魂功誘惑大俠士王俠。反而動了真情，在那數月恩愛如神仙的日子中，享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溫馨及柔情蜜意。為著愛、她不忍見到一代大俠被江湖唾棄，因她而身敗名裂。當古柔帶同人馬大舉尋仇時，她決心放棄愛侶，留字而去。

最危險的地方最安全，她去而複返，安居山凹附近；以為時間終會治癒創傷，沒想到王俠真是癡情種，仍然到處追尋她。

幾年前，她意外被關外毒龍葡萄怪發現，這個六十開外、身體高大粗獷的邪魔將她收伏，視為禁臠；每年必專程前來住上十來二十天。玲瓏為了讓王俠死心，被葡萄怪強佔後，想和他終老；可是葡萄怪並無許諾，把她當成眾多可供淫欲的女人之一。反正、活著已無所求，但求王俠平安、俠名遠揚，於願已足。

王俠浪迹江湖悠悠十載，鬼使神推、那天清早不意舊地重遊，心中充滿了與玲瓏當年的回憶。行行重行行，唏噓中從竹林轉到山凹，人也好累，發現小屋，想找水喝，到門前輕敲。

真是踏破鐵鞋無覓處，迎門女人一臉訝異，王俠神思彷彿，人像被點穴般的呆了；剎那醒悟，立即推門入，在晨光中細細瞧著眼前人。

玲瓏一身粉紅袍服，未施脂粉，剛起床未久，睡意尚存中忽見他滿含癡情的眼睛盯著她，不由分說的就將她摟緊。便要強吻、她左右掙扎，把臉扣在他肩膀上，讓他緊抱著。

千言萬語，無從訴說；他在她掙扎出懷抱後，心中傾湧無限深情；從背後再次將她環抱，重演往昔恩愛情況，右手從鬆開的紅袍中伸入，她睡覺習慣不穿褻衣，手中盈握著的是再無彈性、卻柔軟如棉的右胸，往昔堅挺乳房已被歲月摧殘而寬鬆。玲瓏臉頰一紅，出力摔開了他，四目交投。

眼前兩鬢已略顯霜的女人、極難相信就是當年風情萬種的俠女？

「都老了，你走吧？」

「不，妳永遠是玲瓏，我再也不會走了。」

她不由分說，又推又拉的強把王俠趕出門。翌日她已整裝再次棄家、、、、

二零零五年七月九日於無相齋。

挑 戰

甘勝師父身形輕瘦，以一對無影腳縱橫江湖，所向無敵，其師承頗為神秘，傳聞年少時上峨嵋山學藝，未遇名師；卻意外在樹林中目睹蜻蜓點水而大悟，暗中自練然後開創「蜻蜓派」，飲譽中原武林。

壯年後因中國開放，久已心儀西洋國土，頗想將其功夫發揚海外，於是飄洋而遠來澳洲，覓到一位通英語學生為其傳譯，遂立萬設館，挂起「蜻蜓派」旗幟，廣招門徒。

甘師父深明西方人對廣告的依賴，武館開張後，印刷成萬單張介紹其生平及輝煌戰績，果然引來不少喜愛中華武術的青少年報名習技。幾年間，在墨爾本廣設分館，為了增加知名度，更借著節慶讓武館對外開放，除茶點招待嘉賓，並表演精彩功夫，舞醒獅助興。每次舉行活動，由於有大量廣告費的開銷，地方免費小報及電臺等傳媒代表亦樂意前來採訪報導，因而甘師父聲名遠播，門生與日俱增。

業務鼎盛，應接不下，甘師父近年早已退居二線，由幾位門徒主持多家分館；許多慕名者已無緣再睹甘師父的獨門絕技**無影腳**。

所謂同行如敵國，各式武館林立的墨爾本，有各大門派在此授徒，如劍術、柔道、跆拳道、詠春、太極、螳螂派等等，館長們莫不自認武功天下第一？這幾年忽然冒出了在江湖上名不見經傳的所謂「蜻蜓派」？在臥榻搶奪飯碗，真是此可忍孰不可忍也。

甘師父的武館經常有陌生的江湖客前來挑釁尋事，但往往無法見到大名鼎鼎的蜻蜓派開山掌門人；或被其門徒硬功打敗，或因甘師父苦心教導「小不忍則亂大謀」，以其無比忍術化解，亦頗多用軟功化敵為友。煙酒加紅包送禮，風頭火勢後，不了了之。

西洋自由博擊學院的彼得院長，體重二百多磅，牛高馬大，不知因何緣由其門生多退學，轉往蜻蜓派處學藝，彼得師父心有不甘，親自上門，要讓這位小個子的甘師父領教一下他的高招。可惜亦難和甘師父相遇。消息卻不徑而走，傳遍江湖。

地方小報唯恐好戲不繼，大事張揚，彼得上了頭版後，翌日又見甘師父的大照片在報頭，雙方徒子徒孫竟然在報上互相罵戰，成了墨爾本市的大新聞。

在傳媒炒作下，甘師父避無可避，唯有硬著頭皮開記者會，瘦小身軀的甘師父爲了江湖同道情義，不希望大動干戈，

大談容忍美德；並在相機前為眾老記們耍了一套無影腳絕技，但聞風聲虎虎，人影飄逸，彷彿點水蜻蜓飛掠，令眾人眼花撩亂，歎為觀止。

彼得在報上見到了甘師父的報導，心中抱定一決雌雄的主意，絕不退讓，要嘛自己消失江湖，要嘛他卷包袱返回老家去。一場大比並成了傳媒暢銷的主因，那些報紙及電視臺更加熱火的用些語不驚人死不休的字眼，令雙方再難下臺。

這場轟動武林的大火拼就在蜻蜓武館的正館址舉行，外間賭徒以五比一或七比一的注碼下注，八成是看好甘師父的絕世無影神功。

彼得重量級的身材如淵亭立不動，甘師父出場，掌聲呼聲雷鳴，他彬彬有禮的向大家示意，在二位公證人聲明完畢。甘師父的無影神功立即施展，腿腿到肉，一時白鶴掠翅，單腳掃中對方肥腰，再來一招無影雙飛，擊中彼得下盤，大家叫好之聲震耳，七、八招過後，彼得左閃右避，臉上訝異表情越來越濃，他不可想像的是這位號稱開派大師級人物，莫非腿下留情？掃中要害時彷如抓癢？

正當觀眾為無影腳絕技大呼過癮時，彼得終於閃電般揮拳，一拳迎著敵方心胸處搥打，在大家來不急驚呼時，但見甘師父如斷線紙鳶般凌空而起，再重重撲倒。這一拳力道

重達百磅，瘦身的甘師父又無傳說中的鐵布衫硬功，豈能承受。

在兩位公證人大聲數到十後，甘勝仍無力的躺著，由弟子擡往後院急救。

此役後，蜻蜓派消聲匿迹及旗下武館紛紛關閉；甘師父亦不知所蹤。彼得院長的武館門庭若市不在話下。

二零零三年九月二十四日於墨爾本無相齋。

解 藥

黃荷秘密執掌了峨嵋派，成爲至高無上的「姥姥」後，爲繼承前姥姥的遺志，要一統江湖，擴張峨嵋派勢力，她立即大改革。

把峨嵋山莊的梅花樹依五行八卦方位種植，這花陣一可防止外敵入侵，二可提煉逍遙散，連名揚天下的宋波也不知不覺裏中了蠱，可見逍遙散這獨門蠱毒有多捧。三是黃荷獨愛梅花，春季必用大量梅花瓣沐浴，因此、身上經年散發梅花味。

江湖上對峨嵋派敬而遠之，也不明白那些妖女爲何寧死也不敢背叛？實在令人費解；唯有宋波心底清楚，因爲、他也得每月準時前往峨嵋山莊，親向姥姥領取解藥。

逍遙蠱分有幾十種，視被下蠱者的身份和武功而定；宋波中的是最深最難解的情蠱，非得姥姥親自分發解藥不可。

前任姥姥頒下通緝令，非要拘拿宋波回山莊不可，沒想到出師不利，派出黃荷，這小妮子下不了手，反被宋波俘虜，和他秘密過著神仙般生活。江湖沸騰後，始難分難舍的分離。不意、宋波這浪子，竟如中了蠱，對她癡心到要拋妻棄子，浪迹天涯到處追尋。

終於把姥姥之位傳給黃荷，她發了重誓，統領峨嵋派，首要就是重振峨嵋威風。那次、再遇宋波，本無心要捕他，舊情依依中，宋波那片感天動地的癡心，讓她好生爲難。最後、還是在擁吻時把情蠱放入，雖不致命，也從此癡癡呆呆，一代大俠，若無解藥，終生只好唯命是從了。

宋波對於如何中了蠱毒，也百思難明，每日定時以內功迫出毒素。但是、身體並無異樣，唯有一顆心，無時無刻的記挂著她，那份癡迷已到了接近瘋癲的樣子。

不再管江湖事，名揚江湖的大俠，如今整日無所事事，在江畔在城鎮在鬧市，每見到身形婀娜的女人，不論老少，莫不回眸凝視，經常被誤會為登徒子。

首次取解藥的約期到了，宋波去到峨嵋山莊，由蒙面女帶進花陣，置身充滿梅花香的房間。正訝異時，耳際聞到輕輕歎息，正是他日思夜想的黃荷，心中大喜，忘形的大呼：「黃荷！黃荷！是妳嗎？」

人卻迷糊的倒下去了，宛若被人抱起，姥姥愛憐萬分的把口對正他的口，蜻蜓點水似的將些粉末吹入，然後隱入屏風。

宋波醒來，耳中又聞那熟悉親切的聲音：「你去吧，下月再來。」

「求求妳了，告訴我，妳是不是黃荷？」

「要再見黃荷，當你成了自由身，就能如願、、、、」

宋波神思彷彿的被帶出花陣，心中老想著那句要他變為自由身的話，可無論如何妻子並無犯下被休的「七出之條」，又逆來順受，如何能做這種江湖不恥的事？

回到家，他不敢正眼看妻子，借酒消愁。心中情蠱卻不怨他，日夜糾纏，再也不是往昔令黑道聞風喪膽的大俠了。

再上山，姥姥滿懷心事的面對他，問他自由了嗎？宋波搖搖頭，心中清醒，分明面前的聲音就是黃荷。他出奇不意的舉起食指從商陽穴上發出內力，姥姥的面紗忽然被一陣強風掀開，人已被他一把摟住，踏破鐵鞋無覓處，真是得來全不費功夫。

「放開我、要死嗎？」黃荷雖已徐娘半老，但驟然被情人強抱入懷，臉頰也飄起了紅暈。

「黃荷，妳原來成了姥姥，想死我了，我再也不放開妳了、、、」他急不及待的把嘴唇強印在她的唇上，黃荷拼命掙扎，最後力道漸漸微弱了，任由他狂吻，她的心浪漫的飄蕩著，彷彿是在汪洋上輕搖的小船，再難自制。

久久，才依依的推開，幽怨的說：「你回去她身邊吧，以後不必再來拿解藥了。」

「爲什麼？」宋波緊緊的摟抱她的腰肢，好象一放鬆黃荷就便會消失似的。

古意正在鄰席，光天化日下那容此等色鬼放肆，人到劍到，嘩啦啦的一陣凌亂，剎那刀劍過招。三張薄如蟬翼的刀纏繞著古意，幾十個回合後，古意漸感不支。正當千鈞一髮，背後忽湧至一股氣體，那三張薄刀被掃落，大漢如斷線紙鳶倒退，臉如死灰的連刀也不敢拾就逃遁了。

回首訝異的見不到相助者，古意臉紅紅的走出醉仙居，心中困擾。想不到世間竟真有傳說中的那種殺人於無形的劍氣。漫步麗江畔，迎面一位老僧合十向他求佈施，古意正想拿出錢包，背後利劍竟然快如閃電似的被吸到老僧手上。

當的一響，也不見老僧出手，長劍已折為二；古意一急出手，本想搶劍，但卻眼光光的看著斷劍落地，老僧說：

「施主勿怒，此劍無用留著丟人。」

古意天資聰穎，知眼前人就是剛才出手相助的高手，立即跪拜；老僧笑呵呵的輕一托，他身不由己的被托起。心中大驚，若是敵人，自己豈非一招便喪命。正想再拜，但身體再也不聲使喚，老僧對他注視良久，才開口：

「施主有俠義之心，可惜劍法不精，難成大事。和市井之徒惡鬥，算不上英雄好漢，要做當世大俠就隨老納來吧！」

古意知道遇見高人，高興的就隨老僧而去。沿麗江畔行走走，幾天後到了虎跳峽，在青翠竹林內的一座廟宇落腳，原來住寺就是老僧。老僧是大理段氏後裔，當年其先祖的**六脈神劍**，江湖傳說早已失傳，無人知曉老僧竟是段氏家族後裔。

古意被收為徒後，才知曉了師傅的背景，每日練習上乘劍法外，師傅更爲他分折天下大事。要他成就一代大俠，把「俠之大者」爲國爲民的真理耳提面命。中原武林紛爭多的是爲名爲利，當前國難是海峽兩岸統獨大事，若彼岸獨立，雙方必兵戎相見，戰火燃燒沿岸平民死傷無數，實在是中華民族的大災殃。

五年前古意失蹤的消息在麗江一帶沸騰了一陣子後，再無人過問；經過多年的苦學，他終於練成了絕世劍術。劍氣縱橫，不論是木劍或柳枝，隨意揮舞，就可致人於死。離開了虎跳峽後，古意已是三十多歲的中年人，穩重成熟，對人謙遜，絕不隨便顯露武功，外形很像個誠實的鄉巴佬。

他到達香港加入了當地社團，由社團與臺灣幫會聯繫，輾轉辦到了簽證、以探親爲由再到了臺北，師父給予的任務是他出山後一直耿耿於懷之大事。不論以何種身份，只要能完成使命，他都在所不惜。

元旦日、臺灣充滿了洋洋的喜氣，野心政客們因為阿扁再次奪得「總統」之權，除了在總統府外舉行升旗禮外；當日下午，他更與呂秀蓮一道前往林口巨蛋體育館，參加拜祭中華始祖大典。

古意早已混入了六萬觀禮的群眾裏，在莊嚴的儀式中，阿扁到達了，由混元大禪師及一眾法師親自迎接；兩旁十多位護衛員保護著阿扁行進了祭壇，上香拜祭炎黃先祖、致詞後離去。這位講一套做一套力主台獨的中華民族千古罪人，笑吟吟的再一次騙過了誠實的老百姓，以為他拜祭中華民族歷代祖先，承認自己是炎黃子孫？

一行人到了巨蛋體育館外，阿扁正想上車，不意人影一閃，眾護衛員大驚呼喝著：「小心！有刺客啊、、、」剎那間七八個人已倒地，阿扁來不及反應，喉嚨已被無形劍氣穿過，無聲無息的去見毛澤東了。

阿扁暴斃，臺灣大亂。由呂秀蓮接任，她再不敢叫囂台獨了。

江湖傳聞，阿扁被殺後，有人用木劍指向那婆娘，警告她若再敢胡說八道，必如阿扁、、、。

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於墨爾本無相齋。

播 臺

胡二刀這位以雙刀揚名江湖的俠士，傳說其絕技是得自祖上的一本秘笈，先太公是當年轟動武林的胡一刀，那場和苗人鳳的生死決戰，成爲了一樁永遠的謎，留待後人想破腦筋，不管如何也難以破解的難題。

在幼年期便開始習武，及長苦苦追查其先祖與苗大俠過節，爲了一雪前恥，亦爲著胡家聲譽，本名胡峰的這位唯一胡家後代男丁，從秘笈中悟出雙刀無敵的大道理，以雙刀縱橫大江南北，所向披靡。

平靜的生活總因爲名氣之累，終日被迫與人過招，有一次快刀如電，破傷了對手，那位因失血至死的人是村黨委書記的兒子，這個禍使他不得不遠走他鄉。

輾轉飄洋過海移居澳大利亞，隱名埋姓的在墨爾本華埠餐館內當洗碗工人；對這個身體微胖的中年漢子，同事根本不知道他就是鼎鼎大名的快刀客胡二刀。

他利用工餘時間到移民英語進修班報名就讀，在同學中可算比較用心的人，自我介紹時，小心不觸及過去那段歷史，彷彿村黨委書記的魔手會隨時伸來索命似的。

如此渡過數年安寧的生活，有了工作經驗，轉業到另家更大的餐廳任樓面部長，休息時，在住所後園每日仍勤奮操練雙刀特技。世事多變，無巧不成書，鄰居洋人發現了其絕妙刀法，歎為觀止。消息傳揚開去，某日竟有多位元洋記者到他的工作場所要求示範，幾經推辭，仍難脫困。

老闆得知此事，大為興奮，說破嘴皮動之以情以義以名以利，幾經掙扎後，胡二刀始肯公開示範。一經宣揚，該餐館果然門庭若市，好奇食客如雲湧至，訂席竟周才有座位。

風平浪靜過了半年，胡二刀提著的心漸漸放下，臉上才有了些微笑容，食客們對他好奇心也隨著時日俱減。周末，地方小報頭版竟刊出來自神州東北的苗天山訂下日期擺設擂臺，接連多日打敗了無數澳洲武林高手。傳說此君有鐵布衫的硬功夫外，其劍術出神入化，每招每式皆是胡家刀法的克星。

苗天山這位瘦老頭兒其貌不揚，一口混濁的英語比胡二刀講得好，先聲奪人，指名要和胡家後人過招來了。

身體發胖的胡二刀脾氣極好，也不動怒，也不回應。倒是那些變成朋友的老外食客起哄。主動去約會苗天山，談判結果，訂下時日在擂臺上見真章。消息傳出後，成了比美軍攻伊拉克更轟動的效應。

兩位當世大俠終於首次相見了，胡二刀並無帶刀赴會，擂臺上的苗天山不肖的瞧著眼前的胖子，彼此凝視良久，彷彿二個木雕相對，不發一言。火紅的眼光漸漸黯然，最終臉上肌肉揚起淡淡的笑意，火藥味宛如已被狂風吹散了。

刀劍無眼，還是文比吧。似乎心靈相通，兩人不約而同的在微笑中宣佈，改由文鬥了。在眾人錯愕中，他們已出手了。

「橫掃千軍」，苗天亮招了，他原來已收起真劍，改用木劍比劃。

「北風起兮」，胡二刀雙手提著二節竹子，替代雙刀。風聲揚起，其內力所到處令在場觀眾的外衣飄蕩。

「江山一劍」剎那間老頭子凌空而起，仿如大鷹撲下，劍氣迫人。

「雙龍吐珠」胖子雙竹從下逆上疾刺來劍。兩人電光火石中拆了多招，此時齊齊躍至高空，觀眾驚呼拍掌，以癡似醉。

「天王至尊」但見苗天山大喝一聲，木劍如電直迫胡二刀咽喉。

「百戰百勝」眼看胡二刀必被此電劍插入喉嚨，在千鈞一髮中兩枝竹齊齊擊到苗天山的心臟處，竟是同歸於盡的險招。

二人一齊落到臺上，一齊收起竹劍竹刀，互相鞠躬行禮，握手並肩微笑，在閃光燈的照耀中，不分勝負的擂臺大賽，使這兩位當代武林世家保住了先祖的令名，他們也成了好朋友，留下江湖佳話。

二零零三年九月二十五日於無相齋。

尋 仇

點蒼派後起之秀卜成，藝滿下山，將近而立的青春，尚未有妻；為人鮮言笑，國字口臉，外貌極嚴肅；立志行俠仗義，以三十六招大力鷹爪名揚大江南北，難免有江湖好漢舍我其誰的傲氣。

那日合該有事，在醉仙樓下見一老尼拿著一柄拂塵周旋于幾個彪形大漢中，而那些使出招招奪命的漢子都持利劍及鋼刀；俠義心腸的卜成觀察了半炷香左右，恐老尼有失，不及細想就大喝一聲、縱身飄逸而落，向圍攻者匆匆突擊發招。風過處，利劍鋼刀紛紛被大力鷹爪一一擊落，漢子們呼嘯聲中遁逃。

卜成笑吟吟正想和老尼行禮，殊不知勁風迫至，來不及發聲，大力鷹爪本能舉掌迎敵，才驚訝襲擊人是老尼；老尼輕飄飄的施展「凌波微步」如鬼魅之影在他前後左右搖晃，他發出的大力鷹爪竟如擊進棉絮，眼前處處彷彿是一道棉花築起的無影牆壁。

「乳臭未乾的小子，誰要你多管閒事，壞我大事。看招、、、」老尼氣定神閑的耍弄著這位成名俠士，卜成心中一急，三十六招神功快捷施出，想給點顏色讓這個不識好歹的老尼知道他並非好惹。可惜事與願違，在她的棉掌中，他的力有去無回，居然連半分聲響也無，卜成大吼一聲，掙扎倒蹠、退出她的無影牆壁。

「算你知機，回去再練十年八年，行走江湖才不會像你這樣丟人。」老尼眯起小眼，也不追擊。卜成忍著心中的怒火，低聲問：「敢問前輩是否無影神尼？」

「哈哈、、、你這小子居然還有點眼力，還不給我快滾、、、」

經此一役，武林從此再見不到卜成的俠蹤，江湖沸騰著種種荒謬的傳說？

五年後，卜成再現身，揚言要和峨嵋掌門無影神尼決鬥，以報復當年的奇恥大辱。千里奔波尋到峨嵋山頂時，才知老尼早已於兩年前圓寂，掌門人蘭子姑娘領了多位門人，奉先師命遠赴澳洲，光大峨嵋絕學。小師妹天真的把掌門師姐的地址抄給這兒看來正氣迫人的俠士。

卜成心結難解，五年苦練有成，十八式大擒拿手，再配合鷹爪的變化，令人防不勝防，尤其可破解棉掌，如今卻想不到峨嵋派竟凋零四散，心中不甘。

隨著出國大潮，卜成終於也輾轉以留學生身份到了墨爾本。他爲了生計，不得不在華埠餐廳當侍應，白天也去進修點英文，每早就到公寓附近的花園練功。

幾個月後，下班時行到車站，幾位東歪西倒的洋青年見他落單，嘻笑著匆匆把他包圍，滿口粗話，其中還有三人抽出小刀和木棍。卜成本不想生事，但被迫緊了，只好一對五的和他們打起來；這些流氓根本不是他的對手，但想不到其中兩人撒出一些粉末，卜成眼睛刺痛難。在勉力掙扎時，忽然聽聞嬌斥聲，勁風掠過，那些大漢驚呼叫罵，相繼被擊倒。

蒙矓中，一位冷若冰霜的女子靠近他，幽香撲鼻，冷冷問他：「沒事吧？要我送你回去嗎？老鄉！」

一絲溫馨漲上心頭，卜成面向她，好姣美的一張臉，白裏透紅，小嘴微張，皓齒如雪，他剎那如被點了穴道，忘了說謝。

「大恩不言謝，請問姑娘芳名？」

搖搖頭，展顏微笑，她灑脫的扭身就走，留下令卜成難忘的背影、、、

卜成有了心事；也沒忘尋仇初衷，要先解決了那段和峨嵋派的怨仇後，再設法尋覓恩人芳蹤。

星期日趕往車站，按址前往南雅拉區，要和老尼門徒定個地點比試，一雪前恥，也不枉專程萬里追蹤到此一趟了。

上樓按鈴，門開處，卜成一腔怨恨頓時凝固；啓門的女子也錯愕萬分，怒容泛起，冷冷開口：「你爲何跟蹤我？」

「妳誤會了，我是專程來找峨嵋掌門人，沒想到妳就是大名頂頂的蘭子女俠，難怪那晚幾個流氓三兩下子就被妳打發了。」

「你就是先師手下敗將，尋仇來了？」

「我一直在找妳，也在找我的恩人，沒想到竟同是一人？尊師已經往生了，妳又有恩於我，那些在國內糾纏不清的事兒，算了吧。」卜成心中百感交集，對這位美麗俠女早已傾倒，心中的結剎那煙消雲散。

蘭子聽他說得真誠，寒臉被笑意取代了，讓他進門、、、、。

二零零四年五月二十二日於無相齋。

隱 俠

戈北個子平平，不胖不瘦，雙眼有神，望人有股威嚴。從小好武，到處拜師學藝，十八般兵器樣樣皆精，若當個武師早已卓卓有餘；可卻醉心成爲當世高手，因此出山行走江湖，路見不平往往拔劍除惡，也贏得了少俠之名。

找尋奇能異士多時，卻無緣得遇；那次經過終南山，躑躅山麓，竟無意發現了樹林內一座奇特的石墓，墓碑上雕塑的隸書是：「獨孤求敗之墓」，旁邊還另豎立一石碑，略述墓主人生平，打敗天下無敵手後，唯有以「獨孤求敗」自號，隱居終南山。最後那行用紅油塗寫的大字是：「君子俠士不必跪我」。

戈北生平最是崇拜奇人俠士，早已聞說此位前輩高人的絕世武學，對他心儀頗久，只恨自己誕生也晚，無緣瞻仰與這位大俠士風采；今日得見其長眠墓穴，也算難得，因此讀罷再不多想，對那行紅字更視而不見般，恭恭敬敬的兩腿一蹲，跪下向石墓叩頭三拜。

人生的際遇有時真難想象，這一跪三拜後，奇事發生了；面前墓穴伊呀有聲，石碑前泥土竟往下裂開，一個長方形的木盒竟呈現戈北眼底。盒面清楚字迹刻著：「已行拜師大禮，就入我獨孤門下，要依求敗劍譜修習，必可發揚光大獨孤門派。

好好珍惜保存此檀香木劍，此為餘生平用劍。」

戈北彷彿身在夢中，有點不相信的小心提出木盒，打開一看，果然有本劍譜及黑色木劍，握在手上輕如無物，就憑此木劍真想不通如何能天下無敵？劍譜上另有一箋，幾行小楷寫著：

「天下人莫不以君子俠士自居，豈肯對我下跪？跪餘者必謙卑自承小人及非俠士，實與餘有緣，真小人勝於世間偽君子，故收汝為徒，好自為知。」

戈北虔誠再行跪拜後，才捧著木盒離開終南山。江湖上再不聞戈北俠蹤，傳說紛紜，有道其人已遭不測，有雲戈北遠遊海外，也有猜測已洗手下海，再不行走江湖云云、 、 、 、 、 。

也不知多少年後，江湖上忽然有個百變采花賊橫行，所謂百變，倒非真個有百種變化，只是這個藝高膽大的淫賊至今公門捕頭皆無法形容其樣貌，大家言之鑿鑿，都說見過，但卻無法說出其真面目。怪事是，被淫辱過的婦女也都各說各的，讓捕快們方寸大亂，以為方圓百里同時出現了很多個淫賊？

在此同時，大江南北有位年青俠客，經常臉帶笑容，遇到敵人襲擊時，拔劍時對方眼睛來不及閃爍，劍已鎖喉，心膽俱裂中，才發現指著喉嚨的是柄黑烏烏的檀香劍。消息不徑而傳，不信者大有人在，世間豈有如此快劍？持劍人為何要用木劍？後來，被這位不知名的俠客打敗的江湖敗類越來越多，這些敗類均被木劍劍氣傷及肌腱骨骼，武功被廢掉了，只留下了殘命。

問及其師承，姓名，這位俠客總是展現可親的笑容，只說是終南山獨孤求敗傳人，無名無姓隱於市的人而已。於是江湖上就冠以「隱俠」以示尊敬。

閩江一帶小鎮，被淫賊橫行，婦女人人自危，不敢獨行。那日光天下淫賊抱持一少女到市外荒林，少女大叫聲中，忽見人影一閃，面前被人檔了去路。怒目持木劍的隱俠正是檔路者，淫賊放下少女，怒從心起，拔起大刀不由分說就迎對方砍去，人也前躍後閃，以三十六招奪魂刀法，招招攻向敵人要害。木劍輕靈迴旋，三招後就指著淫賊咽喉，他大驚，來不及退卻，面具已被挑開，正想蹲下再逃，木劍發出劍氣，再度擊向其臉，又一次被挑去另一張面具。

「原來你就是百變采花賊?看你還有多少張假面具?」隱俠說吧，木劍迴旋，一招行雲流水，再一張面罩被撕開，大刀左右拙劣的亂砍，卻全被劍氣封死了。

最後再無面罩被除了，淫賊那張真容，久不見陽光，呈現死灰蒼白之色；隱俠木劍向下掃過，淫賊大叫聲中，股間陽具已被切斷，血染滿褲管。

面無人色的少女爬起身，向隱俠跪拜，感謝他的大恩大德，他說：「回去通知捕快吧，以後他再也不能作惡了。」

少女站起來，剎那間眼前人如煙似的遁隱了，夕照下只有半死淫賊的呻吟聲伴著風聲、、、、

二零零四年八月一日於墨爾本。

蠱 毒

劍神中毒得到上官鳳的解藥後，已恢復了往昔名揚江湖的大俠形象；江湖上的大小恩怨、難解難分的仇殺，又經常邀他去主持公道。

劍神之妻溫玉對丈夫依然盡著傳統的婦道，雖然明知他的魂魄被妖女勾引，常離家出走，但她還是為他守著空幃、不離不棄的等待又等待。也因這份情，使劍神不忍拋妻。終至無法和上官鳳相守，被武林視為妖女的靈山派掌門人，在最後動情的剎那，竟為他解開了蠱毒，讓他得以重新為人。

劍神午夜夢回，每一思及，總不忘那段對上官鳳癡纏的日子，他在沒有蠱惑神識清醒下，往後多年漫長歲月中仍苦苦的思念著她。

八年中，江湖變化極大，靈山派幾乎成了武林霸主，但其背後居然是受命於天山魔君，傳說上官鳳的姑姑，也就是那前任掌門，是由魔君培訓成人，負有了不可告人的使命，在臨終把掌門傳予上官鳳時，也要她發誓繼續其未完遺志。

劍神因神化的劍法，被江湖視為群雄之首，成為對抗靈山派的主力；可若在單獨遭遇戰時，被圍攻的劍神，內心因

那份無人得悉的「愛屋及烏」之意，而劍下留情，不忍斬草除根，只用其高超刀法把靈山門人迫退而已。

因劍神的阻礙，靈山派再難所向無敵，門人紛紛的舉報，終於讓上官鳳再三思量下，已非要親自出山不可了。

飛鴿傳書，劍神展讀那封秀麗的筆迹，神思恍惚，一時間往日與上官鳳的恩愛都一一在腦內顯現，竟有點急不及待的要去玫瑰園。

上官鳳一襲紅袍，婀娜身影一閃就從玫瑰陣法步出來，劍神早已等在園外。四目交投，多年不見，真個恍若隔世，再重逢、千言萬語竟都無從出口；風姿依然綽約，兩鬢有些微白霜，笑靨如舊，臉帶倦容，劍神心底一時湧起無限的憐愛，忘情的注視著她。

涼風吹拂，久久、他才回魂似的開口：「這些年來妳都好嗎？」

「託福了身體還好，不過是忙到昏頭轉腦的；總有做不完的事。唉！你何苦要和我作對呢？」她幽幽的歎氣。

劍神彷彿受到雷轟般，心一下子都軟了：「一定是誤會，我怎會和妳作對呢？」

「我忠於魔君，你卻和那班所謂名門正派找碴，還說不是和我作對？魔君早已不是以前的魔君了，對江湖做盡了好事，你難道不知道嗎？」上官鳳輕聲的說，好象都是發自肺腑之言。

「謝謝妳當年的大義，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對靈山派，我從來網開一面，妳是知道的啊！」

「若非如此、我也不會約你相見了；接招吧！」她話才完，劍氣已發，劍神沒想到她會突擊，天窗穴一麻，趕快提勁運氣，幸好她並無動殺機，因而氣到頸部麻感盡消，大驚中他往後退，劍風旋繞，把全身穴道包裹在劍招中。上官鳳突襲不成，反身就走，劍神立追，女前男後如影隨形，衝破了玫瑰五行八卦陣。一直在花香飄逸裏尾隨的劍神，終因忘了防備花陣的情蠱，再度被惑、乖乖的陪著上官鳳回到她的閨閣。

靜寂中兩個立場有異的男女對視，突然情難自禁的相摟相抱相擁；她多次堅拒中，他忘情地在她耳際中呢喃：「今天是我生日，妳要送禮物給我嘛！」

上官鳳心軟，終被他吻上了芳唇；久久、他說：「我來、是要妳享受我的萬縷柔情，請讓我侍奉妳、、、」

「不可都委屈你，怎能只是你給我、你也要和我一起快樂、、、」

他爲她寬衣解帶，欲仙欲死的纏綿後，兩人摟抱著依依難舍，她迷茫的問：「以後怎麼辦？我有犯罪感呢！」

「讓我做妳的裙下臣。」他吸吮了她口中唾液暫時解了蠱毒，迷糊的提出了連他也不相信的許諾。

「你不是最反對做女人跟班嗎？」

「今生無望和妳結合，改當妳的裙下臣，愛妳疼妳惜妳，可慰相思；又不傷害溫玉，我會退隱江湖了。」

「太好了。」她將進出陣地的口訣念出來，再問：「記熟了嗎？」

他點頭，擁吻上官鳳、才難舍離去。

江湖群龍無首，劍神無緣無故的失蹤了；只有靈山派掌門人上官鳳笑到好開心，她施蠱毒的功夫更上層樓，輕易就擁有了一個最忠心的裙下之臣、、、。

二零零五年十月十三日於墨爾本。

琴簫情

簫音悠揚散播進周遭的空間，遠遠近近若隱若現的清晰簫聲破空傳至，本來平靜無波的止水心坎，驟聆此哀怨斷腸樂曲，彷彿浪濤突擊，掀起無止盡的漣漪。

吹簫人是江湖俠客蕭無極，外號無敵銅簫；他自出道以來就雲遊四海到處行俠仗義，救人無數。外表英俊、為人豪爽，臉上常挂著笑意，但無人明白他過去發生過什麼事，以至簫音中盈滿愁緒。

他從天山一路往南走，每個地方都隨緣佈施，呆在一處不到兩天又匆匆離去，像在逃避仇家似的；令人難解的是以他的絕世武功銅簫十八式，江湖上幾無敵手，還有何人可令這位當世高手東奔西逃呢？

那年與她在嵩山意外邂逅，他對面前婀娜嫵媚的弱女子頓生好感。殊不知是誤會或她是仇家後人，對她展顏，正想攀緣時；忽然她出乎意料的發招，抓在玉手上的兵器竟是琵琶。揮舞如仙女散花，剎那間風聲呼嘯，他被強力的暗勁迫著後退，等到調息吸納，運氣於掌，持簫抵擋，漸漸化解陌生美女進擊的氣勢。

他的十八式一經展開，源源不絕，招招相扣連鎖，攻中帶守，身遭被無形氣環包圍，滴水不入。琵琶久攻下仍不見功，女子驟變招數，急退七八步，一個迴旋美姿，人已盤腿而坐，低首垂目橫抱琵琶。

蕭無敵一愕間，硬拉回已追迫之殺著：「銅簫鎖喉」，人也因回勁而倒退幾步。來不及發問，琴聲破空而響，但見她纖纖十指轉軸撥弦三兩聲，輕攏慢撚抹複挑，大弦嘈嘈小弦切切。蕭無極一顆心七上八下，隨著琴音時快時慢，彷彿已被催眠，腳步不受控制的移向她。正當他神魂不清時，忽而當的一聲大響，一根琴弦中斷。蕭無極隨即止步，額上汗珠已滴，暗叫好險。

「請問女俠緣何無理取鬧？」

「因為你是無敵銅簫啊！不找你找誰？今天算你好運，琵琶斷弦放你一馬；我就是一路追蹤你的峨嵋派第三十七代掌門人冷血豔。」

「我什麼時候得罪了閣下，一定要來找麻煩？」

「少嚕蘇，天涯海角我還要找你還一筆債。」言畢風聲呼呼中她已抱著琵琶急躍隱沒于林中。

蕭無極心情黯然寥落，百思難解，想不起那年那月開罪過這位武功高強冷豔清麗的掌門人，今後將永無寧日。從天山往南走，以為能避開這場上代結下的恩怨，師父臨終遺言，希望他設法化解，怨怨相報無了時。他到處行俠濟世，也無非向她證明，他並非浪子並非虛有其名。沒想一見，原來她美豔若仙，他那一殺招，真的全力出擊時，還是會為了憐香惜玉而硬回收的，可惜她並不知道。

蕭無極並不怕，倒祈望能再遇上她，可是匆匆數載，斯人已無蹤影。萬水千山外的南太極傳說是人間仙境，為了嚮往這個世外桃源，他終於來到了昆士蘭的黃金海岸。

每日在沿岸鬧區中演奏銅簫，西洋人駐足聆賞後，除了掌聲也放下了些賞錢，足夠他正常的生活開支。

那天在沙灘上熙來攘往的遊客中，離他不遠處，有一女子抱著琵琶行到他身前；在他持簫吹奏時，撫琴撥弦，琵琶聲突襲而至。但見她十指如飛錯雜彈，大珠小珠落玉盤，四弦一聲如裂帛，鐵騎突出刀槍鳴。

銅簫忽高忽低，迴旋穿梭於琴聲中，內力貫徹，如泣如訴，在她殺氣奔騰裏柔情萬縷的化解迫至的力道。當世兩大高手在不明所以然的洋觀眾前已交手幾十回合。

琵琶聲漸漸由充滿殺氣中被溫柔如水的簫音交纏著，兩對本來敵視著的眼光也已無意中纏綿交接，一切變得如詩似畫，像昆士蘭黃金海岸的暖和陽光，琴簫和奏在二人對視微笑中劃上句號，掌聲雷動，銅幣如雨的賞賜給這兩位華裔音樂家。

冷血豔輕笑著走近簫無極，他本能的一退，惹得她哈哈大笑：「還怕我？」

「真沒想到，竟會在澳洲相遇。」他撫著銅簫低歎著。

「同是天涯淪落人，我們算不算有緣？」

「是吧！我想欠妳的債今天要開始還啦。」

黃金海岸的海灘邊，自始有耳福的遊客在晴朗時就會聆賞到這對俠客的琵琶銅簫合奏，簫無極終於完成了師父的心願，與冷血豔共締良緣。

二零零三年九月三十日於無相齋。

附：《琴簫情》的賞析

香港/阿兆

【作品主旨】

行俠仗義，武藝高強，意志如鋼，柔情若水，乃武之俠者。

好的武俠小說除了有出神入化的武藝比拚外，更重要的是以「義」為重。義，首要的是堅持正義，大者保家衛國，小者符合社會公道。其次才是義氣，為朋友解急扶危。蕭無極行俠仗義，救人無數，對攻擊自己的冷血豔手下留情，也可算是一位俠者。至於最後化敵為愛侶，也並非無可能，因同是天涯淪落人，何況兩人旗鼓相當，英雄惺惺相惜嘛。

【寫作技巧】

巧妙地把一對淪落於澳洲街頭的音樂藝人，演化成傳統的武俠小說人物。活用白居易詩句，令作品別有韻味。

相信作者就算不是金庸迷，也曾讀過金庸的武俠小說了。武林高手比拚內功，也有以彈奏音樂為手段的。在中樂團，蕭與琵琶都可以獨當一面，兩者也可以合奏。作者便是以這兩件樂器的特色，上演如刀槍交加的內功比拚，妙在圍觀的聽眾不為內功所傷，而兩人卻是殺得昏天黑地。此外，作者移用了白居易<<琵琶行>>的描述，把演樂與武術渾同一體，趣味盎然。

逍遙派

逍遙派崛起江湖是近二十年的事，清一色只收女弟子的逍遙派掌門人外號逍遙姥姥，終年以黑巾蒙面，不論敵友甚

至徒衆，皆無法得窺其真貌。故對她就有了種種匪夷所思的傳聞，也就不足爲奇了。

與世無爭，後來爲了不受控於關外魔教，就全力反擊；爲免于被吞併，姥姥下令儘量把其他門派收爲己用。當然引起武林腥風血雨，人在江湖、不是殺人也往往會被人殺，這好象是不變的定律。

封珂是姥姥的得意門徒之一，有張如花的美容，未言先笑，予人好感。奉命前往閩江畔追殺大俠劍狂，這位武林新秀的外號劍神，人與劍合一的神技，幾乎是打敗天下無敵手了。

也許是前世的宿業，當封珂在江畔與劍狂邂逅，這對男女四目交投的剎那，居然殺氣盡消；升起的是蒙矓的一片好感，那份相見恨晚的感覺由淡轉濃，終於一發不可收拾。

封珂違背了師命，竟然在逍遙派分舵處，情迷意亂中以身相許，成了劍狂的女人。十年前，這段轟動江湖的情緣，被好事之徒宣染到沸沸騰騰。爲了劍狂的聲譽、封珂不告而別，痛苦的割捨下這情愛的包袱。

不意他竟是情種，對封珂的那份深情無法忘遺，從此浪迹江湖、天涯追尋，把對劍的癡變成了對封珂的癡，終日借

酒消愁，也不管世人如何對他的評價？反正、沒有了她，活著對他彷彿是中毒或像極了被蠱惑了神智的人。

逍遙派一眾姐妹經常被劍狂追問，往往在一場激烈的打鬥後，劍癡也因了「愛屋及烏」，對這些被江湖稱為妖女的邪派門人，刀下留情，不忍刺殺。

封珂爲了躲避劍狂的糾纏，早已回返逍遙派總壇，本想從此在山中接受師父的嚴懲，閉門頌經度過餘生。不意、姥姥病重，那天在床上召見了這位叛徒，和她單獨密談，要她發誓光大門派，同時拘拿劍狂回山，若肯爲逍遙派所用則留下，若不從就要刺殺，以免阻擋逍遙派成就霸業。

封珂萬萬沒想到姥姥居然是她的姑母，把重擔交了她，脫下手上掌門人玉戒指爲她戴上；同時把面上黑紗巾轉給了她，要她從此不得以真面目示人。臨危受命，她茫然中只得含淚應允。

眾姐妹在叩拜了新掌門後，也無法知悉她是那位師姐，從此也以姥姥相稱。

新姥姥同樣下達了拘捕劍狂回山的命令，但多了一條是絕不可傷他的生命。這和被視爲邪魔外道手段狠毒的逍遙派

一向的手法，似乎相去甚遠了，衆門人雖心有疑惑也不敢多問。

那天在閩江畔的酒家，劍狂語無倫次的大罵逍遙派，他用此法已多次引來了逍遙門人，目的是想從她們口中探悉封珂去處。這些年來，他再無心理會江湖事，武林中人大多把他看成了一個癡呆的瘋子，每日喝得醉醺醺，酒氣沖天，變成了酒鬼一樣，不同于酒鬼的是他雖在醉中，仍然劍法如神。

果然不久，幾位持劍的女子不知從何處躍出，不由分說的圍攻了劍狂。他聽風轉身，隨便以母指或食指東點西指，利劍紛紛墮落；美女們花容失色，或被點到了巨骨穴、或扶突穴、或命門穴或身柱等背後穴道感到一陣麻木。劍狂哈哈大笑的揚聲說：

「還是回去請出妳們的姥姥來吧？」

話才說完，一陣玫瑰花香撲鼻，耳聞傳音：「劍狂、是我，你要找的人。」

「封珂！是妳，果真是妳嗎？妳在那兒？」劍狂夢寐以求的人終於傳來如蜜的聲音，他狂呼奔前，跟蹤聲音、人如影的消失。走近竹林內，他幌動了幾下也就昏迷失去了知覺。

醒來、人在床上，那對似曾相識的眼睛望著他，輕聲說：「你中了我的逍遙毒、全身無力，只要聽話，就無大礙。我不殺你，你今後也不要再為難我門人，每月來見我一次，自會給你解藥，你要保命，就要信守每月之約。」

「妳是誰？妳的聲音很像封珂？」

「我是逍遙姥姥，笨蛋、我的聲音就是你的毒素。」姥姥轉過臉，眼中蘊含萬縷柔情、輕輕歎了口氣、、、、。

二零零五年七月二十一日於無相齋。

柳含月

柳含月的父母是揚名江湖的俠客，喜歡好打不平，因而結下無數仇家；有了掌上明珠後，便隱居於閩江畔，親自調教女兒，希望把絕世武功傳給唯一的門人，也就是含月。

含月自幼聰慧，對弄刀耍劍不感興趣，可卻極愛彈琵琶，寧可把時間花在向媽媽學琴藝，也不肯聽從父親硬要她練刀舞劍；為此柳老苦惱不已，最後和夫人妥協，在她成長時期，同意習武與學琴平分時間。

在每日生活裏，上下山道挑水砍柴，含月都要分擔，並沒有因是獨生女而受到額外的寵愛。其實這也是柳老的苦心，在她不知不覺中把上乘的內功心法經由粗活而傳授她。

母親教她的琴藝，也非一般的音律，除了琵琶彈奏方法外，還教她如何調氣，如何在遇敵時經由琴音中傳出內功，讓音波擾亂對方心神，重則致命輕就逃之夭夭。

已亭亭玉立的柳含月初次出道，沒多久便轟動了大江南北，長得清秀的臉頰，不怒而威，兩隻眼睛冷如冬月，彷彿可以照入對方靈魂。壞人遇到她，在她美麗的姿影中，一打照面，幾乎來不及細瞧，已被她震攝了。往往刀還沒拔出，已被她的快劍抵著咽喉，魂飛魄散中唯有乖乖聽命。

那次到武夷山辦事，翌日回家，驚見父母雙雙伏屍廳堂，大廳家俱全毀，想是經過激烈打鬥後被殺。突遇巨變，她幾乎昏倒；撫著雙親僵硬的屍體痛哭，咬牙切齒誓報此深仇。

埋葬了父母後，含月帶了琴與劍獨走天涯，要去刺殺仇人。可是、天地茫茫，連仇人是誰也不知曉？又將如何尋覓呢？她心中的仇恨堆積到如一座行將引爆的火山，行走江湖時，遇到可疑之武林人士，若查知是黑道者，或對她姿色表現出垂涎時；她二話不說，必出劍殺之而後快，死在她劍下的人已不計其數。

柳含月爲報親仇，走火入魔的胡亂殺人，竟把往昔的俠女聲譽斷送了；江湖上提起這個武功高強的冷豔女子，從此稱做「妖女」，由正而邪，實是她父母生前所難料到。

她父母仇家極多，又無蛛絲馬迹，真是殺不勝殺；因此、江湖揚起了一陣腥風血雨，含月卻不管那麼多，一心只放在報仇的事上。藝高人膽大，有一次在閩江畔獨鬥幾位黑幫高手，幾乎被迷煙毒倒；幸而她臨危鎮定，改以琴聲抗敵，最終流瀉出的「十面埋伏」正好是她自己被重重包圍的心態，敵人在琵琶聲中紛紛遁逃而走。

「阿彌陀佛！」聲聲佛號不知何時竟從琴音中穿插而至，含月原本充滿殺氣的琴聲，漸漸由強而弱，肅殺之氣被佛號慈悲圓融的聲波化解，因而轉變爲悅耳之聲。

「施主，放下屠刀立地成佛！阿彌陀佛！」眼前貌不驚人的老尼，合十爲禮，她身上的灰袍寬鬆，一串佛珠挂在胸前，低首含笑望著她。

「老尼姑，休管閒事？」含月大驚，趕快加強內力，想衝破她那無形的力道，忽然、琴弦一根根的斷裂，終於琴音驟止。

「施主，緣何妳心中充滿了殺戮之氣？」

含月知眼前老尼並非等閒之輩，不敢怠慢的回應：「爲報父母深仇。」

「妳父母爲何被殺？想必也是當初他們殺了別人吧？妳報仇濫殺無辜，被妳所殺者，他們的子女將來又會來找妳報仇，怨怨相報何時了呢？」

「不關妳的事，讓開。」含月揮出琴身，想擺脫這個老尼。但見老尼灰影一閃，她手中的琵琶已被老尼奪下。

含月不由分說，長劍快速拔出，劍鋒遊走，老尼雙手合十，口中再念佛號，一道至柔之氣無影無蹤的把她前後左右都包圍起了；她的劍彷彿被人用膠漆在空中強力的膠著了，居然無法再移動，什麼劍法也使不出來。

「阿彌陀佛！苦海無邊，回頭是岸。」溫柔的聲音充盈了慈悲，含月心中先前的仇恨和殺氣竟漸漸消失了，腦中空白，忍不住悲從中來，雙腳不聽使喚的跪下。

「起來，施主有慧根，何不隨老尼雲遊四方化緣去？」

含月不由自主的起身，眼淚滾落，扔掉了斷琴和手中長劍，點點頭，就隨老尼而行，上了閩江畔停泊的渡船過江而去。

從此、江湖上再無柳含月蹤迹，大家也無法知曉她是死是活、 、 、 、 、

二零零五年元月十九日於無相齋。

紅纓槍

丁成師傅已過耳順之齡，在略胖的體態上仍然看不出歲月在他身上劃過的痕迹；十八般兵器樣樣都會，最精的自然是一黑一白兩道聞之喪膽的紅纓槍了。

半生縱橫江湖，壯年時便揚名大江南北，有一次押鏢路經武夷山麓，被那夥不知死活的賊匪包圍。丁師傅氣定神閑持槍大喝一聲，也不打話就舞起二十四招紅纓槍法，其中一招六式的「梅花落瓣」、剎那間在對手錯愕慌亂裏，喉頭已被槍尖頂著，只要往前一推，必穿喉而亡。但丁師傅目的並非要致死對方，無非想讓賊匪知難而退，在他們驚魂未定中回槍，順手掃落他們手中兵器。此役後、丁師傅聲名被宣揚到沸沸騰騰，投其門下的弟子日增。

令丁師傅悶悶不樂的卻是他唯一的兒子丁功，根本無心繼承其衣鉢，無論如何軟硬兼施，也難動搖這個兒子的決心；他自有一番大道理，什麼時代有別，所謂「江湖」，無非是

黑白兩道爭奪名利的地方。何況保鏢行業始終會式微，苦練有成，紅纓槍法傳下去，總有一日成了舞臺上表演的「特技」而已。這些忤逆之言，真令丁成又氣又怒，恨不得一槍鎖喉的刺死這個不孝子。

八零年代隨著大陸的開放，興起了留學潮；於是丁功也飄洋到了澳洲的墨爾本，過起半工半讀的洋插隊生涯，竟也如魚得水。

十年窗下無人聞，丁功學成自營生意，不久也做得火紅；業餘爲了回應融入主流社會，結交了不少當地來自世界各國不同民族的朋友，當然也有了不少澳洲洋友人，機緣成熟並加入了一個打獵協會。

因是打獵協會的正式會員，順理成章的申請到槍照，每逢周末或晚間，便去射擊場練習槍法。也許天資聰穎，或是興趣使然，幾年間、丁功已成爲協會中有名的槍手，一槍在手，幾乎彈無虛發。難能可貴的是不論是長統獵槍或左輪、曲尺，都能得心應手，彷彿電影中的西部牛仔，拔槍開槍收槍一氣呵成，絕不含糊。

事業有成，丁功便如願的把在大陸的父母申請到澳洲來團聚，丁成抵澳後，知道了兒子雖沒有克紹箕裘繼承父業，

但在洋國度中也有了立足地，洋車洋房樣樣皆有，也老懷安慰。

那天、閑來無事，就把帶來的兵器一件件拿了出來，當擺設般挂在大廳上，拿起紅纓槍到後花園，一時手癢便舞動了；勁風虎虎生威、舞完時左鄰掌聲連連，一對中年洋男女又笑又嚷，噤噤喳喳、丁師傅只有抱拳微笑，不明他們說些什麼。

晚飯時，丁功問：「爸爸、你今天練槍了是嗎？鄰居佐治先生給我打了電話，大贊你呢，同時建議你到墨爾本著名的雜技團求職。」

丁成寒起臉冷冷的說：「豈有此理，把我成名的絕技當成雜耍？老子槍法是用來表演的嗎？」

丁功笑笑的望著老父：「爸爸、時代不同啦，幸好我以前不跟你苦練；咱們的槍法，再神，也成了雜技了不是？我的槍法就不同了，獵季快來了，讓我帶您去開開眼界吧！」

丁成一臉迷茫，怎樣也無法想象這個不肯繼承他絕技的兒子，也竟會槍法？

維州每年一度的獵鴨季到了，那天丁成載了父親趕到二百多公里外的獵場，近百位打獵協會會員已三三兩兩分散在廣闊的水草上。丁功全副裝備的也加入了，身邊還帶著父親，但見他舉起獵槍，瞄準後按下扳機，子彈呼嘯連連，一隻只鴨子應聲中彈而倒，真個是神槍手，彈不虛發。

回程時，兒子問父親：「爸爸、我的槍法如何？」

「不愧是神槍手，真有你的，學了多久？」

「三、四年吧，學您的要十幾二十年，又無用呢！」

丁成又高興又煩愁，喜的是兒子竟是神槍手，愁的是自以為榮的絕技，當下竟淪為「雜耍」？

終於下了決心回國，大發英雄帖，在武林會上，正式宣佈「金盤洗手」，封槍退出了「江湖」。神州武林人士皆不知丁師傳出洋後受了什麼刺激？居然如此堅決就把名揚武林的紅纓槍法絕技讓它埋沒了。

丁師傅再返澳洲，蒔花弄草，過著退休式的優閑生活；走在街上無人知曉這位老先生，竟是身懷絕技、來自神州的武林人士呢！

二零零四年十一月十一日於無相齋。

無情刀

峨嵋派門下大弟子梅姑、從小跟隨滅絕師太學藝，帶發修行；師太不願在她塵緣未了前迫她出家，主要是希望她將來能接任掌門，對峨嵋派絕學發揚光大。

梅姑秀髮披肩、杏眼含笑時，整張清麗脫俗的五官彷彿塗上了蜂蜜，甜味洋溢，令人引不住想親近。行走江湖，也因了這份姿色總會無緣無故招惹些登徒子，時被狂蜂浪蝶繚繞不在話下。

眾師妹們對這位秀外慧中的大師姐又敬又愛，主要是梅姑脾氣極好，對師妹們一視同仁，有問必答，排難解紛義不容辭。

峨嵋滅絕師太年事已高，也想專心修行，因而召集門徒，隆重宣佈傳位大事，梅姑深得師心，自然繼承了師傅的掌門之位，同時、也當眾把「無情刀」秘笈授予新任掌門。

「阿梅，要等機緣成熟，妳才可以練這門絕學。」師太語重心長的說。

「是!請問師傅弟子如何知道何時才算機緣成熟呢?」

「阿彌陀佛！」滅絕師太閉目合十，再不回應。

禮成後、衆師妹們高興的圍繞師姐，紛紛向新掌門人道賀；梅姑一如往常笑逐顏開的一一回禮，並無半分滅絕師太威嚴的掌門相。

山中無事時，梅姑忍不住想起那本秘笈，於是偷偷的開始依書學習，經歷數月，卻只學到了無情刀法的無數花招，中看不中用，總不明白爲何如此？

那次下山遇到了幾個流氓，以爲她是一般的良家女，風言風語的調戲，梅姑手癢便拔刀；施出無情刀法，豈知竟似街頭賣藝人，刀式極美卻無半點殺傷力？最後不得不使出峨眉派神功擊傷那幾個流氓。

一表人材的表哥林虎在武當山藝成下山行走江湖，那天在姨媽的誕辰上這對多年不見的表兄妹相遇；梅姑芳心大動，對國字口臉的林虎望向她時的眼睛，令她有點手足無措之感，身爲一派掌門人，竟如此失態。她事後才知「一見鍾情」果有其事，從此花前月下，郎情妹意訴不盡的相思，剎時傳爲武林佳話。

一年間從初戀至熱戀，正當梅姑暗自編織著與表哥相棲相宿的美夢時；那天在武當山腳附近的杏林內，驚見情郎親

熱的摟抱著一如花少女。初始以為眼花，悄悄趨前反身驟然回首，男人正是朝思暮想林虎，少女竟是她的表妹如如。這一驚非同小可，剎時天旋地轉，狂呼一聲拔刀而砍，再顧不到自己掌門人的身份。

林虎持劍檔著她的亂刀，讓如如乘機逃離步步殺著。

梅姑咬牙切齒的大聲問：「你說，為什麼？你為什麼如此無恥？」

「梅，那是風流，不是無恥，妳冷靜點好不好，像只雌老虎。」林虎氣定神閑的施展武當太極劍法困住了她的刀。

「你下流，不要臉，我誓報此恨。」梅姑氣急攻心，全力揮刀；想把負心人砍死刀下，卻被利劍粘緊無法施展。

回返峨嵋山，傷心欲絕，幾天幾夜不出房門；大哭幾場後，終於清醒，重新出發，無事人般的管理山上日常工作。師妹們都知道，卻無人敢問。

晚上、梅姑練功時，忽然想起那本秘笈，再次依書苦練，心境悲慟，每一刀都想刺死那負心人，殊不知刀式一路下來如行雲流水，勁風呼嘯，把無情刀發揮到淋漓盡致。

一年後，梅姑再到武當山下叫陣，指名要鬥林虎。一眾武當弟子把前來挑釁的梅姑密密圍繞。

梅姑心中的情早已如風逝去，哀莫大於心死，死心再無情；恰恰是滅絕師太當年所說的「機緣」，因而促成了她練就了峨眉絕學「無情刀」。這些微妙變化，梅姑也不自知。她拔刀而舞，輕鬆自在，彷彿表演刀法的賣藝人；武當派弟子們的劍陣，已被她的刀鋒掃到七零八落，歪歪斜斜。

乘勝追上山，找遍了大殿及前後山，卻不見負心漢的影子；武當弟子說，林虎因為犯了淫誡門規，兩月前已被驅逐出武當。

梅姑心中湧上一陣快意，冷笑著離去。

峨眉派的「無情刀」一舉轟動武林，江湖上傷在無情刀下的卻全是那些負心漢子和調戲婦女的流氓及登徒浪子。

梅姑卻沒想到，林虎並無被驅逐下山，自知不敵，騙過了表妹，當日竟躲在武當山上靈骨塔附近的閉關山洞、 、 、 、 、 。

二零零四年十月二十二日於墨爾本無相齋。

無敵劍

十月仲春時節，「大洋洲武術總會」理事會，假座澳洲首都坎培拉國家博物館的會議大樓舉行緊急會議；出席的理事們皆是全澳各大門派的代表，有自由博擊家、武士道、跆拳道、詠春派、金雞門、泰國拳、柔道、蜻蜓刀及武當、少林、華山、昆侖等自神州移民的弟子，為光大其門派而設館授徒自封的各級「大師」。

議題是近數月來各同道先後被一位神秘劍客，號稱「無敵劍」者到來踢館，這個劍客自我介紹是來自武當，承師命要來揚威立萬。因此、大會請武當的木師傅發言，身軀略高的木師傅用流利的華語把那個所謂「無敵劍」當日在其練武廳揚威的經過轉述：

「他一來便找我討教，除去外衫，一身的結實肌肉展現，手持一把白鋼長劍，精光閃閃，大約四十歲左右，個子適中，眼瞳外露彷如金魚眼，聲音洪量，說中華武術給我們這些三腳貓功夫侮辱了，除非能打贏他，不然就要關門。

我說無仇無怨點到就止，他笑而不答竟先發制人的使出「海底探針」，我愕然間閃避，來不及抽劍，但見他的劍招連綿，「漁翁撒網」後，立即變為「仙人指路」，再使出「頑童蹬腿」。說來慚愧我連揮劍抵禦的機會也沒有，已全身被他的劍影罩住；一路倒退，在他第五招「仙鶴拜

月」攻至時、咽喉已被鋒利的劍尖抵住。若非他手下留情，今日老夫是不能來此開會。」

蜻蜓刀維州掌門人蕭湘子外號刀神，以一對八卦刀稱雄中原，移澳後設館光大師門，他是個老粗，接下去媽的媽的憤憤不平的講：「我那天也給這小子用他的無敵劍迫到雙刀落地，丟那媽，我們這麼多人難道都怕了他？」

大家笑著起哄，要老粗說說如何敗陣？他紅著臉，訕訕的說：「他也不多話，說輸了要我閉館收山；出劍就是「風擺楊柳」，也不見他如何轉變，忽然一招「碧波蕩漾」劍氣回蕩，我的雙刀還來不及招架，已被「鳳凰展翅」震落，媽的真是邪門。」

會長封一炮歎了口氣說：「看來他可能是武當張三豐直系嫡傳徒孫輩，所用皆是太極劍招，但太極武功以柔見稱，何以其劍氣如此凌厲？」

大家臉色凝重，見到刀神垂頭喪氣，人人心情沈重。然後你一言我一語紛紛提出不同方案，有說收買傳媒，別讓報導；有說言論自由並非在大陸，或提議打群架，不贊成者說丟人，勝之不武。

爲了名譽及生計，「大洋洲武術總會」諸公嘔心瀝血的必要想出解決辦法，不然武館一一關門，直接影響業務，簡接令中華文化受損。但單打獨鬥在場竟無人肯呈英雄，群毆又有失江湖規矩也非俠義中人所爲；大家心情苦惱，正自無計可施時，會長封一炮倏然開口：

「兄弟們，武鬥不行，我們來個文比，大家合作出點錢，我認識一位元禦用大律師，分別控告他到我們的武館搗亂，看他如何再逞強？」

果然不愧爲領導，如此巧計也能想出來，反正這兒又非中原武林，在此的江湖同道敵愾同仇，誰也不會嘲笑誰，大家在無良策下熱烈鼓掌通過。

「大洋洲武術總會」發表了義正詞嚴的聲明，把那位「無敵劍」破壞此間武林的「惡行」公諸於世，同時幾個門派一齊寄律師信提控「無敵劍」。社會沸沸騰騰，知道真相的人士雖然都爲「無敵劍」抱不平。但洋國家的公道和正義卻掌控在金錢與法律遊戲的掛鈎裏。

半年後，各武館已風平浪靜，而「無敵劍」受不了那麼多的纏身官司，心灰意冷的自我放逐，黯然返回武當山向掌門師父報告此行見聞、 、 、 、 、 。

二零零三年十月二十五日於墨爾本無相齋。

蘭子女俠

峨嵋派的第二十四代弟子蘭子繼承了掌門人的重任後，她召集了山上的衆師姐妹們，當衆把各職守分配妥當，便輕裝飄然下山，決心到險惡的江湖上行俠仗義，要打響名銜，以不負先師所望。

練成了峨嵋絕頂上乘心法的蘭子，更以十八路輕盈的靈活劍術縱橫武林，她雲英未嫁，帶發修行，卻不以道姑形象示人。因此登徒子不免垂涎其美姿，到處被調戲，蘭子性情極好，小懲大戒也就一笑而去。

大江南北橫行霸道的幾個黑幫人物，自從蘭子蹤影一現後，這些無惡不作的凶徒竟不約而同的一起消失。江湖於是沸沸騰騰，傳聞都是被蘭子的十八式蘭花劍擊敗。由於被除的都是惡霸，大快人心，女俠聲名不徑而響。

在終南山麓的一位年青劍客獨孤星，其祖上獨孤求敗當年以木劍揚威江湖，所向無敵，竟至鬱鬱而終；其絕學傳到玄孫獨孤星已是第七代了。獨孤星也許基因流傳著先祖的血脈，一心要把獨孤劍法發揚光大，在他領悟了獨孤求敗無上劍招的精髓後，他意氣風發的開始到江湖揚名立萬了。

以獨孤星的造詣，沒多久已名聞遐邇，但一心求勝的青年劍客並不滿意，他到處找人比試；也不管對方是黑是白，只要能接下他五招者，他都願與之把酒論劍。如此一來，一些爲世所不恥的惡棍，竟也和他平起平座。獨孤星便成了正邪不分的怪客。

江湖議論紛紛，終於傳到了蘭子耳中，蘭子並非好勇鬥狠的人，她找的對手必是惡名遠播者，經過查訪，已知獨孤星並非壞人，只是愛武成癡的劍客，因而也就不把他放在心內。

可好事之徒卻唯恐江湖平靜，把蘭子女俠的蘭花劍繪聲繪影，傳入獨孤星耳中；獨孤星這些日子正感寂寞，江南江北早無敵手，得知世上竟有此奇女子，立即趕往京城，要設法挑戰這位峨眉掌門。

天安門前人山人海，各路人馬齊集，旗號飄飄好不熱鬧；到達後獨孤星才知道是學生工人群眾要求與黨中央對話請願。他無心於這些俗世之事，一心在人堆中尋覓，因傳說蘭子早到了北京。

廣場上茫茫人海，成千上萬的男女學生如螞蟻般忙進忙出，每日廣播唱歌。呆了幾天，獨孤星也了然于這些愛國學生群眾的訴求，他反正無所事事，也就混在人堆中瞎忙。

在廣場中央手持播音筒發表慷慨陳詞的長髮女子竟然是蘭子，獨孤星真是喜出望外，那晚因為興奮而難成眠，思量著如何去和這位女俠相會，午夜時分獨自漫步長安街，想著和蘭子比武時要用的劍招。

驟然隆隆聲大響，一列坦克車駛向天安門，獨孤星沈思中昂首，突然見到這些殺氣騰騰的坦克車隊。他不假思索當中一立，雙掌運出獨門內功，氣流如排山倒海般擋住了坦克車。坦克車駕駛員左閃右避，右移左轉，幾經周折才越過了獨孤星。

槍聲亂響後，天安門一片混雜呼娘喊爺之聲四起，獨孤星和廣場上的人群四散。無巧不成書，黑暗中落荒共逃的人群中，竟遇上了那持播音筒的女子，二人最後均以上乘輕功奔走出北京城外。

蘭子和獨孤星惺惺相惜，在路上論江湖事，心曲互通，二人的結論是「俠之大者」是為國為民，而非江湖爭名奪利。當蘭子知道獨孤星是找她比試才來京城，又是獨自阻擋坦克的那個英雄時，芳心大動。

蘭子女俠和獨孤星自從六四事件後，一齊在江湖失蹤；峨嵋派門人到處尋覓，也無法知悉其掌門人蹤迹。

六四事件發生幾年後，湧出海外的中國留學生分佈全球各大城市。

美國拉斯維加斯賭城巴黎館的紅磨坊雜技表演，有對亞裔男女的劍術對打，男的用木劍，以無招化解步步進迫的鋒芒劍影，女的丰姿綽約，以蘭花劍氣出神入化的舞著出一團劍光，博得掌聲雷響、 、 、 、 、 、 。

二零零四年二月二十四日於墨爾本。

武林大會

「亞洲武林聯合總會」每年在不同地區召開一次大會，聯誼、旅遊兼改選，第九屆理事會任期已滿，會章定下只有出席之會員始能參選理事，缺席者等於棄權。

此次開會地點由上屆會議決定，在澳洲昆士蘭黃金海岸；武林同道們早聞說這是一處旅遊勝地，同時、不少後起之秀很想爭到出任理事會的職守，可揚名江湖。所以、出席人數比任何一屆都多，十五地區到了一百六十餘人。

在面海的“喜來登五星大酒店”會議廳，各地區原任理事及代表齊集，踴躍參加年度會員大會及改選新屆理事職守。

武當派掌門清雲道長以會長身份主持，這位仙風道骨的世外高人，聲如洪鐘的說：

「本人年事已高，會長一職請另選賢能者擔任；爲了總會的美好前景及發展，新屆會長人選，經理事會同仁事先交流、磋商，都認爲要由峨眉山的妙蘭師太領導。妙蘭師太是峨眉山的掌門，江湖上聲名極響，如她出任會長，將對總會有很大的貢獻。如沒有人反對，請大家鼓掌。」

全場鴉雀無聲，目光不約而同的射向妙蘭師太，像不食人間煙火的中年比丘尼起立頷首，輕聲說：「江湖同道對貧尼多不認識，如何敢挑起大任？謝謝道長厚愛，但爲了峨眉派名聲，貧尼只好勉爲其難接任。」

清雲道長先拍掌、峨眉弟子們隨之大力鼓掌，其他門派代表互望後也跟著拍手，就此順利通過選出了新會長。

爲了擴大組織，招收更多會員，清雲微笑的再發言：

「副會長本來只有五位，章程並無訂明有任何限制，因此、我建議每地區分會會長只要有出席此次會議者，都成爲副會長，大家意下如何？」

有人心中覺得不妥，但不想成爲公敵，唯有不吭聲，皆大喜歡的是各地區的分會會長們，即時成爲總會的副會長，共達十五位之多。

秘書長仍有澳洲分會元極派掌門人石琴繼任，副秘書長由秘書長挑選，結果、爲了方便運作，都邀了澳洲各門派德高望重者擔任，共有四位。姓名在江湖上也多不爲人知。財政、核査、公關等職守，都不必改選，仍照上屆名單再連任一屆。

那些本來充滿希望要在此次總會改選獲得「一官半職」的武林新秀，對如此的總會改選，完全不依章程進行，多次想提出抗議，但總是連發言的機會也沒有。

清雲道長笑容和藹可親，發言時中氣充足：

「爲了公平，各地區除了擁有一位副會長外，在過去時間裏對總會熱心及有貢獻者，都可由各該地區成員推舉一位元出任總會理事。」

掌聲過後，十五位理事人選經已由副會長把姓名遞交，並由主席宣讀；每次照樣是掌聲通過。

最後、改選圓滿完成，請新會長妙蘭師太致詞，她雙手合十後說：

「謝謝武林同道們對貧尼的信任，爲了表示謝意，本派將負起下屆大會的籌備工作，若大家同意，下屆會議地點就在風光綺麗的峨眉山上召開，好嗎？」

掌聲響起，大家紛紛向妙蘭師太道賀，副會長們也彼此互相祝賀，人人喜上眉宇。

翌日各大報紙發表的總會改選消息有如下報導：

「**亞洲武林聯合總會**第十屆理事會經已完滿選出，此次在自由民主的澳大利亞黃金海岸舉行大會並改選。讓予會的亞洲武林同道們學習了“**民主選舉**”的運作，大家在極友好和諧氣氛中，選賢與能，爲總會今後發展提供有利條件。另者、爲了表揚前任會長的貢獻，大會一致通過敦聘清雲道長爲總會“名譽會長”，以志其功。」

散會回國後、那大班後起之秀的江湖武林俠士，當然無人能出位；捧讀這則新聞時，心中真是五味雜陳，澳洲式的民主選舉真的是這樣嗎？

倒是中國的代表團們，見怪不怪，反正玩得開心，誰做會長又關卿底事？

二零零六年十一月十六日於墨爾本。

武林高手

一哥並非在家中排行第一，也不是師兄妹裏的大師兄，不明內情的人都往這兩方面想；他千真萬確是姓一名阿哥，長大後覺得一阿哥叫起來不雅，而把阿字刪去便成了一哥。亦因這個名字給他帶來不少困擾，那些武林人士最容不下有人的武功在排行榜上稱冠，既敢叫一哥，必是武林高手無疑。

一哥的祖師爺是鼎鼎大名的任我行教主，自神龍教被剷除後教眾星散，教主千金任盈盈歸隱黃山，其徒眾物色人選傳授神龍教派的絕世武功。一哥長相英俊，身體硬朗看外表就知是當世少有的能者。

他自幼習武，對各大門派的來龍去脈深入研究，一心想出人頭地，在江湖揚名立萬。那年邂逅峨嵋派的美艷女俠蘭子，驚為天人，拜倒石榴裙下；誰知襄王有夢神女無心，受此打擊，一哥從此遠離女性，專心浸淫劍術及各路拳法，希望把師門神功傳揚於世。

那年路過武當，偶遇幾位江南水鄉的同門師兄弟，大家就在茶館歡聚，笑談江湖事；由於衆同門均一哥前一哥後，竟惹來鄰桌數個濃眉大眼的漢子怒目，大約酒意上湧，其中一個粗魯的指著一哥冷笑說：

「一哥？我呸，就憑你這乳臭未乾的小子？老子鬼見愁，武當門下，請掠招吧。」話才完他已一躍而起，橫立在一哥身前。

一哥也不多話，微笑頷首的推開座椅，彬彬有禮拉開馬步，對方劍花撩撥驟然進攻，回劍直刺；突而身前突而在後，以其輕功迴旋進迫，招招彷彿似要取其生命，狠毒又難防。一哥氣定神閒居中而立，手中竟是一把檀木劍，看似胡亂回應，卻每每於險象環生中把來劍迫退，無論對方用何招式，他都一一化解，好一種無招勝有招的絕世武學。

其餘的那幾位漢子先後加入戰鬥，成了一對四的局面，一哥的同門也相繼躍起，但被一哥阻擋，他施起凌波微步的輕功，前後左右剎那間全是他的影子，不到半盞茶時刻，鬼見愁和同伴們的刀劍皆被震落地，抱頭而竄。

火熱的消息不徑而走，江湖同道莫不想挑戰一哥，都傳只要打敗了一哥，立即可以成爲武林高手，這頂桂冠人人夢寐以求。也因此一哥不論去到那兒，都必有不同門派的江湖

英雄英雌們前來挑釁。他一再聲明，先人的姓氏不能更改，並非他的武功是天下第一之意。

但這些話早已無人要聽，能走快捷方式，打敗一哥便成爲武林至尊，人人趨之若鶩。一哥不勝其煩，也已騎虎難下了。

改革開放後，機會終於來了，一哥早已厭倦江湖風波，尤其整日打鬥，被人挑戰，總不是辦法。所謂強中自有強中手，遲早有一天被人打敗，到時自己臉上無光不說，倒是給師門難堪，那才不划算呢。

心中想到走出國門，可避開這些無聊事外，還可到海外宏揚中華武術，真是一舉兩得的事，何樂而不爲？

一哥終於悄悄以留學生的身份到了墨爾本，來此後才發現願意學武的洋人並不多，爲著生計，只好在華埠餐廳做雜工，同事無人知道身旁竟有位神州的武林高手。

那晚是周末，餐廳凌晨才打洋，同事相約去皇冠賭場，但一哥不爲洋國度的聲色所動，寧願早點休息。走到停車場，驟然在暗處跳出幾個惡漢，指著一哥要搶他的錢包；一哥早已好久沒施展過絕學，正好一顯身手，也不見他回話，旋身掃腿，那數個洋人身體失去平衡，歪倒於地。

一哥正想離去，不意洋人爭紮而起，其中一人抽出**曲尺手槍**，啪的一聲，一哥左腳感到穿心之痛，人隨即撲倒、洋漢一湧而至，把他的錢包手錶搶走。

救護車淒厲的聲音劃破了墨爾本寧靜安祥的夜，一哥醒來時，天已大亮，心中想著，有機會真要去申請一個持槍執照，無論如何也要把槍法練成、、、

二零零四年二月二十六日於無相齋。

俠之大者

「蘭子師妹：

自從天安門事件發生後，妳如浮萍飄逸無蹤，十幾年來我走遍了大江南北，茫茫人海裏一心尋覓妳，我不甘心也不相信妳會在人間蒸發；雖然我們的師兄王維林隻身用其絕世神功獨擋坦克車，驚動世界後就消失了，他卻成爲中華史書的一代大俠，名垂千古。前年輾轉得知妳竟在拉斯維加斯賭城賣藝，而且是和那位怪人獨孤星一起，妳忘了我們當年盟約嗎？

希望這封信能寄到妳手上，藏有我十餘年來對妳的思念。
祝妳如意！

永遠愛妳的古玉。12/05/2003」

「古玉師兄:

意外展讀大紮，六四那晚我們被坦克沖散後，各自亡命天涯，傳說你獨擋坦克，後來和許多學生慘被履帶輾斃，害我年年六四都要臨海遙祭你。再後來才知道是另位師兄王維林，他和天安門的受難者英魂年年都受到世界各地中華兒女的追悼。沒想到你也到了澳洲，這些年作何事業?世事多變，請原諒我琵琶別抱，實在誤會你已為國犧牲，成就大俠令名。謝謝你還記挂著我。祝平安!

蘭子 敬上。12/06/2003」

「蘭子妹:

我想不通妳為何要和那位並無真才實學的怪人在一起?當時他不是到處找妳決鬥嗎?我也是為了尋找妳的下落，才隨著出國大潮到了雪梨，早先在餐館洗碗盤，現在開了一間武術學院教授洋學生功夫，混飯過日子。我參加了民運，一本初衷，不想令妳對我失望，我沒有忘記妳常挂在口中的有關大俠的定義。我還盼望有朝一日咱倆師兄妹再馳騁于江南，為國為民，行俠仗義，成為當世俠侶。

寄上無限祝福及思念。

妳的古玉。24/08/2003」

「古玉師兄

知道你生活安定，頗為快慰；但你至今未婚，心中頓感抱歉和愧疚難過。我已有一對好兒女，前塵往事如煙似夢，人生有許多變數，都非我們之力所可挽回的。欠你的唯有來生再清還，這些流浪的日子，人雖和他在一起，午夜夢回也經常想及和你同門學習的快樂時光。只是已為人婦，唯有把這份情誼深埋心底。最興奮的是收到你的音訊，知你健在，比什麼都令我開心，感謝菩薩保佑，希望你多加保重，有生之日，盼可再見。寄上最美好的祝福!

蘭子 敬上。24/12/2003」

「蘭子妹:

聽到妳電話中的聲音，我的心彷彿回到峨嵋山頂和妳練劍時的情形，往事歷歷在目，我真想立即去賭城探望妳。但念及妳已是人妻人母、心如寒冰，絕望到了頂。叫我怎麼辦呢? 妳依然每晚和他一起演出，難道妳就甘心把一生絕技只是為了糊口而去娛悅觀眾嗎? 六四又快到了，我決定回到天安門去悼念那些民族英魂，蘭子，我相信只要我們堅持到底，六四終會平反，中華民族的歷史從來不會忘記為民族大業犧牲

「大」，由於隨和的性格，愛為人排難解憂，認識的正邪黑白兩道，就尊稱他一聲「老大」。

傳說老大練成了一門天下無敵的「無相神功」，因為老大人緣頗佳，將信將疑的人礙於情誼，心中不論存疑與否，多不好意思問。也有些非要打破沙鍋不可的人，問起他的神功時，老大總再三搖頭否認，說是江湖朋友開的大玩笑吧了。

問得急了，老大口中就念念有詞，細心聆聽，原來是：「無我相、無人相、無衆生相、無壽者相。」這些出自佛經的金句，令問者一頭霧水。

江湖風波險惡，人心難測，整日不停仇殺；若沒食過夜粥(意為練過武功)，有多少能耐者，是寸步難行。何況還要為各派糾纏不清的人事做和事佬，可見老大必有其過人的功夫，只是難見他顯露而已。

老大急公好義，除了做和事佬外，也常接濟老弱婦孺；天晴時節，愛背上個布包，上山下鄉，為窮困村民把脈贈藥，十足現代的赤腳醫生；至於他的醫術如何，從村民口中，就知一二；衆人皆將他當成神醫來朝拜，老大總是微笑著，遠遠照面，還會誤為是一尊歡喜佛呢。

使一對流星槌崛起武林的葡街，外號西邪，是最近橫行於江南一帶的惡棍，從西域到中土，對江南美好風光甚為留戀，可卻是水鄉人士的不幸。他生性兇殘，三角眼望人，對方若有輕蔑之色者，往往惹來橫禍，輕則被流星槌擊傷，重則橫屍街心。

中原不少俠義之士，激於義憤，找到這個惡棍，沒幾個回合就敗在那對流星槌下。消息傳開，令到鄉野草民皆不敢招惹，西邪臭名因而遠播。能除暴就成英雄俠士，也就激發起了不少武林中人的豪氣，往找葡街者為數不少。

挑戰者中，有位「千夫所指」的東毒，來自雲南；武功出神入化，尤其是他的鐵指功，能百步穿心，中者立斃；傳說是從失傳已久的「一陽指」指法演變而成？

這場決鬥早已江湖沸騰，認識老大的人，紛紛向他請教，想問問西邪和東毒那一方會勝出，老大總是不置可否，問急了就笑說天機不可泄漏。然後又說，因果相隨，恩怨勾消，江湖就會風平浪靜。問者莫不一臉茫然，不明他的玄機。

中元節日，福建泉州清源山的太君岩前，江湖各路人士皆已齊集山岩旁，等待觀看難得一睹的當代兩大高手的生死決戰；人堆裏也見到了笑口常開的老大，悠閒的左右觀望，彷彿他才是主角似的，到處和人招呼寒暄。

該來的都到了，不該來的也全齊集一起。人影一幌，流星槌先聲奪人，勁風破空刺耳，西邪忽然現身，用那對三角眼骨溜溜一轉，也不張聲，如山般屹立在太君岩前。眾人噓聲四起，對他大喊倒彩，西邪視而不見聽而不聞，傲慢的舞著那對令人喪膽的流星槌。

東毒冷笑聲從空中傳來：「老夫送終來啦」。掌聲響亮中，但見一老頭搖晃著已落在西邪面前，流星槌如閃電般擊出，上下左右前後四方剎那間竟全是槌影，把老頭困進步步殺招中；但見老頭如柳絮左幌右躲，手指亂七八糟的點向對方，在眾人驚呼中，鮮血濺落，老頭左肩已被流星槌掃傷。而西邪右手的槌竟被老頭的大力指震斷，只余左槌苦苦進迫。

人影閃動，老大彷彿若醉仙，不知兇險的亂闖入了死亡之地，流星槌不長眼，恰恰飛打到他的大肚上；怪事發生了，但見西邪漲紅了臉，使盡了力也無法拔出槌來。東毒搖晃著身體，右手二指齊發，電光火石中西邪淒厲狂叫聲令人毛骨悚然，兩道血箭從他雙眼射出，雙手按著眼睛倒下。

老大回身，無意舉起手，東毒彷彿被一股極大無比的力量推開，大驚的瞧了老大一眼，話也不說的匆匆逃離清源山。老大蹲下為已瞎的西邪止血療傷，在眾人一臉驚訝中，老大還是帶著笑臉扶著盲者，邊行邊聽他念著：

「無我相、無人相、無衆生相、無壽者相。」、、、、、

二零零四年八月七日於墨爾本無相齋。

鏡花水月

橫行於江南一帶的淫賊羅刹鬼是天魔教的首徒，一張粉面亮麗可人，笑起來水盈盈的眼睛彷彿磁珠；尤其涉世未深的妙齡女子，往往由於對那張白臉起了好感而墜入魔掌。對此武林敗類，江湖正義之士人人欲除之而後快。

菊子女俠嫉惡如仇，她長相清秀，圓臉小嘴，展顏回眸令人神魂傾倒，但這些日子卻心事重重，因為與昔日同門師兄一哥三年之約已過，這位令她芳心忐忑若有所失的師兄，彼此雖無多一言涉及私情，但眉目傳意早已心心相照。本來約好再見後攜手天涯，頗重承諾的一哥此次卻錯過了相逢的時間。

那天她馳馬回山、路過一小鎮，迎面俊俏漢子一打照面，立即策騎轉身，與她並驅齊進。蘭子只管讓座騎漫無目的踏蹄而行，心中老思念著一哥的安危，竟沒重視同行的馬匹，以為不過偶然相遇的過客。

鎮上小路已盡，再去是一片桃花林，蘭子癡癡的觀花，臉上寫滿了惆悵；身旁突然揚起笑聲：「姑娘，妳單身一人莫要進入桃花林。」

「哼！桃花林有虎不是？」她側首見到那張笑臉，本想不睬，卻不知爲何竟要回話。

「比虎還凶，專要捉拿像妳一樣的美人兒。哈、、、、」話聲才完，他已橫馬擋著去路，長劍冷鋒已迫過來，要迫她下馬就範。

菊子不善騎術，難在馬上對敵，嬌軀輕輕蹤下，一招「揮舞彩虹」揚起劍氣，硬把來劍迫退；對方本以爲美嬌娘手到擒來，豈知一出手竟是太極高招，不覺提起精神，運劍以天魔十二式絕學強攻，只見劍影劍氣把蘭子密密圍繞。

菊子劍走輕靈，施出「撈海觀天」後，再以「大雁飛翔」凌空直刺，對方的劍無力回擋，左肩被利劍插入，腳步踉蹌倒退，蘭子得手拔劍而立，鐵青著臉喝問：「閣下何人？」

「天魔教的大弟子羅剎鬼，妳是武當派那位臭老道的相好？」

不聽不怒，對方汗言才完，菊子已知面前竟是踏破鐵鞋無覓處的淫棍，嬌軀躍起，長劍劍光如寒霜撒落，一招「鳳凰展翅」快速似電的直刺羅剎鬼的咽喉。這個淫賊合該喪命，他雖被傷，由於輕敵且做夢也沒想到菊子是武當派門下女弟子中，太極劍法最高明者，就在他錯愕分神剎那，利劍已刺入喉。

爲武林除去了公害，菊子心中不見喜悅，隻身返回武當山，師兄妹們久別重逢，本有說不完的話。但她因爲見不到一哥，心情郁抑，也沒把剷除淫賊之事向同門報告。

倒是掌門師叔張無明告訴她一個意外的消息，說一哥已被派往美國宏揚武當絕學，三五年內也許才會回來。菊子爲了與心儀的師兄再續前緣，拜別師叔及師兄妹們，翌日下山辦理出國，海外萬里遊，目的只在尋覓心上人。

從東岸各州的飄泊，飽受異國他鄉無盡的折騰，因爲語言的障礙，陌生環境中爲了生存，除了做些雜工散工或爲富有的華僑當保母，一身武術竟無用武之地，思之黯然神傷。

幾年來轉輾做了多份不同工作，菊子存夠了錢後，再轉去加州，這個聚居亞裔人口最多的地方，盼望終能尋到日夜思念的一哥。在舊金山華埠查詢，得遇中南報的主編陳大哲先生，在這位報人口中得知在賭城表演特技的中國藝人不少。

「關外毒龍古怪又到梅花山，再控制了石秀。」

「過去半年，無影俠重遇舊愛石秀、可憐一代大俠爲情所困，石秀感他一片癡心、終於獻身。」

「石秀怕開罪毒龍古怪，想棄無影俠；可是、無影俠不甘心被耍弄？正計劃到梅花山莊搶奪愛侶。」

「利用石秀的毒龍在關外、擁有比石秀年青得多的美女供發泄、豈肯對石秀負責任？到梅花山無非借用居所及淫欲、、、唉！女俠真是天下最笨的女人，聽說是爲了五年前江湖炒作而無法擺脫毒龍的控制？」

「年華漸逝美人遲暮，急著找個歸宿的女人，滿腦子幻想，以爲毒龍會和她終老？她難道不知炒作是古怪策動？」

「無影俠飛鴿傳書外，也多次以傳音入密神功給深愛的女人，苦苦哀求相見；可女人竟絕情絕義，堅決回話：**我已經對你說清楚、遊戲終止**。我真不該給你希望，我要和他在一起，因爲我愛他。」

「約會地點及時間都已定好，石秀若不來，無影俠定會獨沖梅花山，不惜行刺毒龍，身敗名裂也在所不惜、、、」

「妖女玩弄了不少男人，肉體根本不當一回事；不然、江湖上也不會流傳著她那麼多風流韻事。以前在關外曾與一洋鬼子練雙修法多年，過著淫亂生活。」

「石秀不知道，她正一步步把無影俠迫離江湖，他已無心於紅塵事，日夜想念她。他再也沒練功，失眠、精神不集中，滿腦子都是她的音容。」

「好戲已開鑼，看來一場轟動武林的爭奪戰正在蘊釀了、、、」

這些傳言像秋天的棉絮、隨風飄飛，點點沾落在人心上，閑來無事的人，對江湖上這些名人緋聞，越傳越荒謬。可是、人人都唯恐天下無事，半信半疑中卻都情願「寧可信其有」了。

無影俠爲了表白他一往無悔，放棄了武館及田地的所有權，全轉移到髮妻吳玲名下，作爲愧對賢妻的回報；他被石秀的情毒所困，多次上梅花山，皆無法索到真正的解藥。因石秀也只是魔君的一隻棋子，無影俠向來反抗魔君，魔君無法刺殺他，最後命令石秀對他暗下情蠱。

吳玲明知夫君中蠱，但爲了一個妖女而棄家，她再賢慧也忍無可忍，強要他全部財產，無非爲難他，希望他知難而退。但那天彷彿如失心瘋，想也不想便簽下了放棄全部物業，換取一紙休書。

石秀一再婉拒他，態度堅定，說自己是誹謗中的妖女人，絕不和有婦之夫瓜葛。多年前吃了大虧，已發重誓，除非獨身，她才會考慮。

那天、因爲毒龍忽然回來，她認爲已對魔君完成任務，無影俠已被她迷到人不似人，情蠱深種，再不必對他負責任，因而絕情傷他。

沒想到無影俠飛鴿傳書，要親到山上相會，若再避而不見，唯有獨戰毒龍，明知轟動江湖，也在所不惜。

石秀恐事情鬧大，又是好奇，女人不管再強，也有虛榮心，尤其像無影俠那樣名重天下的俠客，居然會在她裙下稱臣？終於同意赴約，地點在梅花山外竹林密室。

會面時、無影俠拿出一顆蠟丸、在石秀眼前吞下後說：「我已一無所有，剛才吞的是<極陽丹>，若妳忍心要我死，立即離開，妳不獻身我就毒發身亡。」

「你又何苦？我倆背景不同，我絕無想過要嫁你；如處理不好，必成江湖笑話。你信我是淫女嗎？」石秀一臉認真的說。

「不信，才會對妳癡迷如此了；爲了妳，我發誓不再與魔君敵對，那已違反了我俠義名聲。」

未久藥性發作，他欲火焚身，石秀寬衣耳語說：「報君癡情以身許，你前世欠我今清還；也算慶祝你重獲自由身、、、、」

無影俠不死、沒找毒龍決鬥，離開密室和她依依分手後，就浪迹天涯。

有說他出家做和尚？也傳言已揮慧劍斷情絲、遠赴東瀛埋名隱姓、、、、。

二零零五年十一月一日墨爾本跑馬節。

孤帆遠影碧空盡

峨嵋派掌門嫡傳弟子蘭子，已得師傅平生絕技，是衆師兄妹群中成就最高者，老掌門無影師太有意由她繼成大業，發揚峨嵋派曠世武學。

雲英未嫁的蘭子，鮮少言笑，柳眉淡掃，圓臉配上細嘴，雙眼靈動有神，聲音輕柔甜美，姿色雖非豔麗過人，但因其英氣散發，自有股無形引力，令異性好感。

藝成下山後，到處行俠仗義，濟世助人；俠名遠揚，大江南北江湖道上，黑白兩道均以「蘭子女俠」稱之。

武當山的傳人一哥，早已聽聞蘭子女俠種種被頌揚的事跡，這位在太極武術浸淫多年，有其獨特成就的一哥；由於醉心武功，過了而立之年還無家室，他深信姻緣是前定，急也無用。自從知道了蘭子俠名後，決心去會一會這位江湖俠女，要試試是否言過其實。

無巧不成書，那天在長江畔醉仙亭，一哥獨酌想著心事，數杯濃烈的竹葉青落肚，酒意上湧；突然瞧見樓下幾個大漢圍攻著持柳葉刀的女子。他也沒細想，俠義心腸頓湧，一躍而起，輕輕旋落街心，勁風迫出，左一招「風擺楊柳」右一招「漁翁撒網」，在那幾個大漢愕然中，再使出「雙龍出海」；幾個被勁風迫退的漢子知道來了高手，彼此打個眼色就匆匆閃躲無蹤。

「閣下何人?誰要你多管閒事?」鶯聲嬌斥，刀光迎面而至；一哥施出武當太極拳，沈隱反擊，一時刀影迷茫，拳風虎虎，圍觀者眼花撩亂，竟難分雌雄。

拳來刀往中，一哥心中有氣，不願和這個不識好歹的女子糾纏。微微用勁，震開刀鋒，出其不意用一招「懷中抱月」；恰恰把對方擁入懷裏，抱個正著。

他並非登徒子，無非想讓她知難而退，但女子一時失手，無法閃避，嬌軀被他摟進懷中，立即粉臉飄紅。從未親近異性的她，剎那中本想掙扎脫困，誰知在那濃烈男人氣息中竟身軟無力。

一哥滿懷歉意的輕輕推開她，她紅著臉輕聲細問：「原來是武當大俠一哥，久仰了。」

「唐突勿怪，大名鼎鼎的蘭子女俠，今日有幸得見，實慰平生，先前那些人為何圍攻妳?」一哥從她的峨眉刀法而猜出了她的身份。

「一群無賴，不提也吧!謝謝你出手相助，在下有事要趕路，就此別過。」蘭子抱拳為禮，轉身而行。

一哥趕快追上前，訕訕的說：「對不起，都是我有眼不識泰山，以女俠的武功，那還要我幫手？有緣相識，如蒙不棄，可否留個連絡處？」

蘭子放慢腳步，歎了口氣，幽幽的說：「我也不知道在海外的地址呢？師父要我遠渡重洋去澳洲宏揚峨嵋派武學，唉！、、、、」

「什麼？妳要離開中原武林，去那麼遠的澳洲？」一哥瞪大著眼，一絲無可名狀的惆悵頓湧。

「是的，回山打點，幾天後就走了。」她也有說不出的感慨，被他當街橫抱，居然不怒，連自己也理不清是何緣故。

一哥匆匆停步，寫下了武當山的居處，交給她，說：「妳到了海外，寫信給我好嗎？」

蘭子接過，瞟了他一眼，輕聲的說：「三年後我是應該回來了。」

一哥默默地陪伴她到江畔碼頭，分手前四目交投，蘭子展現了少有的微笑。一哥望著她的身影上船，真有股莫明的衝動想跟她走。船開後，碼頭變回清冷，他依依的遠眺著漸漸駛出江心的航船，蘭子立在船梢的影子，淡淡沒入江水中。

一哥開始了等待，無盡期的等著海外寄回的信，伊人已渺，也不知發生了什麼事？蘭子並無寄回片言隻字。

三年後，一哥舊地重臨再到長江畔的醉仙亭，他要了個面江的座位；獨酌自飲，湮波飄渺的江面，遠遠蕩漾著的孤帆，掀不起水面的漣漪。直到黃昏日薄，江面再無船影，一哥長嘯，聲震瓦礫，躍身而下，人就消失在江畔了。

從此，江湖再不聞一哥的仗義事迹。長江畔醉仙亭樓上，隔三五天都會看到有個醉翁，面向江水獨飲，也不與人交談，眼色憂鬱的盯著靜靜的江水、 、 、 、 、 。

二零零四年三月十八日於無相齋。

【輯三】 評論篇**澳洲微型小說的一面旗幟****——讀墨爾本心水《養螞蟻的女人》****——古遠清 教授——**

隨著生活節奏的加快，在海外華文文學創作中，微型小說日益成爲作家們開拓的一個領域。特別是世界華文微型小說研討會連續在東南亞各國召開以來，華文小說創作成爲世界華文文學的一道迷人的風景線，以日常生活和社會現象爲題材的微型小說，更是風靡一時。澳洲心水的微型小說集《養螞蟻的女人》（澳洲豐彩設計製作室出版），就是近年來成功地表現飲食男女、恩愛情仇、欲海浮沈、善惡之緣的都市生活，並有著自己藝術追求的作品。

《養螞蟻的女人》是一部憑感覺把握的微型小說。作者在其精心構思的作品中，提供了豐富的人生感悟，並由此出發，把清晰的回憶，潛意識的道德主題，一波三折的情節及一系列的心理感受，巧妙地組織在夢幻飄渺、陰陽有界以及有關人生思考、社會評價的小小說創作中。

這也是一部表現人性醜陋的小小說集。在經濟飛躍發展的情勢下，欲望、物質等一切世俗的追求全都浮在外表，對

人們構成難於抵擋的誘惑。在這種誘惑面前，是潔身自好還是同流合污，每個人都要作出抉擇。心水的創作動機，均與這種抉擇有極大的關係。一些人經不起考驗，像《開會》的主角招進寶那樣不是在各種社交場合中追逐名利，就是在看三級片中消磨時間。他的沈淪，難道不應成爲人們反省的一面鏡子嗎？

這又是一部表現華人傳統與西方文化衝突的微型小說集。華人來到西方後，如何適應新的生活環境，和當地的文化是對抗還是交融？這是心水經常思考的問題。如《父子對話》，表現了兩代人的衝突。這衝突，其實也就是華人到了澳洲，在認同當地文化的同時，還能否承續中華文化的優良傳統。母親希望兒子會講中國話，會讀中文書刊，還會用中文寫作，可兒子認爲中文太難學，遠沒有英文容易掌握：“我情願不懂中文，我也許會更快樂。”後來父親和阿姨偷情，爲達到結合的目的竟殺掉已成植物人的妻子，這更加深了兒子的對抗。由中西文化衝突寫到家庭悲劇，使讀者感到中西文化的溝通如處理不好，會帶來嚴重的後果。《天體俱樂部》，則寫一位不懂外語的留學生，對西方人的生活方式既不去適應也不想去瞭解，以致出了一次洋相：在衆人面前赤身裸體。這種移民社會的衆生相，使我們看到了“華人傳統與西方文化”碰撞後產生的千奇百怪的現象。

《回頭是岸》光看題目就很有警世意味和東方特色。它的藝術力量在於作者提出了長輩應如何教育下一代這一命題。一是華人社會的主流均希望下一代不忘自己是炎黃子孫，對母語中文要做到能讀能寫。最好上大學，尤其是上本地最好的墨爾本大學，以高等華人的身份進入西方社會。於是，學中文的作用自然成了通往仕途的敲門磚。二是該不該對下一代溺愛，比如作品中寫到父親給兒子讀最好的私立學校，要汽車也給他買，這種做法到底是愛還是“害”了他？三是父親是否要言傳身教，以身作則，給兒子做出榜樣。小說中的父親一面教育兒子要努力學習，好好做人，而自己卻天天到賭場玩到天亮。兒子最容易模仿父輩的行爲，於是兒子很快染上了不良習慣：抽煙、泡妞、賭博，以和迫他學中文的父親對抗。隨著情節的展開，連名字也帶洋味的邁克最後開快車撞牆而死。這種悲劇結局，不斷喚醒讀者如何處理好兩代人的關係，做晚輩的能否因家庭壓力而自暴自棄，沒有好父親是否就要採取自殘的手段來結束自己的寶貴生命這一系列問題的反思。

作品的份量不能用數位的多少來衡量。鴻篇巨制與“一分鐘小說”各有所長。正如有人所說：“百米奧運冠軍女飛人喬依娜和 5000 米奧運冠軍東方神鹿王軍霞孰長孰短？”微型小說雖然不像長篇小說那樣以宏大敘事刻畫衆多的人物著稱，也不似中短篇小說以塑造典型環境中的典型性格見長，但它通過刪繁就簡的形式，把生活面貌真實集中地展現出來，

使讀者能從不同角度去分辨，去品嚐其中的韻味。心水深諳此道，故他這些年來利用業餘時間努力去創作，讓自己豐富複雜的人生經歷用一瞬間閃爍的靈感之光表現出來，於是便有一系列作品問世，以至成了澳洲創作微型小說的一面旗幟。

心水的微型小說以寫人為主，歸納起來有三大特色：一是寫人生百態，二是具有教育功能，三富有娛樂性。

《詭計》以其獨到的視角，講述去澳留學女生為償還欠下的旅費和昂貴的學費，到夜總會做攻關小姐的複雜經歷。為了逃避嫖客的糾纏，她先是奪門而逃，後是謊稱自己有艾滋病，可後來真的碰到一位艾滋病患者，這位患者說：“哈哈！我們正好同病相憐，以毒攻毒；沒找到安全套我本來不會強要的，我雖然被害慘了，卻不願害無辜的人。”他似餓狼般伏上去，妮娜拼命掙扎，兩眼驚恐萬分，在撕裂的痛楚裏淚珠如雨湧瀉……

看似巧合，實為逼真的“偶然中含必然”的藝術濃縮和提煉，道出了移民女學生冒險的謀生手段及其生存困境，為“賣藝不賣身”的不切實的幻想者敲響了警鐘。

任何一位作家在描寫人生百態時，都不可能完全不挾帶個人情感而做純客觀的描寫。不管他自己有無意識到，當他確立寫什麼及如何寫時，都難免會包含對生活的評價和對人

物的愛憎。作家表現紛紜複雜的生活現象時，不僅向讀者提供故事情節和人物命運，而且還會告訴或暗示讀者什麼是美的，什麼是醜的，什麼是應該學習的，什麼是應該揚棄的，從而提高讀者的道德情操和精神境界，這就是文學的教育作用。

心水是一個有社會責任感的作家，他的微型小說常常有道德的主題，那就是勸人們不要賭博，不要搞不正當的男女關係，更不要行兇，總之，要遵紀守法，做一個有素質有操守的公民。在《借》中，作者先是寫王敬不斷借妻子的身體發泄獸欲，而不管對方有無生理需要，後來自己卻被另外的女人以同樣的手法玩弄。這篇作品通過情節的逆轉和角色的轉換，告訴讀者無論是男的背妻偷人還是女的背夫偷漢，都沒有好結果。改進婚姻生活質量，彌補夫妻生活的缺陷，不應通過一夜情去填補，而應彼此尊重，互相瞭解，加強溝通。《雙妻命》寫尹振華對愛情不專一，在國內有妻子，在國外又有一個太太，還不斷的亂交以至染上了艾滋病，這是對犯重婚罪者的懲罰。心水這類描寫婚姻家庭生活的作品，對讀者形成正確的愛情觀和規範健康的夫妻生活，以及提高讀者精神境界和道德操守，均有助益。

布萊希特是歐洲戲劇革新派的一個重要代表人物。他提出了一個很深刻的命題：戲劇要把辯證法變成娛樂，要通過娛樂性去啓迪觀眾思考，讓觀眾在藝術欣賞中獲得思考的快

樂。心水所寫的雖然不是戲劇，但他的微型小說充滿著戲劇性的轉化，並通過這種轉化給讀者得到愉快和休息。《養螞蟻的女人》，就是這樣一篇娛樂性極強的作品。作品寫了媚明明知丈夫章弦在外邊沾花惹草，可還是裝著賢良的德性不加計較。她知道自己身體器官的缺陷，胸部平坦如飛機場，不能滿足對方的生理要求，可後來當她知道自己的丈夫被一個胸部豪漲的女人佔領時，積壓心底的怨恨像野火般燃燒起來。她趁丈夫熟睡時——

到廚房拿出一罐蜜糖，將蜜漿用手均勻地塗在丈夫的裸體上。章弦沒有醒過來，他死時也莫名其妙，全身爬滿成千上萬只紅螞蟻，醉中被螞蟻活活咬死的，身上每寸肌肉都被噬嚼過，屍體紅腫。

這種殺人方法很獨特，很好“玩”，但在現實中是否行得通，還有不少疑問：比如章弦剛開始被螞蟻咬時，身體不可能沒有反應，而一旦有反應，就會醒過來或下意識驅趕螞蟻，趕不走還有可能到浴室裏去沖洗，總不至於一咬到底或一咬致死吧？但讀者不會去考慮這些，因為章弦喝得爛醉，已沒有反抗能力，另一方面這個女人的仇恨像火山般爆發，一定會想盡千方百計致他以死地。正是通過這種獨特的殺人方法，使讀者反思了媚明的報復手段不可取。面對好色的丈夫，她應採用批評教育或心理治療的手段，或通過法律途徑解決，

而不應該殘忍地消滅對方的肉體。殺人必須償命，作品雖然沒有寫出她的結局，但讀者完全可以猜想得到。

目前，在影視界有“娛樂至死”的傾向。心水的微型小說雖然故事情節帶有娛樂傾向，但作者並不想為娛樂而娛樂，而是寓教于樂，在輕鬆的敘述中隱藏著一個嚴肅的主題，這正是作者的使命感所致。

心水的微型小說也有明顯的不足，如有些細節在不同作品中重復，個別詞語也在作品中一再出現。如何不重復別人，也不重復自己，這是他今後面臨突破的一個重要問題。

墨爾本作為澳洲的一座商業十分發達的國際大都會，在強悍的商風勁吹下，人們對物質的追求有增無減，精神的缺失把純文學創作尤其是華文小說迫到邊緣地帶，微型小說創作的艱難可想而知，但心水始終以堅韌的精神守護著這片精神家園。他不怕華文創作在澳洲讀者甚微，在困境中愈見其精神，其作品不斷見諸於澳洲、美加、荷蘭、德國、新加坡、泰國、馬來西亞及中國大陸、臺灣地區。如此執著自己的文學理想，彰顯出卓爾不群的光芒。

一個精神上被侮辱的婦女

賞析心水的微型小說《爭如不見》

-----陳葆珍-----

這是一篇成功的微型小說。對微型小說的看法我歷來主張美國羅伯特·奧夫弗法斯特所說的：“小小說必須高度濃縮，富有戲劇性完整地包括短篇小說應有的情節。”至於那些以三個字“等待著……”就說成是令人“讀來餘味無窮”的“超級短小說”，我是不贊成的。

不能要求微型小說有完整的開端、發展、高潮、結局那樣的故事情節，不能要求寫人物性格的形成發展過程，它的篇幅限制了在不超過 1500 字的情況下，要寫出有故事、有人物性格、有深度的作品確實不易。但既然它屬小說範疇，那小說的基本要素〈人物、情節、環境〉是該具備的。

塑造人物形象是小說重中之重。心水這篇小說兩個人物形象是鮮活的，他們能結結實實地站在廟堂裏，但又非立在寺裏的塑像，而是有血有肉的。

主人公梅嫂，作者主要寫她的淚。開篇寫了無形的淚。這淚藏於心底積了幾十年。淚，源于不如意的婚姻。這就交待了人物活動的時代背景、她的身世，也就是她那鬱鬱寡歡的

性格形成的歷史。這樣簡短的行文肩負著如此大的容量，可見作者摸透了微型小說的特點。

心底的淚袋被刺穿了，“一時間竟悲從中來，多少歲月的思念，多少失眠長夜輾轉，多少辛酸頓湧，淚水已失控，淚眼迷糊中輕輕的啓唇”。

梅嫂心淚的真正釀造者不是她的丈夫，而是這當年“一走了之的”初戀情人。相思幾十年一旦相見這悲中應帶喜。特別是聽見那男人不結婚她誤以為是忠於她的時候，這淚簡直是加了蜜糖啦。

可一句「妳別誤會，不是因為妳，而是我的生理問題；我的伴侶是一個美國男士，我們相處得很好。」這樣的話令人心寒，特別是他那“平靜的彷彿是轉述別人的事”的神態更是雪上加霜。

當梅嫂問他為什麼不早說時，他卻來一個詭辯：「我們分手後，再無法連系，又如何對妳說呢？何況妳早已嫁人。我找妳，只是為了守諾言，當年盟誓我們要再見的……」

篇末以”梅嫂忍不住的淚水再次沿著臉頰滾落……”煞尾，讓主人公那矛盾的心態驟然而止，猶如“曲盡收撥當心畫，四弦一聲如裂帛”那樣的藝術效應，再寫下去就畫蛇添足了。

梅嫂和他的初戀情人此時此刻心情如何，後來又如何，盡在不言中。這就是一種藝術上的空白。微型小說這樣的空白處處皆是。作者以黑體字來表現他心情的沈重哀痛，更能震撼讀者的心靈。

梅嫂這個善良的帶著舊傳統觀念忍辱負重的中國婦女，她那純摯的愛情被人玩弄了。奴其身者可惡；奴其心者更可惡。我覺得，她的初戀情人比她的丈夫更可惡。而梅嫂從肉體上甚至精神上處在被奴役的地位，其命運可悲。

悲劇往往是悲劇人物性格的悲劇。這種悲劇性格在她身上就是任勞任怨，不敢反抗。

梅嫂這個人物有典型意義的，時代已進入 21 世紀的今天仍有如此命運如此性格的人，令人深思。

蕭波這負心郎的性格大多通過人物語言描寫來塑造的。間或寫一下他的表情，以加重他說話的分量，反襯梅嫂的心態。

整篇小說故事的時間空間跨度很大。愛與不愛甚至玩弄對方的愛成了小說的主要矛盾，情節發展很有戲劇性，人物性格生動鮮活，整體是成功的。

有些少不成熟意見，如果在前部分再簡潔一點更妙。在蕭波出現之前關於她的在寺裏勞動可省去一些文字，甚至寫她兒女那段，大可由下面與蕭波交談時取代。而蕭波出現後的文字則一句不省。

二零零七年三月十二日於紐約

掀起“中年婚姻危機”的蓋頭來

——黃玉液微型小說敘述母題探討

-----蘇海平-----

【摘要】：澳籍華裔作家黃玉液以獨特的社會視角和深沈的社會關照力，在微型小說作品集《養螞蟻的女人》中通過三十多篇作品對中年婚姻危機進行了冷峻的關注，在母題拓展、人物塑造等方面取得了較好的效果。同時，在與該母題緊密相關的敘述辭彙、敘述面、以及創作技巧等方面依然可以做得更好。本著學習與交流的姿態去研究海外華人微型小說，找出作者在該母題創作上的長短處，為創作和研究提供有價值的參考。

關鍵字：黃玉液 微型小說 類型化 結尾手法

當今世界，婚姻的危機日益加深，婚姻續存期愈來愈短，離婚率愈來愈高（“在許多發達國家，高達 50%至 70%”），婚姻價值認同率愈來愈低，婚外情現象愈來愈多……從而引發了一系列社會矛盾和社會問題。探討造就當代婚姻危機的根源，對於擺脫當代婚姻的危機，解決由此而引發的一系列社會矛盾和社會問題，乃是首要的一環。

澳籍華裔作家黃玉液（心水）原籍中國福建，生於越南巴川省，十七歲初中畢業後經商，三十四歲作為難民奔抵印尼，翌年定居澳大利亞。他現任澳洲維州華文作家協會名譽會長、世界華文微型小說研究會理事。在原居地從事經商、到澳洲後做過傳媒工作及參予眾多不同社團職守。傳奇式的人生，讓作家具有獨特的社會視角和深沈的社會關照力。他不僅敏銳地察覺到這一點，而且瞄準了婚姻危機的高發期——中年，並在他的微型小說作品集《養螞蟻的女人》裏，用獨具個性的敘述語言和創作技巧深入挖掘了這一母題，把對生活冷峻的觀察通過文學作品表現得淋漓盡致。

集子中集中反映這一母題的故事有 28 篇，另外還有 7 篇涉及到這一母題，且這 35 篇作品都集中在輯一和輯二中，在那兩輯中覆蓋率達到了 50%。

一、母題的縱橫拓展

造成當代婚姻危機的原因是極複雜的。黃玉液在造成中年婚姻危機原因的多樣性上，通過不同的故事版本對中年婚姻危機這一母題進行了橫行和縱向的拓展。

（一）不道德婚姻觀念對婚姻的致命危害。

《溫柔》中作者一開篇就從木玫的角度通過簡單而凝練的概述吊起了讀者的胃口，木玫結婚後七個月，太太就“早產”了一個胖娃娃，讓讀者生疑，當然也讓作為丈夫的木玫生疑；而“左看右望總沒半分像爸爸”這一“違反遺傳規律”的事實，非常隱蔽地設置了懸念：他們的婚姻存在著什麼樣的不穩定的因素。其後作者通過描寫和敘述他們另外的孩子，

“後來那對雙胞胎，不論眼口鼻都仿佛是複印般”，以及他們對子女的態度，“對長子，做媽媽的從不打罵，木玫把心思全放在雙胞胎身上”。兩組對比進一步強化了懸念。隨後，作者轉換敘述角度，從木玫太太的角度通過對她的心理的描述解釋了這一懸念，“嫁給一個不解風情的男人，是她極不甘心的，爲了要讓孩子出生有爸爸，只好認命。”一下子讓人豁然開朗，原來是他們的婚姻是沒有基礎的，僅僅是女方爲了掩蓋早孕而結合的。顯然這種利用婚姻的思想和行經是不道德的，而這中不道德的婚姻究竟有什麼危害呢？

他們的婚姻因爲沒有感情基礎，也就失去了相互諒解的基礎。“因兄弟爭吵引起他們夫婦勃溪”，夫妻性生活受到了毀滅性的摧殘；而女方“心底的氣唯有對他發泄啦，把兒子作爲武器可使他就範”，不道德的婚姻心理膨脹成了一種權利欲，使一位母親變成了一位虐待狂“雙胞胎被母親狠心的體罰”；也使這位名字叫“溫柔”的女性變成了只懂“口裏潑水似的咒罵”的潑婦。而被完全控制的木玫也變成了一具沒有尊嚴的木頭。

同樣反映了不道德婚姻觀念對婚姻的致命危害的還有《養螞蟻的女人》。在作品中，“隆胸事件”只是他們婚姻的“催殺劑”，真正殺人的卻是那不道德的婚姻觀，不道德的婚姻積澱起來的毒素。

由此，我們可以看出：不道德的婚姻觀是指夫妻雙方或一方不是把婚姻建立在感情的基礎上，而是主動地把婚姻建立在某些利益因素的基礎上的婚姻觀。這種婚姻我們可以稱著為不道德婚姻。並不是說不道德婚姻一定是失敗，而是說，經過雙方努力後，仍未能培養起深厚感情，隨這婚後生活的增加，尤其是到了中年後，維繫婚姻的利益淡化，則婚姻危機爆發可能性增大。

（二）封建思想對中年婚姻的潛在危害。

《雙妻命》中作者通過講述尹振華夫婦在傳統封建的養兒防老、妻妾觀或交叉作用或單獨生效，演繹出一幕幕啼笑皆非，或可悲可歎的婚姻悲劇。尹振華結婚七年，因為膝下猶虛而耿耿於懷。這是封建的養兒防老的思想，這思想在尹振華產生了直接的危險，“一腔怒氣都怪在太太那個挺不大的肚皮上”，使他們夫妻間“爭吵竟成了家常”，其後夫妻生活全無。這是直接而表層的危險，它的潛在危險是更具破壞了的。其一，它會引發其他方面的封建思想。他們利用到泰

國出差的機會“去拜四面佛，又向玉佛許願”；尹振華還給自己算了命，結果是“雙妻命”。其二，催發多種因素共同起作用。妻子在一次破例的約會裏紅杏出牆，並意外懷孕；而得知妻子懷孕的尹振華是高興的，“他哈哈大笑：‘我老尹終於有後了……’”當他得知孩子不是他的時候，他暴跳如雷。妻子坦白“我終於證明了不是我的肚皮不爭氣”，並任他處置。他又百感交集。他也聽信了算命先生的“箴言”在國外娶妻，並染上了愛滋病。一段婚姻毀滅了，一個家庭也毀滅了。與其說是雙方的不忠毀滅了婚姻，不如說是封建思想把婚姻毒死了。只可惜，臨死前夫妻雙方都仍執迷不悟，一方為證明自己生育能力的正常而暗地高興，另一方在為自己雙妻後“也弄不大她的肚子”而自責。他的一聲哀歎，留給了我們無限的對中年婚姻危機的思考。

在作品集中與《雙妻命》等有異曲同工之妙的還有《偷情》、《多妻主義者》等，都可以引發我們從封建思想對中年婚姻的潛在危害方面對中年婚姻危機這一母題的深層次思考。

在當今文明的社會裏面，很多人會麻痹大意，忽視封建思想流毒的存在和危害。一個社會個體的思想是封建的，危害的可能不僅僅是他本人而很大可能是一個家庭，一段婚姻。黃玉液給我們敲響了警醒的鐘聲。

（三）錯誤性愛觀是中年婚姻的又一殺手。

《借》中如花“在三年前老二誕生後”，“因為恐懼受孕，她拒絕了他的索求。然後吞藥片，但對那件魚水歡樂卻再也燃不起半星火花”。如花簡單地把夫妻性生活與懷孕掛鉤而引起對性生活的恐懼。這種恐懼很顯然會對另一方造成傷害並減弱婚姻的維繫力。“王敬在興頭上，不是沒討好，千方百計出盡法寶”，但如花“躺在床上，任他亂碰，麻木依舊；爲了省事，她兩腿一伸，由得夫婿馳騁沙場，往後要用，她總笑著說：‘借你吧！’”一個“借”字道出了她對性在中年婚姻的維繫作用的忽視，是多麼的錯誤多麼的無知。她也自食了苦果，錯誤的性愛觀使丈夫的“自尊喪失殆盡，再也不像個丈夫，彷彿是粗野無情的嫖客，物件並非妓女而是嬌豔的妻。”可以看出已經不僅僅是妻子的悲哀了，而是對夫妻雙方都造成了嚴重的傷害。如果說這種傷害僅僅是停留在夫妻性生活的範疇裏，那麼隨後故事的發展就讓我們不感到意外。王敬終於與公司的新同事羅拉發生了性關係並決心與妻子離婚娶她。但同事的“背夫偷漢好象天經地義”：“開玩笑，我早已有丈夫……他不行，我想時就問你借好了。”王敬大受打擊，一來他意識到自己與新同事的想法在根子裏是一樣的，都認爲對無性的婚姻外遇是天經地義的事情；另一方面對他被人愚弄自尊受到了極大的傷害。王敬新同事的話我們可以看出輕視性對中年婚姻的危害不僅僅是如花一人，還有王敬的新同事，我們相信還有更多。這就深化和提升了

《借》主題，錯誤性愛觀對中年婚姻的危害是一個社會性的問題，喚醒人們對這一問題進行再認識是何等有意義的事情！

相似內容的還有《夫妻之道》、《鑽石婚》、《低徊的憂傷》、《冬眠的柔情》、《風聲鶴淚》。大數量的篇目敘述了多形態的錯誤性愛觀對中年婚姻所造成的危害；也從另一側面強調了性愛在維繫美滿婚姻的重要地位。

顯然，將性愛在婚姻中的地位提高到無所不能的位置上又是一種絕對化的主觀主義的表現。作者在創作中也注意到這一點，分別在《絕症》和《玉簫聲斷人何處》講述了另外兩個物極必反的故事。牛哥生性風流，妻子被疑診為子宮癌，在等待確診時忍受不了性需求而尋花問柳。當妻子被確診沒事時他卻染上愛滋病。

作者的勇氣和對社會的高度責任還體現在作品《往事只堪哀》中關注到了同性戀對中年婚姻的危害。雖然不集中，但其精神可敬可贊。

雖然，作者在《望遠鏡》、《夫妻相》等個別篇目中簡單化地將中年婚姻危機的起因歸結在外遇上，但從整體而言，作者衝破藩籬，在中年婚姻危機甚至是愛情危機母題的拓展走出了非常難得的一步，並取得非常好的敘述效果。

其實關於性在夫妻尤其是在中年夫妻婚姻中的維繫性上，歷來的作家都有所注意。但中外關注性愛在婚姻中的地位的微型小說作家本身可就不多，在深度上進行挖掘的人則更少了。連較多關注家庭矛盾與愛情危機這一母題的新加坡著名微型小說家林高也是點到為止——認為是男性喜新厭舊。但敢於衝破藩籬進行關注的，黃玉液是第一人。而關注同性戀對婚姻的影響問題上，他同樣是第一人。勇氣可敬可佩。我們從中可以看出作者對生活的關注，藝術的極度敏感。對中年婚姻危機的原因的深層探究作出的不懈努力和深層思考。

（四）性格弱點也是中年婚姻危機的製造者。

《尊嚴》中女兒出生以後，“不管仇笑如何忙，總會每小時撥個電話回家和太太聊上幾句”，表面看這是一個恩愛的夫妻，“令天下女人津津樂道”。但作者就是在這一片叫好聲中向讀者揭開了“和諧”婚姻的假面具。“我”應約和他喝酒，“直到電話鈴響，他拿起手機對話後，自言自語說：‘是如蘭，他不信我和你吃飯，電話鈴響時你聽吧。’”面具開始露出了端倪。接完電話後作者通過仇笑的自述完全把面具掀開。“她不信我，手提電話最大的用途是報告行蹤，你以為我每小時撥回家的電話是很過癮嗎？忘了就慘了，翻天覆地……”，“從不關心我的感受，疑神疑鬼；吵後又溫柔如水，兇狠時像雌獅……”。仇笑苦啊，妻子生性的多疑、脾氣壞，“生意差或應酬多她的晚娘面就顯現了”，而他自

己只能“天天在外掛笑臉扮演假角色，無人時借酒消愁，有時打錯電話對著陌生人吐盡苦水”。而小說的結尾仇笑反問“我”：“你想得到嗎？”是啊，性格弱點對中年婚姻危機造成的危機，你想得到嗎？“我”是如此的吃驚，畢竟誰也想不到，這一問題被人們忽視或者缺乏正視的勇氣而被掩蓋得太久了。

《尊嚴》是作者在集子中把女性生性多疑的性別弱點作為重點進行多角度的挖掘的近十篇中較為成功的一篇。另外，《姐妹花》、《溫柔的獅子》、《麗影雙雙》、《安全袋》、《尊嚴》、《骨中骨》等都從不同角度對這一危及中年婚姻的原因進行了挖掘。而在男性方面，作者則從男性與生俱來的權利欲入手。《酒入愁腸》的向陽因為自己的自私和壞脾氣、大男人主義，而導致妻子無法忍受而外遇，決定離家出走。性格是一個囚牢，配偶性格好則夫妻生活在囚牢外；配偶性格壞，生性多疑或女權思想嚴重，則雙雙生活在囚牢中，不能自拔，只不過是一方是獄卒，另一方是囚犯而已。

（五）報復心理才是中年婚姻的致命傷

無論是不道德婚姻觀念還是性格性等原因都是先天存在或養成，是中年婚姻的內傷，並不是最致命的。而最致命的，促成感情走向最終破裂卻是人的最深層面的東西——報復心

理。而作者在多數編目中都進行了這種深層次的審視和挖掘並有所表現。

《夫妻之道》就用一種全新的微型小說敘述模式——對話體向我們道出了一對夫妻的夫妻之道。開篇通過夫妻間的相互挖苦挖出了各自的外遇情人。從他們的對罵中我們可以清晰地勾勒出他們婚姻走向裂變的過程。首先是丈夫外遇，而妻子裝聾作啞。“出聲有用嗎？一哭二鬧三上吊的時代早已過去啦！她騷我也能啊！”妻子向用自己的姿色喚回丈夫的心，“可惜我在你眼中像透明的幽魂”，她的暗地的努力並沒有起到作用。當愛無法得到認可的時候，恨從心生，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選擇丈夫的外遇物件的丈夫外遇。

“去自殺的應該是你，不但帶上綠頭巾，要是知道我騷勁的功夫比你的婊子勝過十倍百倍，你的報應來的太快了。”妻子報復後的快感掩蓋不住報復心理對婚姻的嚴重創傷。她懷上了情人的孩子，婚姻已經走到了盡頭，受傷的是兩個家庭的兩對夫妻的兩個婚姻。他們所謂的夫妻之道竟然是報復再報復，是我們社會所需要的嗎？作者雖然沒有表態，但我們已經有了選擇。

報復在現代漢語中被解釋為“打擊批評自己或損害自己利益的人”。首先是一種繼發性行爲，即由他人行力引發的行爲。其次這種心理一旦形成將會促使個體採取過激行爲，造成嚴重的後果。《借》中因為妻子不正確的性愛觀而使夫

妻性生活不和諧，丈夫報復而尋花問柳；《報復》中的丈夫因為報復妻子的女權主義而不與妻子過夫妻生活；《夫妻之道》中妻子為了報復丈夫外遇而外遇……這些作品都從報復的兩個基本特點出發，深刻敘述了造成中年婚姻危機的原因和結果。

二、人物的類型化傾向——“貌合神離夫妻”形象的塑造

類型，“具有共同特徵的事物所形成的種類。”這裏所討論的人物類型化傾向是指同一位微型小說作家由於受某種或多種自身因素（生活趣味、審美趣味等）的制約和影響，有意或無意地在他的一系列不同的作品中塑造了具有共同特徵的人物形象種類。

在中年婚姻危機這一母題下，黃玉液創作的三十多篇微型小說，出現了形形色色的夫妻形象，但只要我們認真探究便會發現，作者摒棄了更為廣闊的生活空間，將審視點始終放在中年婚姻圈裏，因為任務的社會職能較為接近，使他們的主導性格明顯相似，從而在部分夫妻形象中塑造中出現類型化傾向——“貌合神離夫妻”，集中的作品竟達到了十多篇。“天下幸福的家庭是相同的，但不幸的家庭卻各有不同。”每一對貌合神離的夫妻，不幸的起因是不同的，或因為妻子

的性格弱點天生多疑，如《禮物》、《溫柔的獅子》等；或因為封建思想從中作梗，如《有求必應》、《雙妻命》等；或因為不道德婚姻觀的致命傷害，如《溫柔》；或因為夫妻性生活不協調的影響，如《借》……而婚姻的狀態也是不同的，《有求必應》中的彩金與老古夫婦相安無事，《遺書》中的丈夫在忍受的同時爭取解決，但在失望後而絕望，選擇自殺，未遂。他們相同的是，婚姻的結果是一樣的，在道德等觀念的束縛下維持著他們不幸的婚姻。他們一方都經歷著這樣一種痛苦的過程“忍受——抗爭——抗爭無望——絕望地維持”。抗爭的過程是痛苦的，但維持不幸婚姻則是另外一種更深、更濃、更長的痛苦。

《遺書》是其中塑造得最成功的。作者借朋友常好漢的遺書講述朋友常好漢因曾犯錯誤而被妻子梅子監控，不堪重負自殺。但最終因為沒有得到的妻子批准連自殺的權利都沒有。僅僅是因為常好漢曾犯過錯誤，卻使他們的婚姻“表面接受，內心卻始終存疑，這些年來，我變成了活在她眼裏的囚犯……家庭經濟，銀行戶口，日常開支全由她接管……當家的角色已由她扮演……”好一對貌合神離的夫妻。作為丈夫，常好漢也想法設法解決婚姻中所存在的問題，“為了證明我的改過，一切的不動產全過名給她”。常好漢忍受著無限的痛苦，“……做乞丐的恥辱感就湧現。我是多餘的殘存者，是家庭中裝點門面的花瓶，被擺設的命運是很悲哀的。”因為他做為人已經在喪失了最起碼的尊嚴。“老黃！當你收到

這封信時，我已往生極樂，超脫了紅塵世界的苦難。面對死亡是要有勇氣，我沒法向你說聲再見，是怕那份勇氣會堅持不下，知我諒我。”這種苦難是那樣的深那樣的苦，竟然要用死亡來解脫。常好漢抗爭的目的也很單純，只要“能擁有做‘人’的尊嚴”，“只要能讓我再回來扮演孩子們的老爸，我不計較什麼。”但朋友深深絕望了，“我想到對她報復，讓她知道，我還有擺脫她控制監視的方法，我笑著走了……”但常好漢欲死不能，“我又輸了，梅子說沒有她准許，我自殺也不行。”

“貌合神離”的婚姻是失敗的，也是痛苦的。作者通過一系列作品的人物塑造全面而深刻地反映了這種中年婚姻悲劇。多篇作品形成的類型化的傾向較單篇作品的典型化給讀者留下了更為深刻的印象和反思。或者，作者無意中通過單篇章的典型造就了多篇章的宏大。

另外，我們將這種人物塑造的類型化傾向進行理性和綜合的分析，可以尋找出它們在微型小說史，乃至於整個文學發展中的位置以及其現象背後所蘊藏的某種文學規律，並將其類型化創作擴展到一個更為廣闊的創作內容中去，對微型小說的發展是大有裨益。

三、使母題敘述更深邃的結尾手法

結尾是小說結構的一個重要內容，對於擴展母題、表現主題、發揮小說的社會功能有著很大的作用。結尾簡捷巧妙，不僅能幫助讀者掌握全篇的精神要旨，給讀者以啓發和鼓舞，而且能給讀者留下深刻的印象。

黃玉液有關中年婚姻危機這一母題的三十多篇微型小說的結尾多姿多彩，使該母題敘述更睿智，更深邃，寓意深遠。

（一）、以語言結尾，嘎然而止，給讀者以速率刺激。“不必了！我不能怪你，我已患了愛滋病……”《雙妻命》結尾的一句話寫出了因為妻子患病短期無法過性生活的丈夫不懂控制性衝動而尋花問柳嚴重後果和對婚姻的致命打擊，還有丈夫的深深悔意。《姐妹花》中的結尾“我已懷孕了。你叫我怎麼辦呢？嗚嗚……”姐姐讓妹妹試探丈夫，弄巧成拙，哭泣的可不止是她們姐妹，還有婚姻。而《溫柔》中“因為……唉！因為她的名字叫溫柔。”一語道出了性格性中年婚姻危機的個中要害。

（二）、以人物動作表情結尾，意味深長。《禮物》中馮京“唯有接過電話，那張彌勒佛的臉拉得長長，有點哭的苦味在擴散。”妻子用通訊工具來監控他的行為的無恥和丈夫的無奈溢于文外。這種結尾方式的還有《殺妻記》，“看到

丈夫的屍體被擡出來，臉頰竟盈溢著笑。”“妻的眼色冷刃如劍。”《偷情》中女主人公的眼色劍指不忠的丈夫，剖開了不幸的婚姻的內臟。

（三）、逐漸自然，表面平淡，卻又餘味未盡。“用冷冷的啤酒杯倒入愁腸，澳洲廣大的劉伶隊伍從此增加了一位酒徒。”是《酒入愁腸》的結尾。《安全袋》則寫女主人公“整日掃搜扔棄，推移床鋪竟在床底發現三個被老鼠咬破的安全袋，她頹然的跌坐地毯上……。”增加的不止是一個酒徒，倒下的也不止是一個人，而是一個個不幸的中年婚姻啊。

（四）、以對外部環境、旁觀者的描寫結尾，令人深省。《遺書》中“我有種被戲弄的感覺，可是心裏卻充塞著一份悲哀；匆匆地告辭，彷彿逃離墳墓一般的心情……”《溫柔的獅子》中“和他握別，我恍然有些酒意，哈哈！在仇笑笑容裏看到了一隻溫柔的獅子張牙舞爪……”《尊嚴》中“莫言的笑臉從鏡架內迎著她的淚眼……”作品所要表達的中心思想經著一結，讀者了然於胸。而《夫妻相》以“無星無月的天空，層層烏雲堆積……”結尾，借助環境描寫曲折委婉地將情感透露出來，使文章蘊涵深厚，情深意遠。

從上分析，我們可以看出，無論何種方式結尾，黃玉液都做到了結尾統一於完整的結構之中，豐富了母題的內涵，體現了作者的藝術才能，為其作品添色。

四、中年婚姻危機母題創作的走向

黃玉液在中年婚姻危機母題下的三十多篇作品在母題拓展、人物塑造等方面取得了較好的效果。不過，在與母題關係密切的敘述辭彙、敘述面、以及創作技巧等方面依然可以做得更好。

（一）、敘述辭彙有待擴充。劉海濤認為黃玉液“他的敘述辭彙需要進一步擴充。”（注）這一點在其關於中年婚姻危機母題的微型小說中尤為突出，比如“夫妻勃溪”等幾個敘述辭彙在集中出現頻率較高（10次以上），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該母題的吸引力和張力。劉海濤在分析其原因時指出：一個作家的敘述個性可能會導致他偏愛特定的敘述句式和敘述辭彙。而本人認為，劉教授的分析只是觸及了表因；深層是因為作者在探討中年婚姻危機的原因時的視野過窄所造成的。因為這些重復率高的辭彙都是主謂短語，都是婚姻的潛在危機。“毫無變化的重復，則會給人一種敘述辭彙和敘述句式貧乏、單調的印象，這會影響到作品的敘述功能和敘述效果”。⑤當然，更重要的是會引導讀者思考走向一個旋渦，越走越窄，甚至認為造成中年婚姻危機的原因大部分是因為夫妻間性的不協調。

(二)、敘述面有待擴充。我們對其篇有關中年婚姻危機的作品進行統計，發現其中因為同性戀導致危機的只有一篇。敘述面的狹窄會造成讀者錯誤認為作者的創新能力不夠，過於程式華和片面化的窠臼中。作者可以在政治觀點和立場而導致危機以及經濟等原因上進行擴展；而在同性戀原因上可以繼續深挖，重點是在探討夫妻同性戀產生的深層思考上。

綜上所述，儘管黃玉液三十多篇關於中年婚姻危機母題的微型小說作品瑕瑜並存，但瑕不掩瑜，他在中年婚姻危機這一母題的創作整體上是比較成功的。當然，他的成功與不足留給了我們很多值得借鑒的經驗。這也正是我們今天要關注和研究海外華人微型小說作家黃玉液的原因。

【注釋】

- ①吳燦新 .當代婚姻的危機根源略探[J] .現代哲學，1996，（3）：40
- ②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詞典編輯室 .現代漢語詞典[M] .北京：商務印書館，1995 .41
- ③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詞典編輯室 .現代漢語詞典[M] .北京：商務印書館，1995 .687
- ④⑤劉海濤 .傳奇人生的藝術美——黃玉液（澳大利亞）的敘述個性微型小說學研究[A] .劉海濤 .群體與個性：世界華文微型小說家研究[C] .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1.97

參考文獻：

- [1]金亞娜 .把“類型化”的研究方法引入俄羅斯文學研究[J] .
外語學刊（黑龍江大學學報校慶專號），1996，（4）：36-
38
- [2]紀瑞祥 .精讀方知文律細——試析魯迅小說的開頭、結尾
和過渡[J] .外語學刊（黑龍江大學學報校慶專號），1996，
（4）：36-38
- [3] 劉海濤 .群體與個性：世界華文微型小說家研究[C] .北京：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1